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Institute of Health Behaviors and Community Sciences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在台印尼移工之社會關係初探

An explorative study on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among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陳叙良

Shiu-Liang Chen

指導教授：張心潔 博士

Advisor: Hsin-Chieh Chang, Ph.D.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August, 2018

## 謝辭



回首這三年時光，其實還是很難相信自己念了研究所，而現在準備要正式畢業了。

寫論文這件事，原本不在預期的人生規劃裡面，更不用說是用質性的方式做研究，當初會做質性研究，最一開始的種子看了玟諭的碩士論文後，就產生了想要試試看質性的方式來完成我的碩士論文的想法，不過由於我自己沒有社會科學的背景，所有關於質性研究的東西，都是我從研究所之後，才開始碰觸，因此在完成論文的路上，我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張心潔老師帶領我摸索論文的藍圖，並且幫助我從量性的世界轉換成質性的思考模式。

因為田野的關係，認識了 One-Forty，參與 One-Forty 的活動時，深深刻刻感受到組織的溫暖，那種溫度像是春天的陽光，是充滿希望的和煦，那是在舒適圈外能夠繼續參與田野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在完成研究所學業的路上，感謝智偉、學旻、又增三位好同學、好朋友給我的支持，常常聽我在寫論文過程中的抱怨，除了安撫我的情緒，也給予我建議，若不是他們，我應該有蠻大的機會選擇成為研究所的中輟生，

感謝 LIN 的兩位 Joseph，讓我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看世界，感謝 Sunny 能夠一起分享身為研究生的苦，感謝翊涵在我寫論文時的聆聽與包容，感謝家人的各種支持。

感謝研究所生涯遇到的各位師長與同學，除了讓我增加知識以外，也開拓了一些眼界。

最後，感謝我的印尼朋友們，沒有你們，就沒有這篇論文。

Terima kasih/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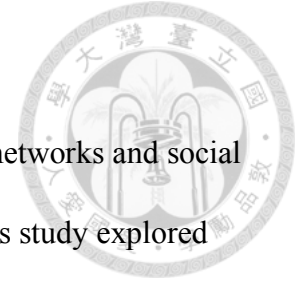
## 中文摘要



**目標：**對於跨國的移工，人際網絡的建立是影響他們健康的因素之一，而目前在台灣，東南亞籍的移工以印尼移工的人數為最多，印尼移工們在台灣會與哪些人接觸，與哪些人關係建立的方式，以及這些社會關係中是否對移工的身心健康帶來影響，是本研究想要關心的主題。**方法：**本研究的族群範圍為印尼籍的移工，研究設計為質性研究，利用為期 20 個月的時間進行參與觀察。最後選擇六位來台 3 年以上，居住於台北、桃園的印尼籍移工，分別為 1 位家庭幫傭、1 位家庭看護工、2 位廠工、2 位機構看護工進行深度訪談。**結果：**研究發現印尼籍移工的社會網絡大致可以分為雇主及受照顧者、同事、親戚、鄰居、朋友等這幾個類別，而移工有參加團體或是組織，這樣的群體也可以視為一個類別，印尼移工可以從這些關係類別中，獲得不同的資源、資訊、與支持。**結論：**印尼移工在台灣社會網絡，可以提供支持的資源，幫助他們面對在台灣生活與工作所面臨的壓力與困難；透過政府或是移工相關組織，而與台灣人建立關係，有助於減少台灣人對於移工的歧視與污名化。

**關鍵字：**外籍移工、印尼、社會網絡、社會支持

## 英文摘要



**Purpose:** For migrant work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person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are two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health. **Method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social networks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who they contacted with in Taiwan, the way how relationships were established and what kinds of resources were available in these relationships. There were six interviewees who had stayed in Taiwan for 3 years: 1 domestic helper, 1 family caretaker, 2 factory workers and 2 nursing aides in this study. **Resul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ocial network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categories of employers/caretakers, colleagues, relatives, neighbors, and friends. When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e in groups or organizations, groups or organiza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one category. **Conclusion:** The social networks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could provide social support to help them manage pressures and difficulties when working in Taiwan. Migrant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could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establishing connection between Taiwanese and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When Taiwanese and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hav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it can reduce Taiwanese have discrimination and stigma on migrant work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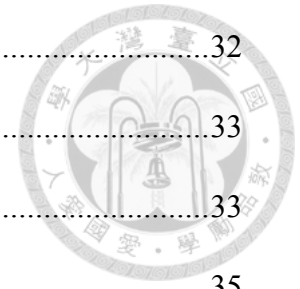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Indonesian, social networks, social supports

#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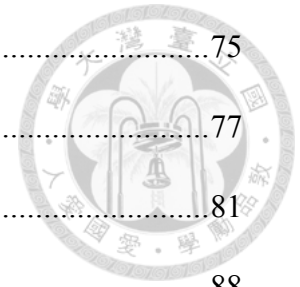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目錄.....	v
圖目錄.....	viii
表目錄.....	ix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4
一、移工相關法案 .....	4
二、在台移工人數及休假情況 .....	7
三、在台移工相關組織.....	11
四、研究者參與的移工相關組織：YB 組織 .....	13
第三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重要性.....	1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7
第一節 社會關係與健康 .....	17
第二節 跨國遷移與健康 .....	22
第三節 在台移工的社會參與.....	2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0
第一節 研究過程.....	30
一、第一時期：建立信任關係 .....	30
二、第二時期：關係深化與初步訪談.....	31

三、第三時期：正式訪談.....	32
第二節 資料來源及收集方式.....	33
一、資料蒐集方式 .....	33
二、受訪者的選取 .....	35
三、受訪者基本資料 .....	36
四、研究者與 YB 組織的關係.....	40
第三節 資料分析.....	41
第四章 受訪移工社會關係樣貌.....	43
第一節 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	43
艾莉 .....	43
拉米 .....	48
第二節 廠工.....	52
哈哥 .....	52
曼尼 .....	56
第三節 機構看護工 .....	60
蘿西 .....	60
里茲 .....	64
第四節 小結.....	66
第五章 移工的社會網絡及獲取的資源 .....	70
第一節 網絡成員及獲取資源.....	70
一、雇主與受照顧者 .....	70
二、同事.....	73
三、親屬.....	74



四、鄰居.....	75
五、朋友.....	77
六、組織、團體.....	81
第二節 印尼移工與台灣人跨越國籍情誼建立.....	88
第六章 討論.....	91
第一節 網路的使用對移工的影響.....	91
第二節 網絡中資源對移工健康的影響.....	93
第三節 幫助印尼移工社會融入的因素.....	96
一、移工相關組織的協助.....	96
二、台灣政府的支持.....	97
第四節 社會融入對於移工的正向影響.....	98
第五節 研究限制.....	100
參考文獻.....	102
附錄一 台大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證明.....	106
附錄二 研究者參與同意書.....	107
附錄三 訪談大綱.....	110



# 圖目錄



圖 1-1 外籍移工歷年人數.....	10
圖 1-2 外籍移工人數之各國籍比例.....	10
圖 1-3 各縣市移工人數.....	11
圖 2-1 影響遷移者的健康的先天與後天因子.....	25
圖 2-2 遷移者健康相關因子之研究框架.....	26



# 表目錄



表 1-1 移工法案年份表.....	5
表 1-2 移工人數按國籍及工作類別.....	8
表 1-3 2018 年 5 月六都外籍移工人數.....	8
表 1-4 2018 年 5 月六都產業及社福印尼籍移工人數.....	8
表 1-5 事業面外籍移工工時及放假狀況.....	9
表 1-6 外籍家庭看護工假日放假情形.....	9
表 1-7 在台家庭單位移工之教育程度比率.....	15
表 3-1 受訪移工基本資料.....	39

# 第一章 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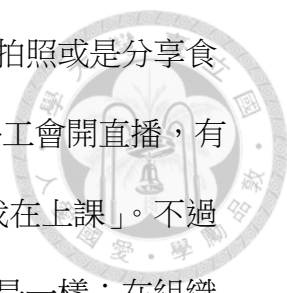
在這個章節，一開始會講述為什麼這個研究出現的契機，再來是介紹目前印尼移工在台灣的一些現況，以及因為這篇研究，我在田野中參與的組織基本的介紹，最後，則是會討論到這個研究主要的目的。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因為某個機緣，我看到一個文宣，這個文宣是一個與移工相關的組織，藉著文字與圖畫，說明著他們正在進行的事情與願景，看完當下有一種「哇」的聲音在心中出現，那時就心想有機會想去那個組織的活動看看，而幸運地，剛好藉著課堂的機會與該組織有所接觸。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的「哇」的感覺來自於看到文宣中的內容充滿著創新、尊重與熱情的情緒，我沒有想過原來移工培力可以與學習商業知識結合，而且組織不是打著悲情牌來訴說移工是個可憐的群體，而是用他們也是「一般人」的角度來說著他們有學習商業知識、中文的需求，簡單來說，組織提供的是一個平台，讓移工藉此可以學習「知識」。幸運地，因為學校課程因素，我有機會參與到此組織地活動。

從我的日常生活經驗來說，移工在台灣的相关事情並不是個大眾會容易有興趣的議題，比較容易出現讓一般大眾注意移工真真實實的存在於台灣社會裡，可能多半有「逃跑」、「虐待」等相关字眼；在相對沒有那麼熱門的議題裡，要讓台灣人知道移工議題，甚至是有興趣參與，基本上要有很大的動力才能持續推動，而我參與此組織的過程中，感受到組織成員對於移工議題是懷抱熱情的，且充滿對於移工身為「人」的關懷。

在前幾次的組織活動，覺得最特別的是在過程中，移工們總是拿著手機到處跟其他人合照，跟組織的成員、志工還有一起上課的其他移工。而有的時



候，移工們也會分享自己做的或是買的印尼食物，不管是一起拍照或是分享食物，整個感覺就是參與活動的彼此是「teman2」<sup>1</sup>，甚至有的移工會開直播，有次詢問一個移工：「你這個要給誰看的？」，移工：「給朋友看我在上課」。不過除了在組織的活動的移工是如此，在台北車站大廳的移工們也是一樣；在組織活動正式集合時間前，我偶爾在車站大廳會隨便選擇一個點，站著或坐著，看著車站大廳的移工們在做什麼事：除了可以看到移工們是三五成群地聊天，還可以看到他們拿著手機一同拍照，或是用手機直播，而通常他們的周遭也會有各式各樣的食物，有時也會看到有移工彈著吉他唱著歌，還有的時候可以看到「Nasi Kuning」<sup>2</sup>的出現，這通常代表著印尼移工們正在幫某個人慶生。

當看到不管是參與組織活動的移工或是台北車站大廳聚集的移工可以與一群人度過週末時光，會很好奇他們是怎麼聚在一起的，或者換句話說，他們怎麼認識彼此的？是親戚、網友？或者就來到台北車站，自然而然就會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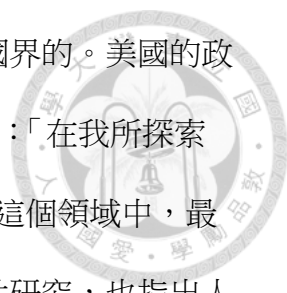
「teman2」，就像看過的紀錄片提到到香港的菲律賓移工，一開始到香港，假日沒朋友找，那去皇后廣場就對了。

台灣因為產業及長照需求，引進的移工逐年增加，目前在台灣平均每 36 人裡，就有 1 個是外籍移工，這樣的資料顯示移工在台灣是為數不小的群體，另外，公共衛生領域的基本精神是「Health for all」，雖然移工對台灣人來說是

---

<sup>1</sup> 一開始在移工的臉書上常看到他們會在一些文字後面加數字，後來才知道這是口語他們會說的 teman teman，也就是複數形，teman 是印尼文的「朋友」，用英文來說的話就是 teman = friend, teman2 = friends

<sup>2</sup> Nasi Kuning 翻譯成中文是薑黃飯，不過印尼人過生日吃的 Nasi Kuning 並不是單純只有薑黃飯而已，而是將薑黃飯疊成一個塔狀，薑黃飯塔底下周遭則是會有其他的配菜。



「外國人」，不過公共衛生領域對於大眾健康的追求應該是無國界的。美國的政治學家 Robert Putnam，曾在他的著作《Bowling alone》中提到：「在我所探索的社會資本產生效果的全部領域裡，就屬健康與生活安適程度這個領域中，最能看出社會連結性的重要性是如此根深柢固。」，許多的橫斷性研究，也指出人們的健康與其社會網絡的大小、品質之間的高度相關性，社會孤離的傾向較低、較積極投入社交的人，比較可能擁有較佳的健康狀態。而台灣在健康領域與移工相關的研究，比較多是從他們的傳染病、心理壓力方面著手，公共衛生領域的研究不應該只有探討他們的健康會不會影響到台灣人，也應該有以移工為主體的研究，關心他們在台灣的生活，其社會關係是否處於一個和諧的狀態。

也因此，我想從我可以接觸到的移工為出發點，探索這群在我們生活周遭的移工們到底平常跟誰有接觸，而他們又會一起做些什麼事情，另外這些關係又在他們的健康情況中可能扮演角色，是我對於本研究的開端。

## 第二節 研究背景



### 一、移工相關法案

台灣開始引進外籍勞工，一般說法是因為在 1980 年代服務業興起、教育水準提高，台灣人漸漸不喜歡做 3D 產業 (Dirty、Dangerous、Difficulty)，造成勞動力短缺(蔡明璋 & 陳嘉慧, 1997)，另一方面，企業家也不希望用提高薪資的方式吸引台灣的勞力族群(劉梅君, 2000)，而是希望有便宜的勞動力可以使用，而基層勞動力短缺使得許多業者利用觀光簽證，引進一些東南亞籍的移工來台非法打工(金天立, 2007)。在 1989 年，台灣為了公部門的大型工程建設，通過了「十四項重要建設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案」的法案，才開始有法案引進外籍移工，開放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四國的移工參與公共部門的公共建設，例如北二高、台北捷運等工程。在 1991 年的時候，又頒訂「因應當前人力短缺暫行措施」，開放紡織營造、金屬基本工業、金屬製品製造、機械設備製造、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六大行業，可以合法引進外籍移工。但這些都只是專案形式，並未成為制度化。直到 1992 年，通過的「就業服務法」規範外籍移工的雇用，並且設立了「外國人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才正式制度化了外籍移工的引進。同年，除了工業、工程類可申請移工，也為了因應家務及照顧人力需求，開放外籍家庭幫傭、家庭監護工、機構監護工的申請。而台灣到了 1999 年與越南簽訂了「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有關派遣及接納越南勞工協定」，正式引進越南籍移工。

外籍移工在台灣的相关法規可以追溯到 1992 年，而至今法規也隨著時間有所修訂 (表 1-1)。移工在台灣能停留的時間於 1992 年「就業服務法」規定是 2

年，到 1997 年修改成 3 年；2002 年修改為移工 1 次可停留最長時間為 3 年，但需出國 40 日後始得再進入台灣工作，最長累積停留時間為 6 年，隔年 2003 將出國 40 日修改為 1 日；2007 年最長累積停留時間延長為 9 年；2012 年最常累積停留時間延長為 12 年；2015 年修改家庭看護工最常累積停留時間延長為 14 年；直到 2016 年刪除「就業服務法」中的「強制出國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之規定」，這一規定在 2002 年設置的目的是防止移工變相移民，但這條法案對於移工一直被視為惡法(劉梅君, 2000)，因為他們出境後再進入台灣，必須再繳一次仲介費，而仲介費的數目對移工來說是不小的負擔(顧玉玲, 2013)，而這條法案的刪除，可以使得移工若要在台灣繼續延展他們的工作時間，不需要多繳一筆仲介費。

另外在 2007 年的「就業服務法」的修訂中，明確規定雇主不得利用任何理由、手段來扣留移工之證件及財物，在此之前，雇主往往會藉由扣住移工的護照及薪水的手段，防止移工逃跑(劉梅君, 2000)。

表 1-1 移工法案年份表

年份	法案	相關內容
1989	「十四項重要建設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案」	開始引進外籍移工，開放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四國的移工參與公共部門的公共建設。
1991	「因應當前人力短缺暫行措施」	開放紡織營造、金屬基本工業、金屬製品製造、機械設備製造、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六大行業，可以合法引進外籍移工。
1992	「就業服務法」 「外國人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 「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	1. 完成台灣外籍移工引進的政策立法。 2. 開放外籍家庭幫傭、家庭監護工、機構監護工。

		3. 藍領移工為 1 年簽約+1 年延長
1997	修訂「就業服務法」	藍領移工可 2 年簽約+1 年延長
1999	「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有關派遣及接納越南勞工協定」	引進越南移工
2002	修訂「就業服務法」	藍領移工 1 次可停留最長時間為 3 年，出國 40 日後始得再入工作，最長累積停留時間為 6 年
2003	修訂「就業服務法」	藍領移工 1 次可停留最長時間為 3 年，出國 1 日後始得再入工作，最長累積停留時間為 6 年
2007	修訂「就業服務法」	1. 藍領移工 1 次可停留最長時間為 3 年，出國 1 日後始得再入工作，最長累積停留時間為 9 年 2. 規定不得扣留移工之證件及財務
2012	修訂「就業服務法」	藍領移工 1 次可停留最長時間為 3 年，出國 1 日後始得再入國工作，最長累積停留時間為 12 年
2015	修訂「就業服務法」	家庭看護工最長累積停留時間為 14 年
2016	修訂「就業服務法」	刪除「強制出國一日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之規定」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 <https://laws.mol.gov.tw/>，研究者製表



## 二、在台移工人數及休假情况

根據勞動部勞力發展署的統計，開放後的十年也就是 2002 年的在台移工人數為 30 萬人，且每年逐漸穩定的成長（圖 1-1），目前在台灣登記的外籍勞工人數（表 1-2），至 2018 年 04 月底止超過 68 萬人，其中印尼移工的人數將近有 26 萬人，佔了 38.3%（圖 1-2），是人數最多的一個族群。

若以工作類別來區分可以分成產業移工及社福移工，產業類別包含製造、營造、屠宰、海洋漁撈工，社福移工則包含家庭看護工、家庭幫傭、機構看護工，截至 2018 年 4 月底為止，產業移工的人數為 42 萬多人，社福移工為 25 萬多人（圖 1-1），而印尼的社福移工，佔了整體社福移工的 7 成。

目前在台灣各地區的移工人數（圖 1-3），多集中在六都，以桃園市、台中市、新北市為前三多，分別是大約 11 萬、10 萬、9 萬 5 千人（表 1-3），桃園市與台中市的產業移工，分別佔了 80% 及 75%，而新北市的產業移工約為 55%，而在六都的社福移工，印尼籍的移工比例大約都在 75% 左右（表 1-4）。

根據勞動部的調查，2017 年 6 月事業面外籍移工<sup>3</sup>總工時平均為 210.5 小時，其中加班工時 30.2 小時，放假天數平均 7.3 天，而在 2015 到 2017 年這三年的調查結果，並沒有太大的改變（表 1-5）。外籍家庭看護工假日以「部分放假」占 53.5% 較多，放假次數平均為 1.5 次，每次放假時數平均為 9.9 小時；有 35% 左右的看護工是沒有放假；只有大約 10% 的家庭看護工是每個星期都有放假，放假次數平均為 4.0 次，每次放假時數平均為 10.9 小時（表 1-6）。

---

<sup>3</sup> 在勞動部的這份調查中，事業面外籍移工指的是「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及「機械設備操作工」





表 1-2 移工人數按國籍及工作類別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合計
產業	67,396	119,833	60,237	183,416	430,833
社福	193,198	31,238	508	27,560	252,504
合計	260,594	151,071	60,745	210,976	683,387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力發展署 <https://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018 年

04 月，研究者製表

表 1-3 2018 年 5 月六都外籍移工人數

	產業	社福	合計
新北市	54,305	41,446	95,751
臺北市	2,285	43,337	45,622
桃園市	90,698	21,217	111,915
臺中市	74,706	27,013	101,719
臺南市	42,359	16,512	58,871
高雄市	37,361	21,585	58,946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力發展署 <https://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018 年

05 月，研究者製表

表 1-4 2018 年 5 月六都產業及社福印尼籍移工人數

	產業	印尼籍	比例	社福	印尼籍	比例
新北市	54,305	8,478	16%	41,446	32,243	78%
臺北市	2,285	491	21%	43,337	33,400	77%
桃園市	90,698	11,531	13%	21,217	16,481	78%
臺中市	74,706	11,230	15%	27,013	20,066	74%
臺南市	42,359	5,754	14%	16,512	12,516	76%
高雄市	37,361	6,463	17%	21,585	15,828	73%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力發展署 <https://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018年

05月，研究者製表



表 1-5 事業面外籍移工工時及放假狀況

	總工時 (小時/月)	正常工時 (小時/月)	加班工時 (小時/月)	放假天數 (天/月)
2015年6月	210.8	178.1	32.7	7.7
2016年6月	210.7	177.4	33.3	8.0
2017年6月	210.5	180.3	30.2	7.3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力發展署 <https://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017

年，研究者重新製表

表 1-6 外籍家庭看護工假日放假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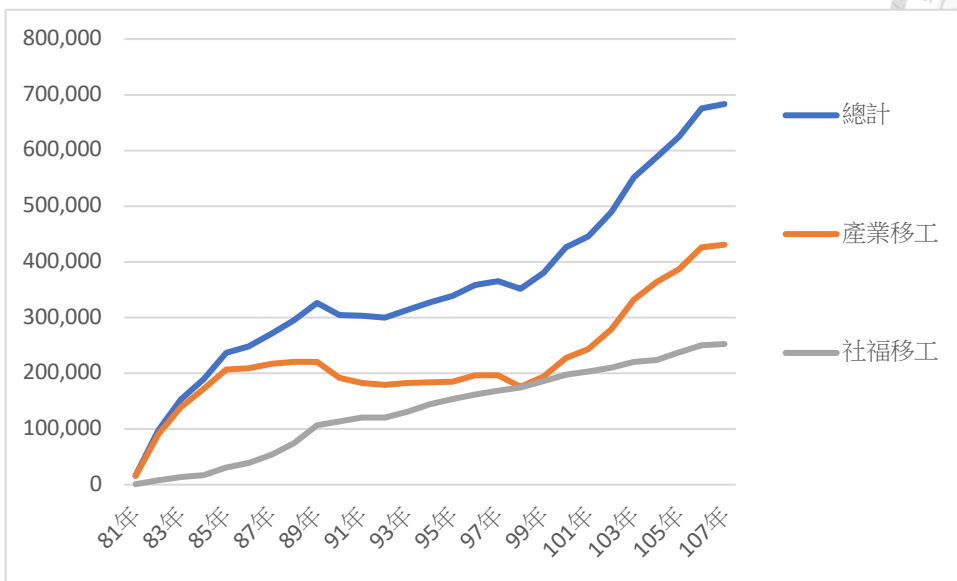
	都有放假	部分放假	都不放假
2015年6月	10.6%	53.3%	36.2%
2016年6月	10.1%	55.4%	34.5%
2017年6月	11.7%	53.5%	34.8%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力發展署 <https://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017

年，研究者重新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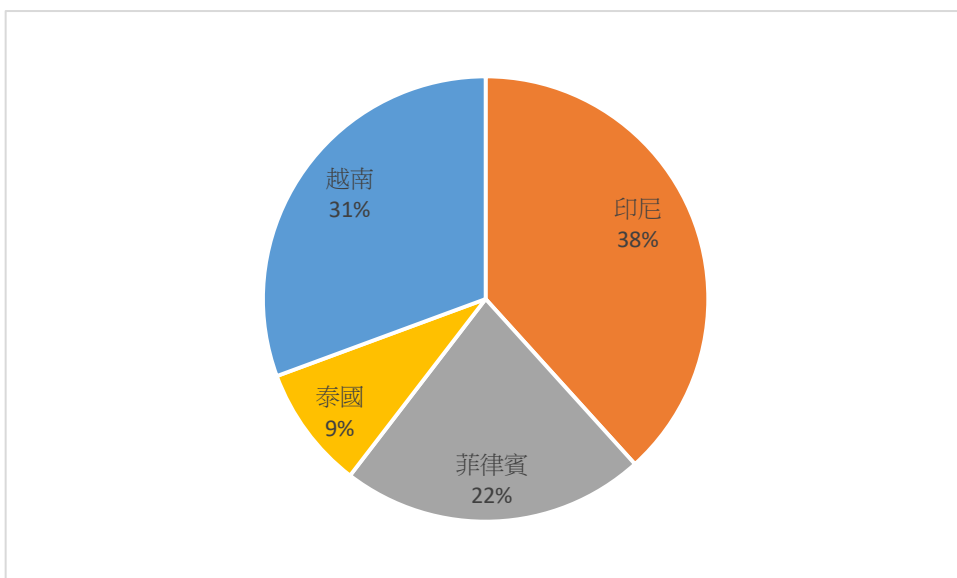


圖 1-1 外籍移工歷年人數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力發展署 <https://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018 年 04 月，研究者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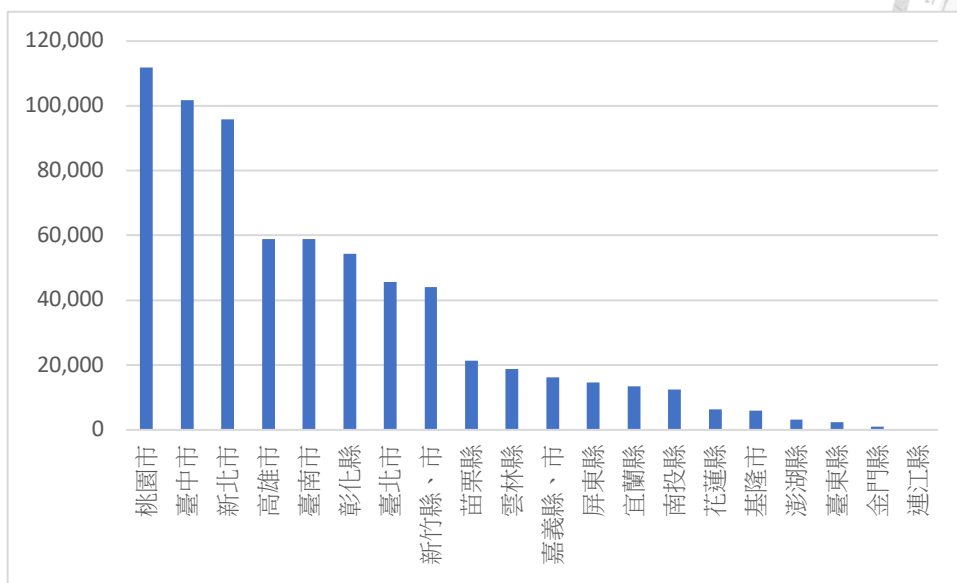
圖 1-2 外籍移工人數之各國籍比例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力發展署 <https://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018 年 04 月，研究者製圖



圖 1-3 各縣市移工人數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力發展署 <https://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018 年 05 月，研究者製圖

### 三、在台移工相關組織

外籍移工正式進入台灣這二十幾年，隨著他們在生活裡與台灣社會諸多層面的接觸互動，也衍生出各式各樣的反應與問題。不論是來自媒體的負面報導(羅兆婷, 2006)，來自在地人的敵視眼光，甚至有受到歧視與差別待遇；或是另一方面，受到一些熱心人士與團體的自發性協助，都是這些年來社會上經常可見的景況。前一類別的反應。相當程度是對這些外籍移工出身來歷的一種負面評價(曾熾芬, 2004)，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因為不瞭解所造成的偏見。後一種反應，則是因為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因素，而跟外籍移工發生直接接觸互動之後，不僅發現現實生活裡的移工不同於前一偏見的形象(安愛麗, 2013; 林玲瑩, 2014; 金天立, 2007; 藍佩嘉, 2002)，更重要的是發現這些在台灣的外籍移工，需要更多人伸出援手幫助他們，以改善他們被歧視、不被瞭解的困境，尤其更

要幫助他們適應在台灣的生活，包括從語言的學習到日常生活、工作等等，種種事務的認識與熟悉(安愛麗, 2013; 林玲瑩, 2014)。

而目前協助在台灣的移工組織，幾乎可以在各種場合、各種移民/工議題中，見到 TIWA<sup>4</sup>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台灣國際勞工會) 的身影 TIWA 是第一個以外籍移工為服務對象的本地民間組織，TIWA 除了從政策層面進行移工權益的倡議，也幫助在台灣遇到困難的移工進行個案服務；TIWA 藉著舉辦文化活動轉化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移工的刻板印象；TIWA 也藉著串聯在台灣服務移工的宗教組織，成立 MENT (Migrants Empowerment Network in Taiwan 台灣移工聯盟)

近幾年成立的非政府組織「1095」<sup>5</sup>，「One-forty」<sup>6</sup>，「暨南大學的團隊 SEAT 南方時驗室」<sup>7</sup>，或是東南亞主題的獨立書店「燦爛時光」<sup>8</sup>、「望見書間」<sup>9</sup>，都藉著各種不同的行動方案，提供台灣社會對東南亞新住民、移工之間認識了解的管道。「燦爛時光」同時也是東南亞書店聯盟的創辦單位，東南亞書店聯盟提供東南亞語言的書籍借閱，除了固定地點可以提供借閱，聯盟還有行動圖書館到移工假日會聚集的地方提供借閱。

除了以台灣人為主的組織，目前也有東南亞移工為主體的自治組織，例如 TIWA 曾協助創建的「菲律賓勞工團結組織(Kasapi)」以及「印尼在台勞工聯盟 (IPIT)」，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也在台灣人的協助下成立<sup>10</sup>，其成員包含印尼、

---

<sup>4</sup> 官方網站：<http://www.tiwa.org.tw/>

<sup>5</sup> 組織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MigrationTaichung/>

<sup>6</sup> 官方網站：<https://one-forty.org/>

<sup>7</sup> 組織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seataichung/>

<sup>8</sup> 官方網站：<https://www.sea.taipei/>

<sup>9</sup> 書店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SoutheastAsianMigrantInspired/>

<sup>10</sup> 資料來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1959>

菲律賓、越南等國籍的漁工，移工們可以透過這些組織，替自己發聲(林玲瑩, 2014; 許家雋, 2014)。



#### 四、研究者參與的移工相關組織：YB 組織

在進行正式研究之前與正式研究進行間，我長期參與一個與移工議題相關組織的活動，在整篇研究中會以「YB 組織」來代稱。YB 組織為台灣人創立的非政府組織，組織一開始成立的目的是希望培力（empower）移工，希望透過在組織的學習課程，讓移工回國後可以有不同的技能幫助他們回到印尼的生活。組織目前有為印尼移工設計線上線下的學習社群，課程以中文學習為主，輔以商業、電腦、化妝等等多元的內容能提供移工不同的選擇。在實體課程部分，移工們會在星期天到教室上課，課程進行中除了組織自己的成員會講印尼文，還有會印尼文的志工擔任助教，協助印尼移工們對於上課內容的瞭解，另外移工們也可以透過組織的臉書專頁或是 Youtube 頻道，獲取組織置放在網路的中文學習資源，移工們就可以不受時間地點限制來學習。

除了課程以外，組織定期會舉辦互動性高的活動，參與者同時會有台灣人與印尼移工（有時候會有菲律賓移工），組織希望建立台灣人與移工友善的交流場域，藉由活動中的互動，增加對彼此的認識。會有這樣的活動平台，除了 YB 組織認為台灣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處處遇到印尼移工，但對他們的生活、文化卻不是很瞭解；另一方面，YB 組織的創辦人發現移工來台許久，可能沒有什麼台灣朋友，有些人即使想要認識結交台灣朋友，卻沒有特別的管道或環境，因此希望藉著這樣活動平台，增加彼此的交流，搭起台灣人與東南亞移工的友誼橋樑。

### 第三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重要性



目前在台灣關於遷移者 (immigrant)<sup>11</sup>的研究，已經是有許多相關資料，不過這些研究，有很大一部份是在討論東南亞的外籍配偶，而移工的研究資料，並不如研究外籍配偶的來得豐富，在這些少數的研究裡面，健康領域相關的研究，早期多為傳染病防治觀點(張幼燕、陳才友、林英欽、陳美智，2005)，避免移工會有這些傳染性疾病，並且影響台灣；有的研究討論移工的心理壓力及生活適應(楊明仁、李昱、施春華、何啟功，2000)，而這些類型的研究比較偏向防疫需要與管理成效(尤素芬、鄭惠珠、劉浩熏，2012)，目前尚未有研究從幸福感 (well-being) 來討論移工社群的健康需求。

幸福感的來源與人際關係間的和諧相處、獲得的社會支持有關(施建彬，1994)，對於遷移者來說，擁有良好的社會關係對其健康也有正面的影響 (Bankston III, 2014)。目前在台灣，可以透過有一些研究窺探移工的社會關係(吳挺鋒，2002；林玲瑩，2014；金天立，2007；藍佩嘉，2002)，不過這些文獻並沒有針對印尼籍移工討論。印尼移工人數從 2007 年後，一直是外籍移工中最多的，目前以印尼移工為主體討論的文獻有許家雋 (2014)及王慧儀 (2014)的研究，是關於在台印尼移工組織的發展，而目前文獻很難可以回答印尼移工在台灣的朋友是誰？具有什麼樣的族群？他們之間的社會互動如何？他們平常都去哪些地方？遇到問題時尋求誰來協助他們？

另外，根據研究(陳端容、陳東升，2001)，在不同文化的族群的交往，比

---

<sup>11</sup> 許多國外文獻在討論跨國移動者是使用 immigrant 來稱呼這一群人，而其中包含了移民、移工、難民等等，而在台灣對於 immigrant 的翻譯是移民，但目前台灣對於「移民」的使用多是用在長期居住在地主國的人，並可能持有地主國永久居留權或是國籍。本研究為了避免將國外文獻中包含更大概念的 immigrant 與台灣使用「移民」這兩個字的習慣混淆，因此將 immigrant 翻譯成遷移者。

較容易發生在教育程度高、職業地位聲望高的行動者，相較之下，弱勢群體就不容易有跨族群的社會連結。根據勞動部的統計資料<sup>12</sup>，在印尼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的教育程度，擁有大學（專）的比例為 3%，菲律賓籍 36%，泰國 7%，越南 6%（表 1-7），與其他國家比較，印尼籍移工的高等教育程度比率是最低的，加上移工的職業地位聲望在目前台灣是屬於較低的情況(藍佩嘉, 2005)，在學歷及職業地位雙重的弱勢下，印尼籍移工的確是需要地主國資源的幫忙來擁有比較好的社會生活。

表 1-7 在台家庭單位移工之教育程度比率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國中以下	59%	18%	74%	55%
高中職	38%	46%	20%	39%
大學（專）	3%	36%	7%	6%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力發展署，資料年份：2015 年，研究者製表


本研究期望透過田野觀察及訪問印尼移工，探究印尼移工的社會關係，想瞭解：

1. 描繪印尼移工台灣社會關係的樣貌。
2. 探索這些社會關係在他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
3. 分析這些社會關係與印尼移工的身心健康與幸福感的關聯。

正常人在生活裡，不論是食衣住行育樂的所有活動，或是喜怒哀樂、酸甜

<sup>12</sup> 勞動部統計只有統計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的學歷，資料中並沒有事業移工的學歷





苦辣的各種情緒，都需要有人共享歡樂與分勞解憂。由血緣、地緣、同儕團體、特別是親密知己所組成的這種社會支持系統，往往是一個人成長過程所必不可少的依靠。但是對於跨越國界到台灣工作的移工，必須面對和原生家庭與社會支持系統的分離，對於一開始在台灣，許多移工常常是獨自一人，面對在台灣之後的種種生活與身心挑戰，但是移工們並不會因為國際遷移所帶來生活世界的重置，就因此被擊倒，畢竟所謂的社會關係網絡或是支持系統，本身就是個動態的概念，是一個不斷建構與重新再建構的動態過程(Wellman, Carrington, & Hall, 1983)。一般來說，移工們往往會在進入台灣社會後，會建立屬於自己的人際網絡與社會支持系統，而這樣的網絡與支持，將會影響到移工的健康。

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田野的參與和訪談的方式來瞭解印尼移工來台之後，其社會關係的發展，進而透過政府或是相關組織，藉著本地人的優勢，提供一個良好的社交環境，增強移工們彼此間的網絡，並更進一步期待增加台灣人與外籍移工建立友善關係的可能性，減少對於外籍移工的歧視與污名化。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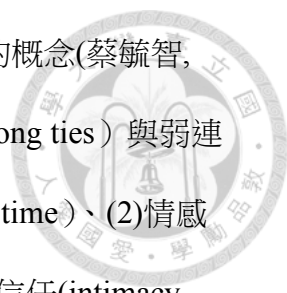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健康是身體、心理和社會的安寧美好狀態，不僅僅是免於疾病或虛弱而已」，身體、心理、社會這三者並不是三個獨立元素影響健康，而是彼此互相影響，而當中的社會健康，是指與他人和諧共處，「與他人和諧共處」可以探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聯繫，因此本章將藉由文獻討論社會關係如何影響健康，以及在台灣的移工目前整體的社會關係狀況。

### 第一節 社會關係與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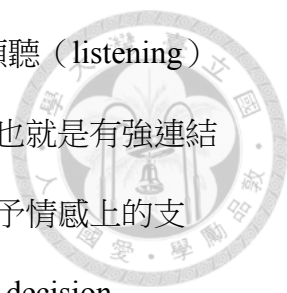
在近代健康領域的研究中，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s）已經被證實與健康有相關(Umberson & Karas Montez, 2010)，研究顯示與他人有比較多的連結的人健康情況會比較好。若一個人缺乏社會關係，則被定義為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而若是同時擁有不同的社會關係，則是有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House, Umberson, & Landis, 1988)，例如有伴侶、參與宗教機構、志工團體。社會關係透過影響個人的行為及心理，與健康產生關聯。

社會關係的來源有很多，如血緣、地緣、情感、興趣、利益、歷史文化等，若將這些關係連結起來，就成為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亦即，社會網絡是一種社會關係之組合(Mitchell, 1969)，而有學者更進一步解釋社會網絡是個人與他者所形成的社會聯繫（social ties），此社會聯繫圍繞著個人而形成一網狀結構，而他者可以是個人或是團體(Emirbayer & Goodwin, 1994)。而社會網絡的主要成員是親屬、朋友、鄰居、同事，分別代表著不同的社會連結關係與連結基礎，親屬是血緣或姻緣，鄰居是地緣，朋友是興趣或情感的結合，同事則是偏向利益的結合。



連結的強度 (tie of strength) 是社會關係研究中一個核心的概念(蔡毓智, 2008)。Granovetter (1973, 1982) 將連結強度分成強連結 (strong ties) 與弱連結 (weak ties), 依據(1)連結已建立了多久時間 (the amount of time)、(2)情感連結的深度(the emotional intensity)、(3)連結的親密程度與互相信任(intimacy, mutual confiding)、(4)互惠服務(reciprocal service)。Wellman and Wortley (1990) 指出強連結有下列三種特質：(1) 感到親密及特殊的關係(intimate and special), 其連結是志願性的投入, 而且願意提供陪伴(companionship)的聯繫；(2) 連結的形成是經過長時間且多元性的互動；(3) 彼此間有相互性 (mutuality) 的感覺, 知道彼此的需求, 並且願意相互支持。連結強度包含親密程度 (intimacy)、志願性 (voluntariness) 及複合性 (multiplexity) 等三種特性。而強連結必須至少包含上述兩種特性。強連結多屬於親朋好友之間的關係, 而弱連結是比較不經意的、偶然、未經計畫、短暫的接觸；換句話說, 強連結是比較具有親密性質的關係, 而弱連結則為互動雙方較為異質性的社會關係, 此種連結是互動較不頻繁的一種互動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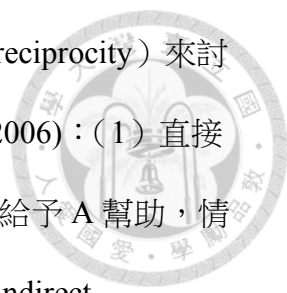
那麼為什麼人類需要與他人有關係？Donelson (1990)解釋人類因為有生存、心理、資訊等等需求, 而有互動, 進而促進了關係形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存在著資源可以滿足人類的需求, 而在社會網絡中給予個人生存支持的資源, 則為社會支持 (social support) (Lin, 1986)。House(1981)將社會支持分成四大類：(1) 工具的 (instrumental)：工具性的支持性行為有提供金錢、勞務 (labor), 或是實質上的行動以協助個人直接解決問題, 例如借東西, 或是幫忙購買日常生活用品；(2) 情感的 (emotional support)：個人可以感受到愛 (love) 與關懷 (caring), 同理 (sympathy) 與了解 (understanding), 自尊 (self-esteem) 與價值 (value available), 而情感上的支持則是透過他人的尊重



(esteem)、喜愛 (affect)、信任 (trust)、關心 (concern) 及傾聽 (listening) 等行為來獲得，且通常情感上的支持是由較親密的人所提供，也就是有強連結關係的人，不過在某些形況下，沒有那麼親密的人，也可以給予情感上的支持；(3) 讚揚的 (appraisal)：這類型的支持，涉及幫助決策 (decision-making)，提供適當的反饋，或幫助決定採取何種行動；(4) 訊息的 (informational)：提供個人特定需求的資訊，協助個人釐清、了解、應付問題，例如法律問題的諮詢，生病時的求助。

社會支持透過兩種方式影響人們的健康 (Cohen, 1985)，第一種是緩衝效應 (buffering effect)，於當一個人面臨到壓力的時候，社會支持可以給予個體保護，簡單來說，就是社會支持扮演的角色是干預壓力事件，減弱遇到壓力時的反應，他人提供的資源可以重新定義或減低事件所帶來的傷害，換個方式說，是減低壓力造成的傷害；第二種假設是直接效應 (direct effect)，社會支持可以幫助增進健康與幸福感，這與個人的社會網絡整合的程度有關：願意幫助他人，可以增加個人自尊、心理穩定性，對於生理的影響是增加內分泌系統 (腦內啡)、免疫力系統的能力)，另一方面增社交網絡的成員可以提供固定的社交互動，並給與合適的角色及行為的反饋，這樣可以幫助避免生活上的壓力，簡單來說，直接效應是幫助個體加強對抗疾病的能力。

Wellman (1988) 將人與人之間關係產生的資源分類為：(1) 避風港 (Haven)：需求感、歸屬感、及隨時可獲得的陪伴；(2) OK 繃 (Band-aids)：情感援助和小型服務 (small-scale service)，幫助人們應對當前壓力；(3) 梯子 (Ladders)：提供了改變現狀的機會例如：提供工作資訊。依照 Wellman 的分類，避風港提供的如同 House 的分類中的情感性支持，OK 繃則是屬於工具性及情感性，梯子則為讚揚的及訊息的支持類型。



人與人之間關係產生的資源流動的方向，可以用互惠性（reciprocity）來討論（Wellman，1983）。互惠性可以分成幾種表現形式(Nowak, 2006)：(1) 直接互惠（direct reciprocity）：當 A 給 B 幫助，在不久之後 B 也會給予 A 幫助，情緒上的協助，與生活上的小幫忙多屬於此類；(2) 間接互惠（indirect reciprocity）：A 給予 B 的幫助，而回報是從 C 得來的，或甚至是沒有獲得回報。在互惠的關係上，對他人付出的比較多，也會有比較多的資源流入，反之如果對他人的付出比較少，獲得別人的幫助就會相對比較少（Wellman，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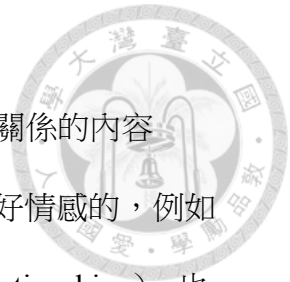
個人可以藉由鑲嵌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獲得希望達成的目的。不同的連結關係與連結基礎，可提供的支持類型也不盡相同(蔡毓智, 2008)。有的關係並不是有直接的支持作用，不過關係是流動的，可以藉由他人連結到其他有用的資源(Cohen & Syme, 1985)，因此 Lin(1986)提出，個人的網絡中，擁有不同的強弱關係，相互結合可以促使個人獲得最大範圍的資源。

簡單來說，社會關係透過許多方面影響健康(Umberson & Karas Montez, 2010)：(1) 生理觀點：獲得社會支持的個體，透過減緩其心理壓力，將會有助於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的穩定，及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發生(Uchino, 2004)；

(2) 心理社會（psychosocial）觀點：當個體感到被愛、被照顧、被傾聽，將會減少生活中的壓力，進而影響心理健康，減少風險行為，例如參與一個有歸屬感的網絡：例如可以和朋友出去玩、上教堂、參與俱樂部（club）活動，都和精神健康有關(Cohen & Syme, 1985)；(3) 行為觀點：受到周遭有關係的人的影響行為，比較容易去運動、吃健康的食物；相反的，也可能染上不良習慣，例如藥物濫用。而有的時候影響其實也是一種控制（control），伴侶可能藉著監控、禁止或鼓勵等方式影響健康；宗教組織則透過集體的力量影響信教者的健

康行為模式(Ellison & Levin, 1998)。

不過並非所有的關係都是對健康帶來正向的影響，還要視關係的內容 (relational content) 而定，若關係的內容是正面的、能維持良好情感的，例如重要他人情緒上的支持，可以說是好的關係品質 (quality of relationships)，也就是社會支持；但若是關係的內容是負面的、強求的，會導致衝突與壓力，為不好的關係品質，則會對健康帶來負面的影響(Umberson, Chen, House, Hopkins, & Slaten, 1996)。



## 第二節 跨國遷移與健康




Spallek 等學者指出，影響跨國遷移者（immigrant）的健康因子可分先天與後天，先天的因子主要是遷移者本身的基因；後天的影響因素又可分成物理環境及社會環境，物理環境包含衛生條件，居住、工作環境，氣候等等；社會環境則有：居住在新環境、與母國家人及朋友失去連結、語言障礙、處於非法地位等，皆會對跨國遷移者帶來壓力，另外與地主國人民的互惠（reciprocity），與母國不同的醫療照護方式，遷移者在地主國所處的社會位階，皆是影響遷移者健康的風險因子（圖 2-1）（轉引自 Schenker, Casta-eda, & Rodriguez-Lainz, 2014; p44）。

在 Spallek 提出的跨國遷移者健康影響因子中，與母國家人及朋友失去連結，以及與地主國人民的互惠性，這兩項因子與前一節討論的社會關係有關。跨國遷移者原本所擁有的社會網絡隨著遷移而有所改變，在網絡中的支持資源自然也受到影響，遷移這件事大多伴隨著失去與家人朋友之間緊密的連結，而與地主國人民的互惠性，表示跨國遷移者與地主國人民關係的建立這件事情，與地主國人民有關係的建立，則會帶來幫助跨國遷移者在地主國的社會整合。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也提出針對影響移工健康因子的研究概念框架（圖 2-2）（AM, B., V, V., H, S., R, B., & Zimmerman, C., 2015），這個概念框架結合了移工在移動發生時這件事的社會和政治脈絡，以及從一開始就使個人處於高度脆弱狀態的出發前條件。該框架還提出，移民的職業風險不僅與工作具體內容有關，還與工作和生活的條件有關，包括移工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的情況。最後，框架包含了這些暴露導致的健康受到危害後，移工是否可以獲得足夠醫療保健的機會。

除了上述因子會影響遷移者的健康，地主國的政策對於遷移者的健康也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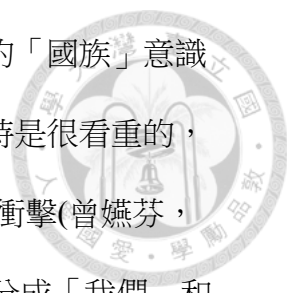
要納入考慮，因為政策會影響遷移者的社會決定因子（social determinants）(Jasinskaja-Lahti, Liebkind, Jaakkola, & Reuter, 2006)，例如工作環境及條件，社會階級（social status），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而根據 WHO 的研究報告 (Wilkinson & Marmot, 2003)，客工（guest workers）是遭遇社會排除的高風險族群；遷移者基本上是處於不利的社會位階，且容易被刑事司法系統針對，因此遷移者相較於地主國的人容易被臨檢，或是遭遇過度的執法<sup>13</sup>(Jasinskaja-Lahti et al., 2006)；在勞動市場因所在的社會位階比較低，且沒有適當法律保障，遷移者除了與地主國的人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也常常在危險的環境中工作，並且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他們甚至受到僱主的違法行為，包括沒有付足夠的薪資，或是讓他們超時工作(Gee & Ford, 2011)。

根據以上對跨國遷移者的研究所提出健康影響因子，目前在台灣已經有一些研究可以做初步回應，例如外籍家庭工作者普遍勞動條件不佳，包含工時長、工作內容繁瑣，雇主掌握假日決定權，造成心理壓力，或是對周遭環境的熟悉程度與語言因素影響到他們使用台灣醫療資源(陳映竹, 2006)；產業型移工的工作環境有很多是處於骯髒、危險及困難的場域(夏曉鵬, 2005)，而產業移工的工作性質、生活適應、住宿條件可能也影響到他們的身心健康(尤素芬 et al., 2012; 莊婷, 2013)；成露茜 (2002)與曾嫵芬 (2005)解釋了台灣引進外籍移工的社會和政治脈絡，並且提出對移工的影響：台灣在移工的政策上，採取的是客工制度，台灣因現實需求，引進外國勞動力，卻不希望這些移工長期居留或成為移民，因此透過限制移工在台的期限，以避免長期居留，甚至申請入籍的情

---

<sup>13</sup> 台灣最近發生的「阮國非事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例子。警方在抓越南的逃逸移工阮國非時，開了九槍並且造成其死亡，TIWA 質疑當中開九槍的情況是否違反比例原則：只是抓一個外籍逃逸勞工，為什麼需要開到那麼多槍





況出現(成露茜，2002)，同時，客工制度所表現出來的是台灣的「國族」意識型態(曾熾芬，2004)，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對於種族同質性的維持是很看重的，他們有部分的考量是移工的異文化對台灣的種族同質性會帶來衝擊(曾熾芬，2004)，也因此從制度層面上，就將移工他者化(othering)，區分成「我們」和「他們」(成露茜，2002)；藍佩嘉 (2005)提出台灣對於外國人的區分可以分成兩種：外籍人士及外勞，外籍人士的稱呼多屬於非東南亞籍的外國人，而東南亞籍的外國工作者則多被稱為「外勞」，外勞隱含著東南亞來的工作者是比較低階、劣等的人，也就是將他們視為「賤民」，在這種人工分類的結構下，導致在台移工在政策上或人際互動上容易被孤立並遭受歧視(曾熾芬，2005)，這可能影響到移工們在台灣社會的融入，容易受到社會排斥，進而影響其在台灣的幸福感(Jasinskaja-Lahti et al., 2006)；而因為低階的社會位置，外籍家庭工作者受到性騷擾和性侵害的事實常被忽略(夏曉鵠，2005)。

在台灣工作的印尼移工，的確面臨著某種形式上，與原鄉的人際關係斷裂的情況，不過現在由於科技的進步，各式通訊軟體的出現，移工與原鄉的聯絡不像傳統遷移者研究中，遷移者很難取得與原鄉的親友聯絡的機會，因此在不同物質條件下，對於印尼移工與家鄉連結產生的影響，是本研究嘗試與過往移工研究做對照的部分；政府在這幾年也積極的推動新南向政策，在這樣的政策中，政府努力建立台灣與印尼的友好關係，透過各式的文化交流活動，因此印尼移工在這樣的政策之下，產生與台灣人關係變化的影響，也是本研究會試圖分析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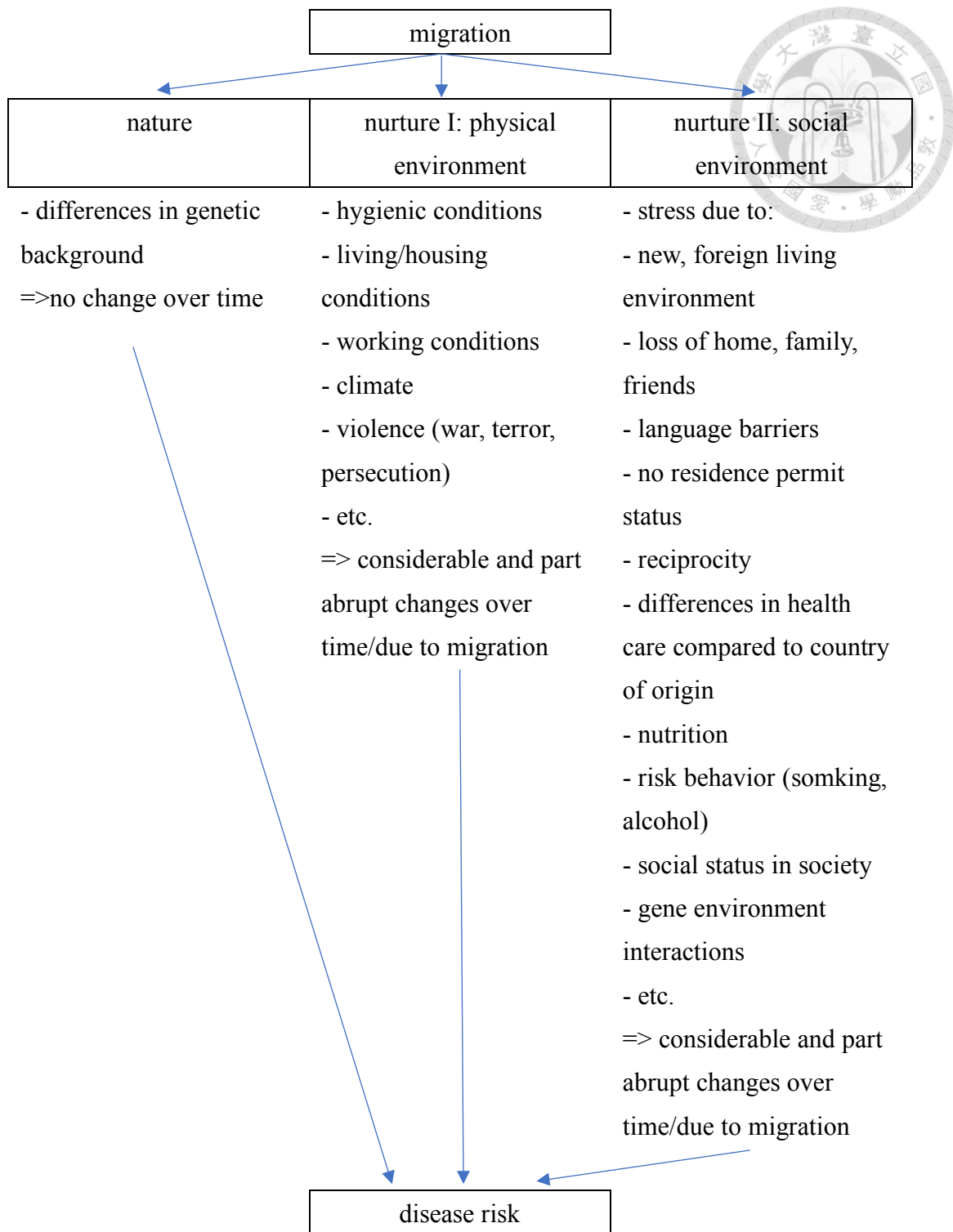


圖 2-1 影響遷移者的健康的先天與後天因子

圖片來源：Schenker, Casta-eda, & Rodriguez-Lainz (2014); p44；研究者重新製表

Social, political contexts	Pre-departure Travel (vulnerability)	Health risk (exposures)	Health consequences (outcome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Push-pull factors</li> <li>· Recruitment</li> <li>· Social norms for migration, gender, etc.</li> <li>· Travel arrangements</li> <li>· Documents</li> </ul>	<p><b>Occupational Risks</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Work-specific tasks and related hazards</li> <li>·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li> <li>· Skills training</li> </ul> <p><b>Work and Living Conditions</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Deception</li> <li>· Hours, Breaks, etc.</li> <li>· Deprivation</li> <li>· Violence, abuses</li> <li>· Social networks</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Physical health</li> <li>· Mental Health</li> <li>· Sexual health</li> <li>· Health-care access</li> </ul> <p>Coping</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Access to other support, trafficking information</li> </ul>

圖 2-2 遷移者健康相關因子之研究框架

圖片來源：AM, B., V, V., H, S., R, B., & Zimmerman, C. (2015); p18；研究者重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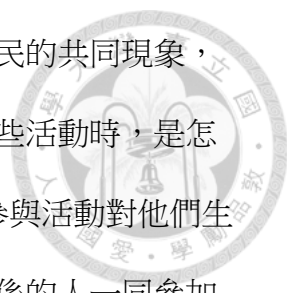
製表

### 第三節 在台移工的社會參與



透過目前在台灣對於移工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宗教信仰場所對於在台各國移工們的重要性，信仰除了是一種慰藉，在宗教場所往往也是移工們串起同鄉情誼的地方，移工們可以因為參與宗教活動而與同鄉的人產生連結，或是除了宗教的禮拜，移工們也可以參與宗教組織裡的其他活動，例如唱詩班，另外移工們因宗教活動而聚集，在宗教活動結束後，聚集起來的移工，可以繼續他們的「續攤」(安愛麗，2013；吳比娜，2003；林玲瑩，2014；金天立，2007；藍佩嘉，2002)。在各地的交通樞紐及周遭更是移工假日的集散地，交通樞紐是移工們方便約見面的地點，交通樞紐除了是移工們很好相約的標的物，另外因為其四通八達的特性，移工們可依照他們的方便，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到交通樞紐點，而交通樞紐的週遭，有許多的東南亞風味小吃店，或是有東南亞裔的商人經營的電子產品、食品、衣服等等多種商品買賣的商店，方便移工們使用自己家鄉的語言與商家進行買賣，而有的商店也提供移工們匯款、寄東西的服務；另外，有的交通樞紐週遭更有著東南亞裔商人經營的娛樂場，例如：卡拉OK店、舞廳(王志弘，2006、2011；安愛麗，2013；吳挺鋒，2002；林玲瑩，2014；陳虹穎，2008)。移工於週末在交通樞紐及其周遭空間形成的群聚，這種短暫、暫時的獨特現象，陳虹穎(2008)將之定義為「週末口袋社群」，其定義精準的表現移工們週末短暫、臨時出現的群聚表現。

東南亞配偶在台灣經營的小吃店，移工們不只是可以藉由食物回味家鄉，有時候更扮演著移工的「家」。移工們在工作之餘可以找到一個可以聚集的場所，或是在移工生活上遇到困難的時候，群聚在店裡的同鄉們，可以給予意見或是實質的幫忙，雖然他們沒有血緣上的連結，但彼此的關係卻很濃厚(林玲瑩，2014)。



上述的研究，所討論的現象大多是目前在台灣東南亞籍移民的共同現象，但從這些研究中，我們無法知道特定國籍的人，他們在參與這些活動時，是怎麼知道「活動場地」，而他們又是跟誰一起去參與那些活動，參與活動對他們生活的影響是如何。因此本研究會探討印尼籍的移工是與怎樣關係的人一同參加假日活動，並且討論那些人與那些活動對移工的意義為何。

不過同族裔但在台是不同身份的的人，雖然可能在日常生活會有接觸，但不一定有很深的交往，段麗春 (2017)透過長期的觀察、參與越南社群並透過深度訪談各5位越南配偶、留學生和移工，研究發現越南配偶、留學生和移工，三個群體雖然是同是越南族裔，但不能完全視為同一個圈子，越南新移民、移工、留學生的群際聯繫多數在一般於日常生活中：一起工作、一起參與宗教活動、娛樂活動、教育學習領域…等。以上所述之聯繫很少出現三個群體一起參與，而僅在工作場所以及宗教活動範圍裡，三個群體才會一起互動。在群際之聯繫中，越南新移民扮演連接社群的角色，移工與留學生之間則是很少有直接聯繫。群際聯繫的動機主要來自個人的需求，而這些需求是內群體所不能提供的需求 (引自段麗春，2017)，而我的田野會接觸到印尼配偶、移工與留學生，因此我會以此篇越南籍群體的研究為參考資料，探索我接觸的印尼移工群體，印尼留學生及配偶彼此之間有怎樣的聯繫及互動。

台灣早期對外籍移工的研究顯示移工們普遍缺乏社交圈(夏曉鵬，2005)，有如此結果的原因為無法自主的對生活進行安排，例如無法休假的家事工作者，和受集體管理的工廠移工。龔尤倩 (2002)發現外籍移工生活世界裡的侷限與困難，包括每月只有一至二次的休假、晚上不能太晚返回雇主家等限制，劉梅君 (2000)用「不自由的即期商品」形容受到牽制的移工。移工在台灣的社會生活有三項特質：(1) 移工社群功能的間歇性 - 週間沉睡，週末活躍；(2) 移

工社群為臨時而非永久性的；(3) 不同國籍的移工間呈現隔離狀態 (Lan, 2003)。這些特質的形成的原因，實為移工在台灣的「不自由」勞動體制 (吳挺峰, 2002; Lan, 2003) (轉引自夏曉鵬, 2005)，不過由於受到網路科技的影響，移工社群功能的間歇性及非永久性這兩項特質，目前在台灣的移工生活型態，已經有了轉變。

除了實體接觸見面的社會互動，Wellman(1983)提出個人的人際關係不只存在於「地理社區」這種封閉的空間範圍，而是仍能夠利用傳播與溝通媒介，建立起以個人聯繫為基礎的「個人社群」<sup>14</sup> (personal community)。藉由透過網路、無線科技的幫助，人們可以有社交性 (sociability)，獲得訊息、支持及歸屬感，Wellman 把這種透過網路科技的互動型態稱為網絡個人化主義(networked individualism)，人們藉此可以獲得更多社會資源(Wellman, 2001)。透過網路科技的使用，移工們也在網路上建立起社群，而在網路上的交流就不只限於在週末，而社群的維持也可以轉變成長久形態，不再只是臨時性，因此移工們在網路上的活動，形成的團體，對於移工社交生活上的影響，是本研究會嘗試補足過往移工研究中，因時空背景的不同，無法回答的部分。

---

<sup>14</sup> 對於 community 的翻譯，若翻為社區，是比較有地域性的概念，而這邊我對於 Wellman 提出的 personal community 的理解，是已經超越地理的限制，因此我此處翻譯為個人社群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於探索型研究 (exploratory research)，主要探討在台灣的印尼籍移工的社會關係。而為了對研究對象及研究主題進行了解，本研究將採取田野研究 (field research) 及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 進行資料的蒐集(陳向明，2000)，在蒐集資料時持續整理訪談及研究內容，最後，透過進一步整理田野筆記及訪談資料，獲知印尼移工在台灣的社會關係樣貌。

此章節主要介紹本研究之方法，第一節闡述研究的進行過程；第二節主要說明資料來源與收集方式；第三節則提出本研究分析方式與細節。

### 第一節 研究過程

正式研究自 2016 年 9 月開始至 2018 年 4 月底。這一段時間我以志工的身分參與組織的活動，並參與移工的假日生活，藉由田野參與，選取適合訪談的移工，並且取得同意後進行訪談。

#### 一、第一時期：建立信任關係

我在一開始透過參與 YB 組織的課程活動，與印尼移工有初步的接觸。在我初期參與的課程<sup>15</sup>，每次課堂上的移工大約在 10 到 30 人之間，而參與課程活動的台灣人大約在 8-10 人左右，前幾次主要是觀察移工彼此，以及移工與組織成員（包含其他志工）的互動，我在初期與移工的互動只是單純的協助移工課程的學習，透過越來越多次的活動，會有多一點課程學習以外的互動，例如我會問移工下課之後會去哪裡，移工也會主動找我閒聊，例如：「老師<sup>16</sup>，你假

---

<sup>15</sup> YB 組織每一個時期課程參與的移工人數會因為組織的規劃有所不同，在 2018 年度上半年的課程，每次課堂參加的移工大約有 70-80 人左右

<sup>16</sup> 在組織的課程活動中，移工常稱呼組織成員或志工為「老師」

日會去哪邊玩？」。

當慢慢與移工有越來越多的認識後，我開始與移工互加臉書帳號，透過移工們在的臉書分享的照片，可知道他們日常生活，和誰一起做過什麼事，有誰和他們有互動，甚至透過文字或表情符號，知道他們的心情，例如和朋友一起去板橋耶誕城晃晃的分享中，會有一起去的朋友的名字被標籤（tag）在照片上，並且附上一個笑臉，而當我與移工見面時，就可以利用臉書上看到他們分享的內容，當作一個聊天的話題。

我有時也會透過通訊軟體跟移工朋友們聊天，有時候是很簡單地用文字問候彼此，例如吃飽了沒有；有時候則是透過視訊聊天，譬如有一次一位移工朋友，正在宿舍和朋友們「玩音樂」，我就經由通訊軟體的直播功能，參與他們彈吉他、唱歌的活動。

## 二、第二時期：關係深化與初步訪談

當我與移工的關係光譜從老師的那一端偏向朋友的那一端，聊天的話題內容就比較偏向日常生活，我可以透過與移工的閒聊，知道移工與周遭他人互動的情形，另外，因為與移工的關係比較熟稔，與移工的互動就不只侷限在 YB 組織的活動。例如，在研究過程期間，我的一位移工朋友 - 阿帽 - 參與了印尼移工的才藝比賽，他用臉書邀請 YB 組織成員和他的印尼朋友們幫他「助陣」，活動當天，阿弟的朋友有的協助他打扮，有的單純在旁邊給阿帽鼓勵，而我則拿著阿帽的相機，幫他紀錄整個過程，當阿帽表演結束，等著比賽結果，大夥就到台北車站旁的印尼街找間店一起吃個飯，而一群人中只有我一個台灣人，阿帽與他的印尼朋友們大部分聊天是以印尼語進行，但是他們還是有人會替我翻譯成中文，尤其是在他們大笑的時候，他們會跟我分享剛剛在笑什麼，偶爾他們用中文聊天的時候，我就可以插上幾句話，我透過了這一次的活



動，認識「我的移工朋友的朋友」，透過類似參與移工的假日活動，除了觀察他們怎麼互動，我也藉著聊天中，知道他們在假日會跟哪些人做什麼事情。

另外，我也根據與移工的的相處經驗以及文獻回顧的資料，設計一份訪談大綱，並且透過組織的活動，一共與三位移工進行有訪談大綱的非正式訪談。

### 三、第三時期：正式訪談

我會將上述田野筆記與非正式訪談的資料做整理，並與文獻對話，與指導教授討論，分析哪些議題是可以繼續深入探索，並設計正式訪談的訪談大綱。

我在選取訪談對象時，是從與我在組織活動認識且較熟的移工朋友中，尋求有意願接受訪談且符合條件的移工，而有意願接受訪談的這個是在研究對象上最重要也是最難達到的條件，一方面是有的移工表示假日的生活都已經安排滿滿的行程，無法撥空參與訪談，我推測放假時間對於移工來說是非常珍貴，可能一個月只有兩天，甚至是一天（若是沒有放假的移工是我無法接觸的），因此許多移工會希望好好利用放假時間玩樂，若參與訪談則不是它們放假時間會想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是有的移工表示訪談對他們來講會勾起不開心的回憶，因此婉拒。

每次訪談結束後，我會進行逐字稿的製作，並藉由逐字稿的內容找出什麼內容沒有問到，或是哪些事情可以進行追問，若是有機會，我會藉由下次與受訪者見面的機會，詢問受訪者，增加原本訪談資料的深度與廣度。

## 第二節 資料來源及收集方式



### 一、資料蒐集方式

#### 1、參與觀察

本研究起始透過觀察參與 YB 組織課程活動的移工們彼此以及和組織成員的互動，我會觀察移工們與其他人的互動時候的表情、情緒、動作，在觀察過程中若是允許，會馬上以文字或是影像做為紀錄。除了參與 YB 組織的活動，另外我會參比較熟的移工朋友的假日活動，記錄他們在相處過程中的細節。

除此之外，一些與移工相關的活動，我也會參與並且做記錄，例如 TIWA 所主辦的移工大遊行，或是印尼文化的分享會，移工創作相關的攝影、短片的展覽。

另外，除了實體接觸的觀察，移工們臉書上的資訊也是我會紀錄的一部份。在移工的臉書上可以看到他們上傳的照片或是直播，知道他們去了哪裡，跟誰一起去，做了哪些事情；除了照片，移工也會分享一些活動的訊息（例如：節慶活動、課程訊息、野外登山活動等等），而有時移工們會在分享活動訊息同時，標籤（tag）了其他對象，這個部分對於我是很重要的資訊，因為是進行標籤這件事情的移工主動的連結其他被標籤的對象。有的時候，移工也會在臉書上發佈帶有「情緒」的文字，喜怒哀樂都有，而在移工分享的照片、直播、活動訊息或是情緒文字的下面，有時也可以看到移工們進行的對話文字，這些都是我對於移工日常生活的觀察。

#### 2、非正式訪談

透過參與組織活動，我可以與移工們建立熟悉的情感連結。同時藉由參

與移工於組織活動外的活動，與移工的朋友們的寒暄，探索移工們日常生活，同時在互動的過程中尋找合適的深度訪談對象。

除了與移工朋友的日常交談，我也會拜訪在台印尼（移工）相關組織，例如在台灣的印尼文雜誌社，我一開始是認識雜誌社裡的一位員工，經由此位員工牽線，得以拜訪雜誌社內部及老闆；雜誌社老闆是印尼華僑，老闆希望藉由創辦雜誌，讓在台灣的印尼同鄉可以發聲；經由拜訪，我知道印尼移工可以與雜誌社有連結，而連結的方式、內容，我將在之後的章節做介紹。

另外，我也參與到在其他大學裡以印尼移工為議題的學生社團活動，學生社團除了內部的印尼語學習的社課，邀請移工分享印尼文化，也會針對移工的相關事務進行倡議，例如向學校的附屬醫院爭取穆斯林祈禱室的設立；與學生社團的內部成員的談話，可以知道與社團較為親近的移工的故事，或甚至可以與這些移工們的互動，例如參與慶生會。

另外，臉書及即時通訊軟體也是非正式訪談的場域之一，透過網路科技，我可以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與移工朋友們交談。除此之外，在臉書頁面看到移工與其他台灣人有互動，我也會透過臉書的私訊功能，向這些台灣人表明我的身份與研究主題，詢問是否可以接受簡單的訪談，若對方同意，我將會進一步詢問他們與移工如何認識，以及平常的互動關係。

### 3、深度訪談

在訪談進行前，我會給予受訪者一份有我簽名的訪談參與同意書，而同意書的部分會同時給予受訪者中文及印尼文版本，讓受訪者可以同時有中文及印尼文的資訊，了解本研究的目的及受訪者的權利。我也會再對於研究目的、內容與受訪者權益詳細的說明，最終在確認訪談意願與錄音許可後開始進行。訪談主要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訪談時間介於 30-90 分

鐘，訪談大綱的內容詳見附錄三。

在訪談時，關於判斷是否需要翻譯人員協助，是在跟受訪者討論適合的訪談地點和時間時進行初步溝通，我同時會根據與受訪者相處的經驗，自行判斷此次訪談是否需要翻譯人員協助。若我判斷此位受訪者需要翻譯協助，要同時約到受訪移工、翻譯、我同時可以的時間，通常需要幾次的來回詢問。

## 二、受訪者的選取

本研究的對象為在大台北地區或桃園地區工作的印尼籍移工。研究對象的選取主要為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挑選在台灣待超過三年的移工有兩個主要因素。第一個是因為在 105 年 11 月前，《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規定，外籍移工在臺工作每滿三年須至少出境一天之規定，雖然在 105 年 11 月後，《就業服務法》中，已取消外籍勞工在台工作每滿三年須至少出境一天之規定，但目前大多數的移工的合約還是受到之前的規定影響，是以三年為一個基準，而目前多數待超過三年的移工至少會有一次與雇主續約的程序，有續約的移工表示他們還是有意願繼續在台灣工作，而支持移工留在台灣的意願背後的人事物，則是本研究想探索的一部份。第二個因素為在台灣待三年以上時間的移工，生活圈會相對比只在台灣待過短時間的穩定，我想知道當移工一開始來台灣與在台灣待了一段時間，其中生活圈的改變。

在受訪者的性別並沒有特別的限制，而職業類別以廠工、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為主，這是因為我待的田野可以接觸到的移工，以這三種職業類別為主，而且在台灣的移工，也是以這些職業類別為大多數，因此本研究將以廠工、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為主要研究對象。



### 三、受訪者基本資料

正式研究自 2017 年迄今共訪談 6 位移工，這幾位移工都是我透過 YB 組織的關係認識的，其年齡、性別等詳細資料請參見表 3-1。這 6 名受訪移工中，有 4 位女性，2 位男性，年紀在 30 - 44 歲的區間，教育程度 2 位是高中畢業，4 位是大學學歷，這部分與表 1-7 呈現的在台印尼籍移工平均大學畢業比例只有 3% 有相當大的落差，然而這並不是我刻意操作的結果，而這樣的研究樣本偏差，會在之後內容有相關討論。在職業類別廠工、看護工及家庭幫傭各為 2 位。宗教信仰方面，5 位是伊斯蘭教，1 位是天主教。

基於尊重與保護被我的訪談移工的隱私，在本研究所有提到的人名將會以化名來代稱，而化名規則只有我自己知道。

#### 艾莉

40 幾歲的女性；高中畢業；離過婚，再婚，有一個小孩在印尼，快高中畢業；在台灣待了將近 8 年的時間，目前的工作是家庭幫傭。

一開始跟艾莉攀談是因為他帶了很多零食到 YB 組織的課程教室，我因為好奇詢問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零食，他說是他的老闆要他買回去拜拜用的東西，再繼續閒聊之下，發現他的老闆的職業與我的工作是一樣的，也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和艾莉就有許多話題圍繞著他的老闆的工作，而在某一天我告知艾莉，我的研究生身份以及研究主題，艾莉一口答應可以受訪。與艾莉的相處過程中，除了與「老闆」有關的話題，另一個時常會聊起的主題是「食物」，我們一起逛印尼街或是印尼商店，他會一直跟我介紹我們一起看到的食物，或是分享平常他會做哪些印尼菜，也因此，我看到印尼食物，總會想到艾莉。



## 拉米

30 幾歲的女性家庭幫傭；已婚，先生與一個小孩都在印尼；高中畢業；在台灣的時間大約 14 年年多。

拉米是唯一一位受訪者不是透過我親自約訪的，而是透過組織內部想要瞭解移工的訪談計畫。我在協助組織的訪談時，已先將我的研究計畫與訪談同意書同時向受訪移工說明，當受訪移工同意後，我先以組織訪談大綱的方向進行詢問，當組織訪談大綱的內容詢問差不多，我再對有興趣的部份進行詢問及追問。

## 哈哥

30 幾歲的男性廠工；大學畢業；已婚，有一個約 5 歲的小孩；曾經在日本的工廠待過 2 年，在台灣的時間大約 3 年。

因為哈哥的中文並不是很流利，我一開始與哈哥並不熟，但是幾乎每次組織課程，哈哥都會出現。有一次組織活動快結束前，哈哥和一些移工朋友一起出現，組織成員說哈哥前一天有答應會來，而哈哥他們會晚到的原因是去新北市石碇區的皇帝殿那邊玩水，他們還秀在跳水的影片給我們看；詢問之下原來哈哥偶爾就會在爬台北附近的郊山，而登山是我的興趣之一，於是我開始與哈哥討論起「爬山」這件事。哈哥有參與一個在台灣的印尼人登山社團，我在哈哥的臉書時常可以看到他與社團印尼朋友去爬山的照片，除了在台北附近的郊山，台灣的中級山、百岳也是他們曾經去過的山岳，例如合歡山、雪山、加羅湖等等。我沒有和哈哥去爬過山，不過有參與哈哥與他的社團朋友們一起去北海岸淨灘的活動，此次參與活動的細節，將在之後的章節做更詳細的介紹。

## 曼尼

30 幾歲的男性廠工；高中畢業；離婚，有一個小孩與前妻在印尼；曾經在日本、新加坡、美國的工廠待過各半年的時間，在台灣的時間大約 3 年。

一開始參與組織課程，就知道曼尼是個會自彈自唱，且自己作曲的移工，不過曼尼在某一期課程之後就沒有來，所以我與曼尼並沒有很熟稔，不過後來組織的一些活動，組織會邀請曼尼表演，因此偶爾還是會見到曼尼，在某一次的活動曼尼甚至帶著他的樂團出現。我對於成立樂團這件事情感到很有興趣，因此我用臉書的私訊功能，告知曼尼我的研究主題，以及詢問受訪意願，而曼尼也很快地回應他很樂意接受訪問，在訪談結束後，我有詢問曼尼為什麼會接受訪談，曼尼表示他很希望可以透過他的分享，讓台灣的人能更認識在台灣工作的印尼人，不要再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對待。

## 蘿西

30 幾歲的女性療養機構的看護工；已婚，先生在桃園工廠工作；大學畢業；在台灣的時間大約 7 年多。

蘿西是我訪談的移工中，唯一一位宗教信仰為天主教。我與蘿西變得比較熟，是在有一次組織安排移工接受電台訪談的活動時，與組織成員帶蘿西前往電台的路上有許多閒聊，那次的聊天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很明確的說回去印尼之後要申請護理研究所，而目前要把中文學好，因為他覺得具有學歷以及中文能力，以後才比較有機會在醫院照顧那些在印尼的華裔商人，他說這樣才可以和別人不一樣。

另外與蘿西約訪時，蘿西表示事先需要向她的先生「報備」，因此我與蘿西約的時間就會以假日的白天為主，避免晚上的時間使得蘿西的先生擔心。



## 里茲

30 幾歲的女性療養機構的看護工；大學畢業；在台灣的時間大約 6 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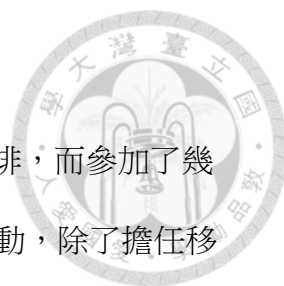
里茲在組織課程中，話雖然不多，但是可以從一些課程活動的討論中知道他的中文能力是不錯的，而他對於中文課的學習也是很積極，因為他的工作是排班制，並不是每次組織的課程都可以來參加，他會希望早一點知道組織中文課安排的日期，他才可以早一點安排組織中文課的時候，他可以休假來上課。

在約訪談的時候，我原本要約在里茲工作地點附近的咖啡店，不過我想起里茲曾提過他喜歡在城市「走走」，因此詢問里茲是否有到過台灣大學的總區，而里茲表示沒有，所以在訪談里茲時，最後地點約在台灣大學總區旁的咖啡店，訪談結束後，我帶就著里茲在台灣大學的校園內逛了一圈。

表 3-1 受訪移工基本資料

化名	性別	年齡	在台年數	教育程度	職業類別	宗教信仰
艾莉	女	44	8	高中	家庭看護工	伊斯蘭教
拉米	女	37	14	高中	家庭幫傭	伊斯蘭教
哈哥	男	37	3	大學	廠工	伊斯蘭教
曼尼	男	35	3	大學	廠工	伊斯蘭教
蘿西	女	32	7	大學	看護工	天主教
里茲	女	33	6	大學	看護工	伊斯蘭教





#### 四、研究者與 YB 組織的關係

我一開始參與到 YB 組織的課程活動是透過學校的課程安排，而參加了幾次之後，我申請成為組織的志工，志工主要出席組織的課程活動，除了擔任移工學習的助教角色，也協助活動進行。活動中，與移工接觸外，另一方面也可以認識與移工議題有興趣的其他志工，除了台灣人，也有印尼僑生，可以知道不同人對於移工議題的想法與態度。另外，每次活動結束後，都會有個檢討，所有參與活動的人會簡單分享那一天的所見所聞，以及期望活動可以更好的地方。

組織的課程活動是我初期認識移工的主要場域，一開始我並不太知道怎麼跟移工互動，因為我並不會印尼文，但在組織營造溫馨且歡樂的氣氛下，且組織的核心文化是鼓勵嘗試，因此在幾次課程中，我會主動與移工攀談，而在申請志工的過程中，我有向組織揭露我的研究主題，因此組織會在一些事情上協助我的研究進行。我可以提供給組織的回饋，除了每次活動後的分享，還有就是盡量在組織需要人力幫忙的地方，提供協助，或是在我的能力範圍內，將組織的資訊讓更多人知道，除了讓更多人知道移工的議題，並且對於組織的努力給予肯定及回饋。

除了組織活動的事務，組織成員有的時候也會與我閒聊，關於一般日常生活，或是人生規劃、想法，而有的時候組織成員也會關心我的研究進度，雖然組織成員與我在一般的日子裡不會特別碰到面，但是當同在一個空間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組織成員對於「人」的關懷，也因此，從一開始接觸到組織後，我會繼續以 YB 組織為研究田野的一部份，與組織散發出來的溫暖氛圍有很大的相關性。

## 第三節 資料分析



我將田野筆記及訪談紀錄反覆、仔細閱讀，並與閱讀過的文獻進行比較，進而選定欲分析之概念加以重新編碼、詮釋，將類似概念歸為同一範疇後，最後檢視個範疇之間的關係，藉此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

### 田野筆記與訪談資料整理

我將田野筆記及訪談的筆記做日期的排列，將訪談錄音檔，轉為逐字稿，並詳實記錄訪談內容，包括口頭禪、發語詞、語助詞以及停留狀態等等，以助以文字將訪談情境還原。

### 分類

為便於將資料分類，使其在不同類別與不同資料進行比較，本研究將所要瞭解的研究主題列出，並將樣本所訪談資料依主題分別編號，再將訪談資料中所的顯示出的重要訊息加以分類與註解。

### 歸納

藉著訪談大綱上的題目進行分類歸納，並從編碼中逐步澄清主題概念，以奠定分析的重要基礎。

### 分析

在完成調查相關步驟之後進行歸納整理後，找到共同主題以開展經驗描述，經由整理出的分析架構釐清訪談內容的關係脈絡，並在分析轉化下形成聚焦及有意義的經驗之集合。

## 撰寫

在撰寫過程中，不斷反思是否回答了我的問題，並具體地描述受訪者的核心經驗，且在主題的形成上具有邏輯性，重視架構鋪陳主題，若有次主題，並注意每個次主題之間是否相扣及回應主題命名，另外也就者也與指導教授討論，以求整個分析過程的嚴謹性，彰顯其研究結果。

## 第四章 受訪移工社會關係樣貌

在本章的書寫中，我將會呈現我訪談的移工，在日常生活與他人之間的關係與互動，而我的呈現方式會採用直接引述及間接引述兩種方式，交織呈現部分訪談、觀察等資料，希望能讓讀者對於我的訪談對象有個清楚、鮮明的印象。而寫作順序會以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廠工、機構看護工的順序來進行。

### 第一節 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

#### 艾莉

艾莉是一位 40 幾歲的女性，離過婚，目前有另一段婚，她有一個小孩在印尼，今年高中畢業；她在台灣待了將近 8 年的時間，目前的工作是她在台灣的第三份工作，現在名義上是家庭看護工，理論上應該是要照顧現任雇主的母親，但雇主的母親嫌艾莉台語講不好，不好溝通，而且她的日常生活都還是能自己打理，因此艾莉的雇主就要她打掃診所 以及雇主居家的環境，而雇主的診所分別在三個地方，居家也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因此艾莉共有五個地方需要打掃：

「我每天都要跑來跑去，很累啊，所以我下班都想直接睡覺，有時候放假還是覺得很累，就不想出來，就會在房間裡睡覺，工作真的太累了。」

她平常住在某一間診所裡的一個房間，房間內有空調，並且有小廚房可以讓她使用，雇主也允許她利用頂樓陽台種植一些植物，另外她居住的診所，老闆娘嫌老鼠很多，因此祭出抓到一隻老鼠給五百元的獎勵，艾莉就很得意的跟我說他連續兩個月都抓到四隻老鼠，那兩個月的薪水就多了兩千元。



除了打掃之外，艾莉有時後也會幫忙診所的雜務，例如顧櫃檯<sup>17</sup>、洗器械、灌模<sup>18</sup>，而因為在幫忙雜務的過程中，他與診所其他人就有了「同事」的關係：

「他們對我都很好，都會跟我聊天，也很常拿東西給我吃，害我越來越胖，不過有時候會要我幫他們做一些事，像那個新來的護士不會洗器械，我就會去幫忙洗，但是另外一個護士趕著下班，沒洗完的我就要幫忙；那個在地下室做假牙的，有時候他會跟我說：『艾莉，你要不要幫我掃這裡，你幫我掃這裡我會給你紅包』，有時候我會幫他掃啦，但是他上次過年沒有拿紅包給我。」

因為有這些同事，艾莉覺得現在的工作比以前照顧老人的工作有趣，但缺點就是累：

「以前不會跟這麼多人講話啊，以前就照顧阿公，跟阿公講話，還有倒垃圾的時候遇到其他印尼的人，會講一下話，現在可以跟很多人講話，中文有變比較好，可是現在工作真的很多很累，以前照顧阿公比較輕鬆，沒事的時候還可以看書、看手機啊，現在都只想睡覺。」

在這些同事之中，艾莉稱呼櫃檯為「姊姊」，她說跟櫃檯姊姊最好，因為櫃檯姊姊很會照顧她。有時候，櫃檯姊姊會拿一些吃的東西給艾莉，然後她會煮一煮分給診所大家吃，櫃檯姊姊很喜歡她煮的印尼食物，櫃檯姊姊搬家的時

---

<sup>17</sup> 主要是在櫃檯接電話

<sup>18</sup> 複製患者口內的情況的一個步驟，這個步驟是在患者的口腔外部進行，因此通常是由診所的助理來執行

候，她請艾莉煮印尼食物宴請她的朋友，艾莉說她就準備印尼的咖哩、黃豆餅等等。艾莉說她剛來診所的時候，櫃檯姊姊覺得她的中文不好，所以沒事的時候會教艾莉一些中文，而艾莉後來有事情不會，就會問櫃檯姊姊：

「我那時候就說：『姊，你可以教我燙衣服嗎？老闆要我幫他燙衣服，但是我燙衣服還不太好』，她說：『好啦，你把那個要燙的衣服拿來，我會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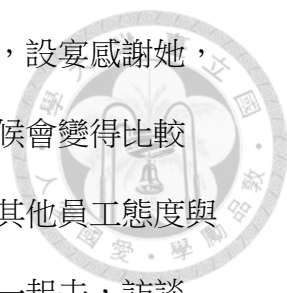
艾莉說現在心情不好，雖然偶爾會用電話跟現在的老公講，但大多時候是跟櫃檯姊姊講，艾莉說櫃檯姊姊會聽她說，也會給她鼓勵，另外，她遇到一些事情，櫃檯姊姊也會幫她：

「我平常如果有問題就是跟那個櫃檯姊姊說，對啊，因為他會幫助我，然後如果我錢沒有了，就是不夠了，有時候我吃飯錢不夠，我會借他的錢：『我的錢沒有了，可以借我嗎姊姊』，他就會借給我。」

艾莉的老公原本預計今年 5 月會來台灣工作，不過後來因為在印尼的仲介捲款逃跑，這件事情因此取消，而艾莉之前也在考慮要不要回印尼陪兒子，剛好這次的事件讓她決定就回印尼，艾莉說她跟櫃檯姊姊說被印尼仲介騙錢這件事的時候，櫃檯姊姊要她最近工作認真一點，她會幫忙跟老闆說，看看老闆不能在艾莉回去前包一個大紅包給她：

「後來老闆真的有給我紅包，不過我沒想到那麼多錢。」

而雇主給的紅包，是一個可以彌補遭仲介騙走的金額，艾莉說這的確減少了金錢這件事給她的壓力。不過對於艾莉決定要回去印尼這件事，艾莉的雇主一開始是極力挽留的，但艾莉覺得她在台灣待的時間已經很久，而且目前工作對她來說真的很累，因此還是決定回印尼。



雇主除了給了艾莉一個大紅包，雇主也在艾莉快要回去前，設宴感謝她，艾莉說現在這個雇主對他還蠻好的，只是在工作（上診）的時候會變得比較兇，其他時候不太會大罵她，艾莉自己也覺得雇主對於診所的其他員工態度與她相比，沒有太大的差別，診所的尾牙、員工旅遊，她都可以一起去，訪談時，她拿出他們員工旅遊的照片給我看：

「這個是阿嬤、老闆、老闆娘，這個是櫃檯姊姊」

雖然艾莉說她假日的時候蠻常待在房間裡的，除了因為工作上的疲累，一方面是因為只要出門，就會花到錢，例如吃飯，有時候為了想省錢，就不會出門，不過艾莉說只要有人約她，她還是會出去。我在訪談艾莉的前一天，在艾莉的 FB 上看到他分享一個穆斯林團體舉辦到平溪的出遊活動，她說那是她的「妹妹」邀請她一起去的，而這位「妹妹」是她在印尼仲介的訓練所認識的，她們在訓練所的時候，會需要自己煮東西吃，而那個妹妹當時不太會煮，所以艾莉會準備她的食物，艾莉說妹妹有時候還會撒嬌說想吃什麼，她就會煮給妹妹吃；艾莉說他們在訓練所，比較年經的人有時候會叫年紀比較大的人「姊姊」，因為年紀比較大的人通常會照顧年紀比較小的，而稱呼「姊姊」的意思中，有隱含著受到照顧的意涵。她說來台灣後，妹妹偶爾會跟她聯絡，但不常見面，因為休假的時間不同，不過那個妹妹有想要出去玩，都還是會問艾莉：「姊，你這個禮拜天有沒有休息？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出去？」，有一次妹妹的朋友生日，那個妹妹的朋友的雇主拿了三千元，跟她說可以跟朋友一起吃飯，因此妹妹的朋友邀請了妹妹，妹妹再邀請艾莉，後來就他們三個人一起去吃火鍋。

艾莉說她來台灣，沒有很多機會認識很多印尼朋友，反而是台灣朋友比較多，而她指的台灣朋友，是工作上的同事，雇主家的保全，還有 YB 組織的成

員，她說會認識到其他印尼朋友，就是在倒垃圾的時候：

「我那個朋友是在倒垃圾的時候認識的，就一開始倒垃圾的時候會講一下話。」



與艾莉訪談當天結束後，艾莉跟我說她要去買東西給她的朋友吃，因為她有跟她朋友說會來台北車站這附近，所以她朋友就請她買一些印尼食物回去，我問她等等食物要拿去哪邊給那個朋友，艾莉說那個朋友就住在公司附近，他們是倒垃圾而認識的，因為住附近，有時候艾莉煮東西也會邀她來一起吃。另外，我有在 FB 上看到艾莉去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參加朋友的婚禮，好奇之下，我問艾莉是去參加誰的婚禮，艾莉說那個是倒垃圾認識的那個朋友的朋友，因為那對新人在台灣結婚，想要有多一點印尼人在場祝福，因此她就受到朋友邀請一起過去：


「那是我第一次在台灣參加婚禮，看到有人結婚很開心啊！」

艾莉假日的時候待在房間，最常做的娛樂就是唱歌，她說之前就自己唱，直到有一次朋友知道她很喜歡唱歌，就推薦了一個手機 app 給她，透過 app，可以看到對方的樣子，並且與其他人合唱，在唱完歌之後，app 還可以將剛剛唱歌的過程直接連結到個人的 FB 頁面，其他人就可以在 FB 上看到合唱的樣子，不過大多數一起唱歌的人艾莉並不認識，她說單純就是看到 app 上的清單，有誰想唱的歌也是她想唱的，就會點進去一起唱。

### 訪談後記

若要我簡單敘述艾莉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會說她是一個吃苦耐勞但又不太會怨天尤人，但對於一些自己心中最底線的價值觀，會努力去捍衛。她的前任先生在她來台灣的時候外遇，她發現的時候，毅然決然地與先生分開，因為她





無法接受先生有兩位妻子，而與前夫離婚時，前夫也不願搬離他們共住的房子，那棟房子是艾莉用她來台灣工作薪水支付的，而艾莉說錢要不回來就算了，錢再賺就有；在訪談艾莉時，最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對抗前任受照顧者性騷擾的故事，她的前任照顧者會三不五時的碰觸艾莉較私密的身體部位，或是突然從後面抱著她，印象深刻的一個原因是我沒有想到在我第一個受訪者的訪談，就遇到了「社會新聞」，另一方面，我又為她為了自己身體權利的事情與受照顧之間對抗的勇氣而佩服，她原本是已經受不了，已經隨便找個要離開的理由跟雇主搪塞，但後來，她選擇了與受照顧者攤牌，告訴受照顧者她受不了性騷擾的事情，最後跟受照顧者談好條件後，把合約走完。艾莉在說完這件事的時候，特別跟我這是第一次她跟台灣人提到這件事，當下，我突然覺得周遭喧囂的聲音突然安靜下來，為了艾莉經歷過的事件靜默。

## 拉米

拉米是一位 30 幾歲的女性家庭幫傭，在來台灣工作之前，有去過香港當過家庭幫傭，當時在香港每個星期都會放假，但是她覺得很浪費，因為放假就沒有薪水，另外因為不喜歡那邊的生活步調，所以待了一陣子就來台灣。來台灣之後，總共在台灣的時間大約有 12 年了，她在 1998 年那附近來台灣，第一次合約結束後，先回印尼，當時因緣際會下認識了現在的老公並且結了婚，當談起她的老公，她很驕傲地說：

「我老公是那個阿兵哥。」

結完婚，生完小孩後，拉米還是想趁年輕多賺一點錢，因此又來台灣工作，而她說老公是她可以待在台灣這麼久的一個原因：

「我什麼事都會跟他說啊，跟他說一說心情就會比較好。」

不過拉米說，一開始要跟老公聯絡比較不方便，因為當時的雇主不准她有手機，而她都是去買國際電話卡到外面的電話亭打電話；談到與印尼家鄉的人聯絡，拉米說她剛來台灣的時候，印尼的家還沒有電話，當時要跟母親講電話，需要先打電話給家裡附近的商店，請他們叫母親聽電話，不過事後需付錢給商店，而現在有手機和網路，聯絡就變了方便許多。

拉米現在的工作是照顧雇主的兩個小孩，她說兩個小孩都已經蠻大了，不需要每天照顧他們，因此雇主每個星期都有給拉米固定的假期，而拉米說她放假的時候，就會去台北火車站那：

「以前是會去那邊匯錢、買東西啊，而那邊的商店都會辦一些活動，我們有時候會去參加啊，去久了就認識了一些朋友。」

拉米口中說的活動，是在台北地下街中，有一家服務印尼移工/新住民的商店，舉辦一些印尼文化的才藝表演、競賽，有時會合併一些抽獎活動：

「我以前有參加過表演，後來就沒參加，我現在會幫要參加的人化妝。」

拉米在台灣除了是移工的身份，同時現在也是一位「化妝師」，她說化妝是在國中時候學的：

「我們是有很多那個好像化妝老師，就是可以化妝，人家結婚啊什麼的，他們就問：『你要不要過來幫忙我們啊，然後我們教你怎麼樣化妝的』，所以我們學都免費啊，不用錢。」

除了她自己會幫別人化妝，她有時也會受邀擔任一些團體組織化妝課程的講師，另外，她現在在台灣有自己的化妝團隊，團隊的其他成員幾乎都是在台

灣工作的印尼移工，拉米的團隊會參加各式活動，幫忙出席活動的印尼人上妝，有政府機關舉辦的文化交流活動，商業團體贊助的印尼才藝表演比賽等等。



拉米的化妝團隊，一開始的成員是慕名而來：

「有人的看我 FB，我的 FB 有我的作品，所以他們就是說這個姊姊蠻厲害的啊，然後他們就打電話給我，然後我們聊天講一講，好啊，我就說如果你可以，就我們一起做吧，就是這樣。」

關於團隊技術的訓練，她會給予指導：

「我會給他們上課，如果我沒辦法給他們上課，都是叫他們看 YouTube，我跟他們說：『你們一定會的，我有時候也是這樣的學的』，如果他們不懂，我之後再跟他們說。」

拉米也因為時常參加活動關係，認識了羅姐，羅姐是嫁來台灣的印尼人，在台灣的時間已經有 15 年，現在是在台灣發行印尼文雜誌的雜誌社上班，羅姐主要的工作是紀錄印尼人在台灣的各種活動，並用文字、照片呈現在雜誌裡，拉米說因為羅姐的邀請，所以她有擔任過雜誌的封面模特兒一、兩次，而現在雜誌的封面模特兒，改成比賽的方式，她有時會幫忙那些參加比賽的人設計造型，或是擔任評審；我的移工朋友 - 阿逼<sup>19</sup>，就是透過拉米的關係參加的某一次的雜誌社選美活動，阿逼說拉米就傳訊息給她，問她要不要參加，如果來參加的話，會幫她設計造型。

---

<sup>19</sup> 阿逼和拉米是在 YB 組織的課程中互相認識的



阿逼：「我想說那就好吧，參加看看，而且有漂亮的照片可以給爸媽看，他們應該會很開心。」 田野筆記 2017.05.13

拉米、羅姐及曼尼，他們三個彼此也很熟稔，很常看到他們參加同一場活動的合照，或是他們在台北火車站聚會的照片，有的時候，也會看到他們一起出現在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那邊的官員開會，她說因為他們很常參加活動，就認識了代表處的人，而有的時候代表處的人會邀請他們協助活動的規劃，雖然拉米抱怨過現在生活很忙碌，覺得很累，但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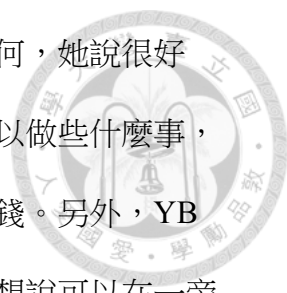
「我們都是在台灣的印尼人啊，就要互相幫助，我幫他們，他們也會幫我，像我們有一個朋友，遇到比較困難的事情，他是跟我告狀怎麼樣的，如果我自己不會解決，我會叫他們幫忙。」

訪談那天，拉米就說下星期要去世貿那邊幫忙代表處在那邊舉辦的活動，會有一些印尼人走秀，她會去去幫忙化妝跟服裝的挑選，她還拿了宣傳單給我，邀請我一起去。

除了化妝，拉米也有經營服裝事業，她會自己設計、製作衣服，FB 上有粉絲專頁提供目錄，另外在印尼有實體店面，由家鄉的妹妹和其他親人協助製作、販賣，而她在台灣也會接單做衣服，會跟她下訂衣服的有些是選美活動，有的是印尼人要結婚，而拉米說她是在朋友家那裡做衣服，朋友跟阿嬤著的房子很大，有多的空間，朋友的老闆允許他們利用，因此他們在那邊做衣服。

### 訪談後記

雖然拉米說現在快要每個星期都有活動很累，但她的累背後應該是充滿著開心的情緒及成就感。拉米說他以前在香港其實很不喜歡休假，因為覺得休假



就沒有錢賺，而我有問她那對於現在每個星期都有休假覺得如何，她說很好啊，我推測這之間的差別，在於拉米之前在香港假日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事，而現在在台灣可以做著自己有興趣的事情，利用自己的專長賺錢。另外，YB 組織曾經舉辦過化妝的工作坊，而授課老師就是拉米，原本我想說可以在一旁參與看著拉米如何教授其他印尼移工化妝這件事，但因為考量到有的印尼女性移工是會介意在家人之外的男性拿下頭巾，因此化妝工作坊，YB 組織的男性成員及我都無法參加。


## 第二節 廠工

### 哈哥

哈哥是一位 30 幾歲的男性，大學是念機械相關科系畢業的，他在畢業後先去日本工廠待過 2 年，日本的合約結束後，回到印尼結婚，與老婆有一個小孩後才來台灣，他們幾乎每天視訊，而他的 FB 上的大頭照，不定期會更換，但都是老婆與小孩的合照。

他在台灣的時間大約三年，目前的工作是公司的倉庫的一員，工廠的上司是泰國人，他說平常他們就工作上會講話，其他時候不太會，而同事的部分除了印尼人以外，也有越南的和台灣的，哈哥說平常同事之間會一起做的事情就是下班後去外面吃個飯，其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不過哈哥提過有一次他的親戚在台南逃跑被抓到，他需要去台南處理，但不知道該怎麼過去，有一個台灣同事知道後，就開車載哈哥去台南，哈哥說幸好當時有台灣的同事幫忙，不然他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哈哥說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假日會和宿舍的朋友或是親戚一起出去，大部份是去台北車站那邊，去那邊見個面、聊聊，而因為哈哥自己的興趣之一是



爬山，所以有的時候也會自己在台北附近的郊山走走，不過當他認識了一個印尼移工在台灣創立的登山社團 - HK 團，現在假日除了參加 YB 組織的課，幾乎都是跟 HK 團的人出去，哈哥說他當初會認識 HK 團的人，是有一次在台北車站大廳，看到背登山背包的一群印尼人，他就自己去搭訕，因此認識了 HK 團，而哈哥現在是在 HK 團中很活躍的一位人物，同時也是 HK 團的 FB 頁面的管理者之一。

HK 團有設計自己專屬的標誌，社團將標誌作成了旗幟，每次他們的活動都可以看到他們把社團旗幟與印尼國旗拿出來合照；社團還製作了印有標誌的 T-shirt，T-shirt 上除了有社團的標誌，在右手的袖子上，還有印尼及中華民國的國旗，社團成員在他們的活動中，很常看到他們穿著「社服」，另外社團也有製作類似鑰匙圈的吊飾，有的社團成員會把吊飾掛在他們的隨身包或是登山背包，哈哥就把他的吊飾掛在他平常帶在身上的小包包上。

常跟哈哥出去的社團成員大多是在台北、桃園地區的廠工，性別上不只侷限於男性，也是有女性移工加入 HK 團。我時常在 FB 上看到他們一起去爬山或是在台北車站大廳聚會的照片，不過社團內的成員，不只是在北台灣，有一次我看到哈哥他們去合歡山的照片，合照中有十幾個人，哈哥一一跟我說誰是在哪裡工作，那些地點有龍潭、台中、南投、彰化、員林、高雄、屏東等等。

社團會不定期的舉辦登山活動，一般的假日，大部分是北部、宜蘭地區的郊山，在我加入社團的 FB 頁面的三、四個月內，就看過他們去皇帝殿、茶壺山、琵琶洞瀑布、扇子湖瀑布等等，幾乎是每個星期都可以看到社團的成員放上他們去郊外的照片，他們去的地方甚至有的我也沒聽過，還要特地用網路搜尋才知道那些地方在哪；當遇到連假，他們還會走一些難度比較高的行程：在今年元旦，他們去了合歡山；今年農曆過年，他們則是去了加羅湖；今年的 4

月春假，他們更是有四組人馬去了不同的地方：太魯閣、雪山、合歡山、八通關古道，哈哥是太魯閣團的團員之一，他們第一天是在花蓮七星潭旁邊，自己搭帳棚過夜。



除了自己社團內的登山活動，HK 團偶爾也會加入其他社團<sup>20</sup>舉辦的活動，這些「其他社團」，有的是台灣人的登山團體，有的是外國人分享在台灣戶外活動資訊的團體，而 HK 團的成員，對於其他團體舉辦活動的消息來源，是 HK 團的成員也有加入其他社團的 FB 頁面，因此會將其他社團的活動訊息，分享到 HK 團的 FB 頁面上；除了登山活動以外，HK 團最近很熱衷參加淨灘活動，今年 3 月之後的每個月的淨灘活動，都可以看到 HK 團成員的身影，而今年度的全國淨灘日，HK 團的成員分別出現在金山、外澳、屏東的海灘，根據我與社團成員相處的經驗，他們是一群很有環保意識的一群人，他們覺得我們人類不管在哪裡，都要愛惜環境；HK 團他們有一次還發起在台北車站周遭撿垃圾的活動，我有問哈哥是不是看到台中的移工那樣做受到啟發<sup>21</sup>，哈哥說他們並不知道台中移工有那樣的活動，他們只是出自於為了要愛護環境的心態。

在社團沒有戶外活動時，則是會聚在台北車站，或是有時候到某位移工的宿舍，一起吃著印尼食物，而有的時候他們也會一起動員參與一些事務，例如今年 TIWA 舉辦的移工大遊行，我就在遊行隊伍裡碰到哈哥，哈哥說他是和 HK 團的人一起來的，他說那些朋友平常就有在關注印尼移工在台灣權益事情，所以那天就一起去參加遊行活動；另外哈哥與 HK 團的人也在齋戒月之前，一起在台北車站和桃園、中壢車站發傳單，哈哥說之前齋戒月開始的祈福

---

<sup>20</sup> 其他社團的團體成員，有的團體主要是台灣人，有的社團則是「聯合國」

<sup>21</sup> 那時候台中的移工也有發起在東協廣場附近的街道撿垃圾的活動，而我有把相關新聞貼給哈哥看

活動都是在台北舉行，而今年的活動第一次要在桃園舉辦，所以主辦單位製作了傳單來宣傳，而 HK 團有團員認識主辦單位的團隊，因此受到了委託要幫忙宣傳，所以哈哥他們就一起幫忙發傳單。



在 YB 組織，與哈哥較熟的移工，知道哈哥在台灣有豐富的戶外活動經驗，因此有的時候，他們會要哈哥「帶團」，有一次哈哥帶了一群人去台北的郊山，並且在那邊的湖泊玩水，當天下午他們來 YB 組織的活動時，還秀給大家看他們跳湖的影片。除了自己帶團，偶爾哈哥也會帶 YB 組織裡的朋友，參加 HK 團的活動，而有幾位 YB 組織的移工，就被哈哥他們帶去爬山、露營。


### 訪談後記

我也曾與 HK 團一起去過淨灘，那次的活動是 T 社團舉辦，T 社團是一個以戶外活動參與為主的社團，參與社團的人有許多非台灣籍的人士，外籍人士以歐、美、澳的國籍為主。淨灘活動大約持續三小時，結束後約莫下午一點多，活動結束後，移工們還去跟垃圾堆合照，並且邀請我對垃圾比中指，與垃圾一起拍照，當下看著他們比著中指拍照，覺得有一種逗趣的喜感；拍完照後，他們邀請我一起吃飯，他們在海提旁找了一塊有樹陰的草地，把登山背包的食物拿出來，哈哥說那是他們早上四點起來準備的，除了食物以外，他們還拿出了行動 KTV<sup>22</sup>出來唱歌，而我就跟著他們一起吃飯，聽著他們閒聊與唱歌，雖然移工們也邀請我唱歌，但在眾人面前唱歌是我不太能克服的事情，因此我只好婉拒他們的邀請。大家吃飽後，一起去海灘散步，大家似乎很享受腳踩著細沙吹著海風的片刻，那時候我問站在我旁邊的女性移工，怎麼會加入社團，而她剛好是創立社團的人之一，她說：

---

<sup>22</sup> 一隻麥克風與喇叭結合在一起的裝置





「社團是我創立的，因為很喜歡大自然，來台灣的時候會自己去爬山，很多朋友就會問我去的是哪邊，可不可以帶他們一起去，所以我後來就和朋友創了社團，現在社團裡不只有印尼人，還有其他國家的人，你也可以加入，我們沒有 racialism。」

其實我聽到 racialism 的字眼從那位移工的口中說出的時候是很驚訝的，因為沒有想到在我的田野遇到了這過平常只在課堂或是文獻中出現的字眼，不過我想移工會提到 racialism，她應該也是會在意在台灣這片土地上，自己是被置放在哪個位置，或者應該這麼說，她應該希望的是被「平等」的對待。

## 曼尼

曼尼應該是我認識的印尼移工中，人面數一數二廣的人，除了臉書上的朋友有 5000 人<sup>23</sup>，追蹤他的人也有 1750 人上下，不過他說他剛來台灣的時候沒什麼朋友，很多事都不知道：

「剛來台灣的時候也還不知道台北車站，知道台北車站後時候也不知道怎麼走，要去很多印尼人聚集的地方，結果在地下室迷路大概兩個小時，所以就假裝自己好像知道自己在幹嘛，就坐在那邊，看大家往哪邊走，自己就往哪邊走。」

現在跟他走在台北車站附近，三不五時就會有人來跟他打招呼、講個話，而且他目前在台灣的生活也非常多采多姿，我常在 FB 上看到他參加不同的

---

<sup>23</sup> FB 設定的好友上限就是 5000 人

活動的照片：移工陳抗，音樂表演，各式的學習課程，例如有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舉辦的管理課程，也有一些獨立書店、與東南亞相關組織舉辦的語言課程。



曼尼是一個印尼移工樂團的團長，樂團一開始的成立，與一位台灣人-小馬-有關，曼尼說有一天他在台北車站大廳那彈吉他，小馬跑過來和他打招呼，然後問他要不要去二二八公園那邊表演，而他答應並且去了那個表演之後，就認識了幾個會玩音樂的印尼移工，再加上他自己原本就認識幾個玩音樂的夥伴，他們就成立了樂團。

樂團時常出現在台北車站地下街的活動中，這些活動主要是印尼的一些商業組織，舉辦給在台灣的印尼移工的才藝競賽，有的是單純的印尼移工的才藝表演。除了在台北地下街，他們偶爾會收到邀請出席大型活動，主辦單位有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台灣政府等等，出席的場合可能是一些在台灣的印尼文化交流活動，移工友善活動，曼尼他們在去年的新北國際移工足球賽，受邀為開場的表演團體之一。

樂團現在的成員，有一位台灣人 - 蕃薯，蕃薯是在台北車站那「搭訕」曼尼，進而成為了樂團成員之一，蕃薯除了與曼尼的樂團一起練習、表演，有時候也會扮演者「經紀人」的角色，一些台灣人對曼尼的樂團有興趣，會透過蕃薯與曼尼來接觸，例如有大學生的畢業製作，在關注移工的議題上選擇用音樂來切入，而蕃薯就是學生與樂團之間的聯絡人，也因此曼尼的樂團就成為學生們畢業製作的合作對象。

曼尼說只要有機會，他很樂意接受台灣人的邀請參加活動，他說希望透過音樂，可以讓台灣人知道印尼移工在台灣不是只有工作，還會其他事情，另外他也希望透過音樂讓台灣人更認識印尼：

「印尼的文化，外國人應該要知道，想要讓大家知道說印尼其實很漂亮很美，還有比如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伊斯蘭教跟 ISIS 沒有直接關係，可能很多台灣人就會怕說 ISIS 在印尼很多這樣子。」



台灣有一個劇團透過田野調查，認識了曼尼，並且邀請曼尼他們在台北美術館演出，我在訪談曼尼的當天，他提到這件事的時後，當下的神情及語氣，可以感受到這件事給他的成就感。

「現在北美館的一首背景音樂是我寫的。」

除了大學生的畢業製作、劇團的演出，台灣有位製作人也在自己收集「台灣之聲」的過程中，在台北車站認識了曼尼，並且邀請曼尼的樂團一起錄製他的專輯裡的音樂，而這位製作人，入圍了今年台灣音樂界的盛事-金曲獎，他邀請了曼尼樂團成員一起走紅毯，在紅毯上，他們舉著「薪資、工時合理化，幸福、未來待開花」的旗幟，而曼尼走紅毯拿旗幟的照片，則是很快在曼尼的 FB 朋友圈傳開。

曼尼是個熱衷在爭取移工權益的移工，或者應該這麼說，他希望在台灣的印尼同鄉，都能夠有很好的生活。訪問他的那天，我到台北車站大廳時，看到他在手裡拿著傳單，到坐在地上一群一群的印尼移工旁，跟他們講話，後來我好奇的問他曼尼那個傳單<sup>24</sup>是在說什麼事情，他說傳單上主要是跟在台灣的印尼移工說處理簽證的事情，移工們可以自己把護照寄到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延長簽證的時間，這樣的費用只要一千多元，曼尼說如果移工們請仲介幫忙用，費用通常從三千元開始起跳，他還聽過仲介收六、七千元來處理換簽證的事，而他不希望印尼同鄉多花許多錢在這件事情上面，因此幫忙代表處的人

<sup>24</sup> 傳單是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印製的，上面的文字是印尼文

做宣傳。

他來台灣一開始有加入兩個印尼人在台灣創立的印尼移工組織，他有當過其中一個組織的會長，這兩個組織平常是與台灣的 NGO 合作，他說印尼人有什麼問題，會找這兩個組織，另外平常要進行什麼抗議或是爭取移工的權益，組織也會幫忙動員，而一些棘手的問題會透過合作的 NGO 幫忙處理，他自己就曾經因為薪資的問題，請求過 NGO 協助。他說透過跟 NGO 的合作，自己學了很多台灣對於移工法規的基礎知識。

曼尼在 FB 頁面上，有時會分享移工在台灣相關的法律資訊的文章，有時候則是透過直播，例如台灣在 2016 年就業服務法的修訂，刪除「強制出國一日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之規定」，在這項法條修改之後，原則上雇主要續聘移工，移工是不需要再付仲介費給仲介，但是有的仲介會用各式的方式向移工收取仲介費；或是在台灣，家庭看護工不得從事與看護病患無關的工作，但有的雇主要求去幫忙顧店或是工廠上班什麼的，他分享這些訊息，是希望讓更多印尼移工知道他們的權益，因為他說剛來台灣的時候，很多事情不懂，除了會被不合理的對待，仲介沒有幫忙他，當他自己慢慢懂了一些規則，就不太會再被欺負，因此他希望在台灣的印尼移工能知道自己的權益，遇到不合理的事情，至少可以替自己發聲，或是知道有哪些管道可以尋找幫忙。

除了分享移工權益的事情，曼尼也會在 FB 轉發各式在台印尼人相關的活動，有台灣主辦的，也有印尼人自己<sup>25</sup>辦的，活動則有印尼樂團、舞蹈、時裝走秀等表演，有時候甚至是有比賽舉行，他說希望讓自己的同鄉知道工作之餘，也可以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參加。

---

<sup>25</sup> 印尼大型連鎖商店、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清真寺或是一些印尼企業等等，有的是獨自舉辦，有的則是會一起聯合

曼尼在 FB 上發佈的資訊，常常會 tag<sup>26</sup>一些人，我一開始也很好奇那些文章或是照片沒有那些人的出現，為什麼他要 tag 那些人，曼尼說因為資訊透過他自己臉書的分享可能得到的人有限，透過 tag 其他人<sup>27</sup>，就可以有更多人可以看到他分享的資訊。

雖然現在曼尼現在在印尼的移工圈子中，算是一位名人，不過曼尼說他有什麼心事，不太會跟誰說，他抒發的情緒的方式就是透過音樂，他就說很多人都問他：「為什麼你在唱你的歌的時候都會哭？」，他說因為歌詞裡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他曾經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 訪談後記

我聽過幾次曼尼唱歌，有幾次是因為 YB 組織的活動會邀請他，而有一次是他與邀請他一起走金曲獎頒獎典禮紅毯的那位音樂製作人，他們在台大附近的一家咖啡廳表演，那個場地不大，表演空間大約擺了 30 張的椅子，除了表演者，參加的人大約 10 人左右，而我會知道那場表演，是蕃薯跟我說的；曼尼唱了幾首歌，跟他自己跟我說的一樣，他流了眼淚，其中一首歌是關於講述一個人離家很遠到外地工作的心情，我在想，他應該是很想回家，因為他跟我說他會來台灣工作是需要還債，如果不是因為要還債，會想要待在家人身邊，而那天活動結束後，我沒有特別跟曼尼多聊什麼，因為已經晚上九點多，他還要搭車回到桃園，否則會因為門禁而進不了宿舍。


## 第三節 機構看護工

### 蘿西

---

<sup>26</sup> 這是 FB 的一個功能，在發文章時可以 tag 別人，文章就會出現在被 tag 的人的 FB 頁面上，而被 tag 的人的朋友，同時就可以看見文章

<sup>27</sup> 曼尼 tag 的那些人，也都是在 FB 上擁有很多朋友及追蹤者的人位



蘿西是一位 30 歲左右的女性，目前是養護機構看護工，已經在台灣待了 7 年多的時間；她還在大學的時候就看到可以到台灣工作的招募文宣，而她自己在當時就有想要念研究所的打算，但是家中經濟情況不是太好，且還有弟妹在就學，雖然父母一開始也是希望她留在印尼工作就好，但她想要存錢可以念研究所，並且幫忙支付弟妹的學費，因此畢業後就來台灣工作。

蘿西是我少數信仰天主教的移工朋友，在台灣蘿西沒有固定上教會的習慣，但因為工作是排班的關係，所以無法每週日都去，而且她說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跟老公見面，有一起休假的話，他們會一起出去玩，而若是星期六、日要上班的話，蘿西的老公有時候會先到蘿西的宿舍等她，下班後他們再一起出去走走；她說雖然有時候還是會和老公吵架，但現在什麼事情都會跟老公講。

她和她的老公是透過網路上的同鄉會認識的，蘿西說他們一個人在台北，一個在桃園，所以放假的時候就會相約，而他們交往了 3 年左右的時間，就決定結婚，他們的婚禮是回印尼舉辦。結完婚到今年已經大約 2 年多，他們是打算回印尼之後才生小孩，因為在台灣他們都是住在宿舍，若有小孩會不方便照顧。

蘿西機構的同事除了台灣人外，有印尼、越南和菲律賓，她說跟與菲律賓人講話以使用英文為主，因為菲律賓的人中文沒有很好，而跟其他國籍的同事講話則是使用中文。在訪談蘿西前不久，我在她的 FB 上看過她與其他同事一起去速食店的合照，而我跟她提起那張照片，她說：

「我們平常會一起出去玩啊，常常去碧潭，也去過景美夜市還有士林夜市，我們也會去 KTV 一起唱歌。」

除了出去玩，蘿西說他們平常在日常生活也會彼此照應，例如：



「我上班的時候，越南的弟弟會幫我煮，就簡單的，越南的東西，他很會煮，我也很喜歡。」

「前一天有一個妹妹生病去急診，我就去醫院照顧他。」

蘿西說一開始來台灣工作也是需要有人指導，那時候有什麼不會，就會求助已經待在那邊比較久的印尼同事：

「一開始會怕，怕做不對怕家屬生氣，還是我們怕假如說打針，會危險啦，所以我們那個舊人都會幫忙新人，我都會找印尼哥哥。」

而現在蘿西在機構中，已經成為比較資深的工作者，因此她現在也成為剛進機構的同事的求助對象。

在工作時，機構裡的阿公和阿嬤，有時候會跟蘿西講他們年輕的故事，或是台灣的一些歷史，有時候則是和他們「隨便聊聊」，蘿西說他如果離開台灣後，一定會很想念這些阿公阿嬤；除了那些在機構的受照顧者，受照顧者的家人也會跟蘿西有互動，蘿西說家屬來通常會關心一下受照顧者的狀況，有的時候也會閒聊，而蘿西似乎蠻受到受照顧者家屬的喜愛：

「他們不喜歡我晚班，因為他們喜歡跟我可以聊天什麼的，因為白天家屬可以來嘛，他們會跟我互動，會聊天什麼的。他們有時候來會帶水果給我，問我要不要幫我買雞排來，跟他們聊天很有趣，不過有的時候很累。」

蘿西會知道 YB 組織的中文課，是透過 FB 上看到 YB 組織的招生文宣，而蘿西想要學好中文的理由是「想要和其他人不一樣」，她覺得如果自己中文能力有到一定水準，以後回印尼的醫院工作，可以服務華人社群，因此中文能力是



一個加分項目。

參加 YB 組織的課程活動後，蘿西說她不只是覺得 YB 組織是個學校，更是一個「家」，她說 YB 組織裡的成員都很有耐心：

「老師們人都很好，對我們也都很有耐心。」

參加組織的課程中，蘿西也認識了許多印尼的朋友，她們有時會在上課前一起去台北車站的印尼街吃早餐，或是在活動結束時相約去逛夜市、吃飯，而在組織沒有課程活動時，他們也會一起出去玩，出去玩的照片還會放在 FB 的頁面上，蘿西有一次就帶著老公和 YB 組織的朋友一起去台北市的兒童新樂園玩。除了出去玩，他們一群比較好的移工，也會在某個人的生日幫她慶生，或是在某個人有參加才藝表演、比賽的時候，到場加油。

YB 組織有跟一個廣播電台合作，邀請移工去電台分享他們的個人故事，而蘿西是其中一位的分享者，對於那次對電台的經驗，她說：

「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經驗，覺得很有趣，而且可以跟台灣人說自己的故事很特別。」

蘿西現在是 YB 組織中，「大使計畫」的成員，「大使計畫」是 YB 組織邀請移工擔任他們組織的「大使」，向在台灣的印尼移工宣傳 YB 組織，而這些大使們並不是單純的按照 YB 組織的指示要怎麼宣傳，而是組織引導大使們一起開會，用他們想出來的方式來宣傳，而目前的宣傳，有的是移工們自己拍簡短影片，有的是他們走去一些印尼移工聚集的地方，跟他們介紹 YB 組織，蘿西說這個過程「好玩」，而且是一群人一起想著要怎麼把事情做好，有一種成就感；另外，蘿西也說：

「在這裡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也可以認識很多朋友，應該是要讓更多人知



道，而且老師們都很幫忙我們，我們應該也要幫忙老師讓更多人來參加。」



## 訪談後記

蘿西在她的生涯規劃裡，是有打算念研究所，不過對於什麼時間點要回印尼，目前他們還沒有決定，蘿西的先生想要在今年約滿後回印尼的工廠工作，蘿西也是想跟著老公一起回去，並且回去印尼之後，申請護理相關的研究所，不過當她跟機構的老闆娘提說想回印尼的事，她說老闆娘很不希望她回去，老闆娘跟她說如果蘿西回去，機構就要關起來了，因此她說回去的時間點還需要再跟老公討論，不過我聽到蘿西講這件事情的時候，我想到的是蘿西老闆娘對於她的「情緒勒索」，而且不太可能只是因為一位移工回去，而關起照顧機構的大門，不過從這件事裡，大概可以推測老闆娘很看重蘿西在機構裡的工作價值，除了蘿西在工作上的能力，可能還包括她與機構內的受照顧者及受照顧者的家人都有著良好的關係，若是蘿西真的回去印尼，可能一時之間很難有人可以取代蘿西的角色。

## 里茲

里茲是 30 歲左右的女性看護工，在台灣 6 年多的時間，都在同一個養護機構照顧老人。

她大學畢業之後，有在印尼的醫院工作過一年多，而那時候因為想要賺錢讓家中的三個弟弟可以繼續唸書，雖然父母一開始不是很贊同，但因為還是想要讓家裡有更好的生活，因此尋求海外工作的機會；里茲說那時候可以選擇的國家有加拿大、阿拉伯、新加坡、香港等等，不過因為大學時期的同學有人來台灣工作關係，所以她選擇來台灣。

不過來台灣之後，卻發現工作內容跟想像的不一樣，里茲說她在印尼的工

作就是一般護士，但是來台灣之後，卻還要幫老人洗澡、餵飯，因此很多事情剛來的時候很不熟悉，加上中文、台語不是很流利，被交代的事情常因為聽不懂或聽錯而做不好，因而被罵，那時候她大多求助當時的印尼同事。

對於這份工作，里茲說上手後，大致上不會很討厭，她說有時候因為人手不足的關係，會需要加班，但因為加班會有薪水，而她自己也想在台灣的時候多賺一點錢，因此不會特別排斥加班，而工作上的時候。

里茲現在的同事，除了印尼籍的，還有越南及泰國，不過平常跟其他國的同事之間，除了工作上的事情，就不太會有私底下的交集，里茲的解釋是因為他們住在不同的宿舍房間，他們是同國籍的住在同一個房間，大家沒上班大部份也都在自己的房間裡，一方面因為吃的東西也不太一樣，所以也不會相約去吃飯。

她有開始認識除了同事以外的印尼朋友，是在來台灣一年後，印尼同事帶她去清真寺拜拜後，才有認識比較多印尼的朋友，她說他們最常或約在台北車站見個面後，再去附近吃個東西，另外現在會約出去的朋友，還有以前在印尼仲介所學中文認識的朋友，雖然他們相約出去，大部份就只是見個面聊聊，沒特別去哪，但還是會覺得蠻開心的。

里茲會知道 YB 組織，就是她的朋友在火車站時，遇到了 YB 組織的人發著傳單宣傳 YB 組織的課程，而她的朋友就問她要不要一起去上課，而里茲自己也想增進自己中文的說寫能力，所以他們就一起參加了 YB 組織的課程，不過因為她的工作是排班制，並不是每次組織的課程都可以來參加，但是她會利用組織在課堂上的錄影來補足課程進度。

對於休假時間可以做的事情，里茲的雇主並沒有特別的限制，不過有規定每天一定要回宿舍，因此他們就算到外縣市玩，基本上是得當天來回，所以里

茲就說她休假不太會到外縣市去玩。

### 訪談後記

在訪談之前，我有先瀏覽過里茲在 FB 上的照片，而根據照片的內容，我推測里茲曾經與一位台灣人有過戀情，在訪談時，有稍微提到這個人，不過里茲輕輕的帶過，沒有多說什麼，只大約提到那是位是與里茲待在同一個療養院的前台灣同事，而那個前同事一開始很主動的教里茲中文，而里茲後來遇到一些生活上的問題，也都會跟他說，不過因為前同事與他的朋友要一起創業，因此離開了療養院的工作，而他離開療養院之後，就沒有特別聯絡，里茲給我的解釋是因為對方很忙碌，所以就沒有什麼聯絡了。

### 第四節 小結

移工的工作型態，似乎會影響著他們的社會關係。

艾莉的生活圈大致圍繞在她的工作地點，每天的生活幾乎離不開雇主及診所的同事，她一個月休假兩天，卻不常與她的印尼朋友們見面，一部份是因為她覺得工作真的太疲累，假日的時候只想待在房間休息，而她最常講話的印尼朋友，就是住在附近，同為來台灣工作的印尼移工，除了倒垃圾的時候講個幾句話，偶爾會相約在艾莉的住處聊天。同樣是家庭單位的移工，拉米則是每個星期都會放假，因為她說雇主的小孩已經長大，不太需要一直陪在他們身邊，因此雇主就讓他每個星期天都可以有休假；而雖然拉米也覺得她的生活很累，但是拉米的「累」，主要是來自於各式印尼人的活動，她幾乎都會負責參與人員的化妝，並且同時她也有經營自己的服裝事業，在台灣的拉米，有許多身份，是移工，同時也是化妝師與老闆，因此她的生活圈，就不只侷限在她移工身份下，所待的家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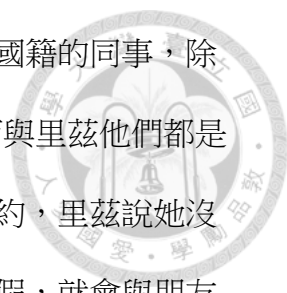


我在田野接觸的家庭看護及家庭幫傭，許多人的生活型態比較類似於艾利，大部分的生活圈是以工作的家庭為主，最常接觸到的同為印尼國籍的人，是居住在附近的移工，通常是因為倒垃圾或是陪受照顧者外出的時候認識。

哈哥跟曼尼都是在工廠工作的移工，假日的時候，他們都是與擁有相同興趣的朋友一起出去，哈哥是跟著 HK 團到處爬山，他與 HK 團的關係很緊密，除了爬山之外，HK 團的聚會，或是成員有其他活動需要幫忙，都可以看到哈哥的身影；曼尼則是擁有自己的樂團，他們樂團時常受邀參與一些活動的表演，包括與台灣人的音樂合作，除了印尼移工為主的活動，曼尼會出席表演，一些台灣人的音樂相關活動，也可以聽到曼尼與他的樂團演奏；參與 HK 團的移工，或是曼尼樂團的移工，幾乎都是在工廠工作的，而這些移工是跟著台灣工人放假的日子放假，因此是可以有固定的時間聚在一起，做他們有興趣的事情。

我接觸在工廠的印尼移工，上班的時候，通常是與自己同國籍的人互動比較多，他們雖然有台灣同事，但平常不會有太多的互動，下班的時候就回工廠安排的宿舍，所以幾乎一整天身邊有互動的人都是同樣為印尼國籍的移工，哈哥和曼尼也不例外，他們在宿舍，有的移工會一起運動，例如踢足球或打羽毛球，有的時候，他們會去外面買印尼食物，或是自己煮，大家就坐在地上，喝著啤酒，唱歌聊天。整體來說，在工廠工作的印尼移工，上班及下班後的生活，除非有甚麼特殊情況，才會跟台灣人有比較多接觸，一般情況似乎跟同國籍的人互動比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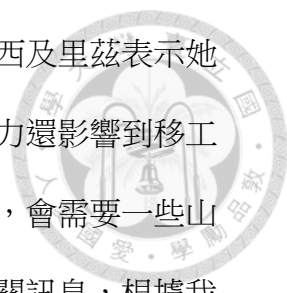
蘿西與里茲都是念大學護理科系畢業後沒多久就來台灣的照護機構工作，他們一開始工作的時候，同國籍的同事是他們主要的求助對象；他們工作的地方除了有印尼籍的，也有越南、菲律賓籍的移工，里茲說他們比較少與其他國



籍的人有互動，因為很多習慣都不一樣，不過蘿西他們與其他國籍的同事，除了工作上的互動，他們也會相約一起去夜市或是唱 KTV；蘿西與里茲他們都是採取排班制，因此他們放假的時候，不一定能與外面的朋友相約，里茲說她沒有跟朋友約的時候，會自己出門晃晃，不過有排到六、日的放假，就會與朋友們一起吃個東西及逛街；蘿西現在在星期六、日的放假，大部分都是與她的老公見面，不過有的時候也是會和一些朋友出去玩。

機構的看護工的生活型態不像一些家庭看護工是 24 小時的貼身照顧，機構的看護工相對來說私人的時間比較多，且基本上是有放假的，因此在個人時間的運用上，會比較自由，例如假日可以和朋友出門。機構看護工工作的時候是有同事，同事不只是同國籍的，還有不同國籍的，除了台灣人以外，還可能有其他東南亞國籍的移工，而且因為在機構工作，許多是「團隊」來照顧一群人，因此基本上是會跟其他人有互動，生活周遭遇到的人的類型也會比較多樣化，除了同事、受照顧者以外，還包括會來機構探訪的受照顧者的家人。

在我的受訪移工中，6 位中有 4 位的學歷是大學畢業，而根據勞動部的統計資料(表 1-7)，在台灣的印尼移工，大學畢業的比例只有 3%，這樣的抽樣落差，並不是我在訪談前就特意篩選受訪者的學歷，而有這樣差距的原因，可能來自於他們的資本是相對其他印尼移工來說是比較豐厚，這裡指的資本是他們在母國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受過高等教育的移工可能在「尋找資源」、「運用資源」的能力上，會比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移工來的好。有的移工會自行尋找他們想要加強的能力，例如：中文、商業知識、電腦操作知識等等，或是有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移工看到相關的課程訊息，比較可能可以想像這些技能如何運用在將來的生活，因而願意到 YB 組織來上課，也因為他們想要增加自己的能力，到 YB 組織來，我才可以認識這些移工。另外，受訪的 4 位大學畢業的移



工，有一定的英文能力，可以使用英文與其他人溝通，例如蘿西及里茲表示她們跟菲律賓的同事交談大部分是使用英文，除了溝通，英文能力還影響到移工使用台灣的資源，例如哈哥不太認得中文字，不過他們登山前，會需要一些山岳的相關資訊，他可以使用英文版的介面，幫助他獲取一些相關訊息，根據我的受訪對象，在母國的教育程度，多少會影響他們在台灣生活的型態以及資源的獲取。

## 第五章 移工的社會網絡及獲取的資源

在這個章節的一開始，我將印尼移在臺灣時與誰接觸做一個拆解，會呈現他們與移工之間的關係情形，以及他們的互動方式，及對移工產生的影響，再來會探索移工在這些關係之間可以獲得的資源，最後則是會針對移工與台灣人在跨國籍之間關係的產生及對移工在台生活的影響做討論。

### 第一節 網絡成員及獲取資源

#### 一、雇主與受照顧者

對大多數移工來說雇主及是決定移工在台生活樣貌的關鍵，雇主對於移工的規定，基本上決定了移工的工作型態、休假模式，對於工廠及看護機構的移工，在休假這部分是受到台灣的法律保護，因此雇主有按照法律規定，基本上在工廠及看護機構的移工，會有休假時間；根據勞動部的資料（勞動部，2017），廠工平均 1 個月有 7.3 天的休假，對於移工來說，有固定的休假時間，比較容易與其他人相約，曼尼樂團的成員也大多是廠工，因此他們有固定的時間可以練團，而 HK 團之中，比較活躍的幾位移工也是廠工，他們有的人是跟著台灣勞工可以休假的日子一起放假，也因此他們會有幾天的連假讓他們進行登山活動；機構看護工因為工作的性質，許多是連假日都要排班，若移工排到假日上班，他們假日想參加的活動就會受到一些限制。

對於家庭看護工來說，因為要長時間陪受照顧者，並且有的時候會與雇主同住，在這樣的情況下，基本的生活會比較受到雇主的規定影響，有時候一個月可以放幾天假，是需要與雇主及受照顧者討論，另外實際放假的那天，是否有規定移工幾點回來，這也會影響移工如何運用放假時間；有的時候，雇主或受照顧者，會限制移工與外界接觸：例如不准擁有手機，或是出門不能跟外人

講話，如果移工有這樣被要求，對於他們的社交生活就是一種很大的影響。

家庭看護工和機構照護工是與受照顧者是長時間的相處，尤其是家庭看護工，有的幾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時的陪伴，彼此的關係可以說是很緊密，這樣的緊密關係，有機會讓移工與受照顧者，成為彼此的「重要他人」，受照護者除了受到移工的日常生活上的照顧，也可以從與移工的互動中感受到關懷，及如同家人般的「愛」，有時候對於受照護者，移工甚至是比受照護者的家人更親密的存在，反之，移工也可以從互動中獲得受照護者的支持，可能有心理或是物質方面的支持。我的移工朋友阿逼就曾這麼說過：

「現在跟奶奶住在一起，就像住在我另一個家。」

當阿逼說這句話的時候，可以聽出來她語氣中的開心與滿足。

阿逼目前的工作是照顧奶奶，早上陪奶奶去公園散步，散步後一起去菜市場買菜，回家時奶奶會教她煮台灣菜；平常在家奶奶會跟她聊天，說著以前的故事，阿逼的中文與台語，就是跟奶奶聊天之中學的，而阿逼假日要出門，奶奶也會給她「零用錢」，讓她可以買一些自己喜歡吃的東西，阿逼覺得奶奶對她就像是奶奶在照顧自己的孫女，阿逼說來台灣的有一天，知道印尼的奶奶過世，一開始很難過，台灣的奶奶就跟他說你還有一個奶奶，聽到這樣的話，阿逼說心情有比較好一些，因為她覺得台灣的奶奶跟印尼的奶奶對她一樣的好，而現在至少還有一個奶奶可以陪她；阿逼參加選美比賽<sup>28</sup>那天，奶奶雖然沒有到場，但她有傳訊息給阿逼說聲加油，比賽那天阿逼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臉上掛著一個大大的笑容；阿逼平常也是把奶奶當作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奶奶來對待，有一次 YB 課程她沒有來，我自己私訊她，她說因為奶奶前一天拉肚子，

---

<sup>28</sup> 在第四章拉米的故事中，有提過拉米有邀請阿逼參加選美比賽，與這邊提到的選美比賽是同一件事



雖然那天是她的休息日，雇主也會到奶奶家，她還是有點擔心，所以就留在家裡陪奶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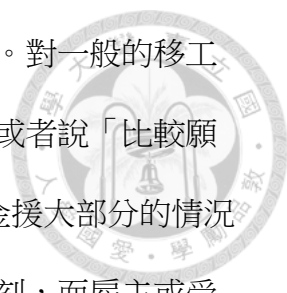
阿逼的受照顧者，也就是奶奶，雖然與阿逼的關係一開始偏向「僱傭」，但阿逼與奶奶已經是將近兩年，幾乎每天都是長時間的相處，且在奶奶與阿逼的相處，是在僱傭關係之外，多了一份親密感（intimate），以 Granovetter (1973, 1982) 的定義，阿逼與奶奶是屬於強連結（strong ties）的關係，在這樣的關係裡，阿逼獲得的是情感上的支持（House, 1981），而同樣的奶奶也得到了來自阿逼的情感支持，彼此之間形成了互惠（reciprocity），奶奶自己的親人無法在日常給予長時間的陪伴，而阿逼的存在剛好讓奶奶生活中有一個人可以陪伴；同樣的奶奶則是阿逼在台灣情感依附的對象，雙方之間透過彼此的關心、傾聽、陪伴等等，使得彼此之間的關係超越的單純的僱傭，成為了彼此生活的避風港（Wellman, 1988）。

不過對於移工來說，有時候緊密的相處，也是生活壓力的來源，一方面受照顧者生病，心理上可能擔心，而工作上的負擔自然也是增加，一方面可能受到受照顧者言語或是肢體上的暴力，甚至是性騷擾、性侵害。

另外，雇主或是受照顧者，可以是移工在日常生活上，需要金錢援助，尤其是比較大量的金錢的求助對象；例如艾莉曾經在家裡有情況需要緊急用錢時，向雇主借錢，而雇主是利用預支薪水的方式借給艾莉，對於艾莉來說，臨時遇到家人需要金錢援助，而且金額比較龐大，是一種生活上突然的壓力，而雇主願意以預支薪水的方式給予艾莉幫忙，艾莉說這樣她已經很謝謝雇主，因為比較龐大的金額，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向誰借；艾莉在回印尼前不久，跟我提過她被印尼仲介騙錢的事情<sup>29</sup>，而她的雇主在她回國前包了一個大紅包，一方

---

<sup>29</sup> 在第四章艾莉的故事那邊有提過這件事



面是感謝艾莉工作上的辛勞，一方面也是彌補她被騙錢的損失。對一般的移工而言，臨時需要數量較龐大金錢，雇主或受照顧者比較能夠，或者說「比較願意」提供移工這樣的工具性支持（House, 1981），雖然這樣的金援大部分的情況移工還是得歸還，但還是可以立即幫助到移工度過某些緊急時刻，而雇主或受照顧者比較願意借錢的原因，我想一方面可能與艾莉的雇主一樣是用預支薪水的方式，如果移工有繼續留下來工作，對於雇主其實沒有什麼金錢上的損失，另一方面，雇主與受照顧者的關係應該要是良好的。

## 二、同事

移工們與同事除了在工作上面的事情可以互相協助，在工作之餘也可以成為彼此生活事情的分享對象。印尼移工與其他東南亞籍的同事，似乎因為語言、文化因素，彼此的互動似乎會比較少，在工廠的哈哥與看護機構的里茲，都提過類似的事情，不過同樣是在看護機構，蘿西會與越南、菲律賓的同事們會一起逛夜市、唱 KTV，她說她們平剛工作就會互相幫忙，所以感情很好。

而在剛來台灣初期，同為印尼籍的同事，是移工們熟悉工作事務的求助對象，而這樣的幫忙，可以迅速減低移工來台工作上的壓力，例如里茲和蘿西，她們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都會求助在機構待一段時間的印尼同事，請他們幫忙指導熟悉工作上的事務。

台灣籍的同事，對於印尼移工在特殊情況需要協助，可以是他們諮詢的對象，因為台灣籍的同事對於使用本地資源的情況會比較熟悉，或是在幫忙移工尋求資源時，台灣籍的同事因為語言的因素，會比移工容易掌握到資源，因此在緊急的重大事件，台灣同事可能是移工尋找幫忙的對象，並且幫忙他們連結到適當的資源。哈哥提到過他要從台北到台南處理親戚逃跑的事情，那時候他剛來台灣沒多久，對於台灣的大眾運輸系統不是很熟悉，因此他說當時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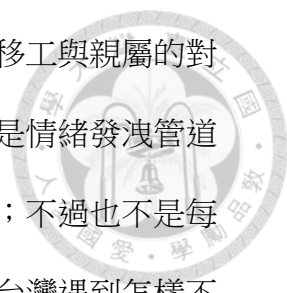
怎麼辦，所以詢問同部門的台灣同事要怎麼到台南，而那時候是晚上下班時間，大約九點多，台灣同事幫他查過去台南的方式後，可能覺得都沒有適當的幫事，後來那位同事就直接開車載他到台南。

對於移工來說，同事有時候是他們生活中 OK 繃的角色 (Wellman, 1988)，同為印尼籍的同事，是他們剛來台灣的時候，幫助他們適應工作的幫手，而台灣籍的同事，則是在緊急事件發生的時候，協助他們使用在地資源，甚至是直接提供幫助；在同事的關係中，移工可以比較容易獲得的工具性的支持 (House, 1981)。

艾莉與她的同事 - 櫃檯姊姊，在他們的互動中，櫃檯姊姊一樣是有 OK 繃的功能，例如艾莉在休假的時候的並沒有伙食費，因此有些月份假日出門比較多次，她留在身邊可以零用的錢會不夠，因此她會求助於櫃檯姊姊，等下個月薪水拿到後再還給櫃檯姊姊；除此之外，艾莉與櫃檯姊姊的互動中，也獲得了其他資源，例如櫃檯姊姊會與艾莉聊印尼家鄉文化的事情，並且在搬家的慶祝會中，請艾莉煮幾道印尼食物宴請朋友，這樣的事情可以解釋為櫃檯姊姊認同、接受艾莉家鄉文化的表現，對於這樣的事情，可以增加艾莉的自尊與自我價值感，這是一種情感上的支持 (House, 1981)，而這樣的支持，對移工來說，需要透過在地人士的了解與尊重，才可以獲得。

### 三、親屬

印尼移工們來台灣，幾乎會與家鄉的親人保持聯繫。大多數移工的親人是在印尼，有少部分移工會有親人同時在台灣工作。透過現在網路通訊科技的幫忙，基本上與親人都可以互相聯絡，過去對於遷移者的研究，指出遷移者會遇到的困境之一是與家人斷了聯繫 (Schenker, Casta-eda, & Rodriguez-Lainz, 2014)，但在台灣的环境，智慧型手機及網路，若沒有特別受到雇主的阻擾，



是可以很方便取得，因此與家人的聯繫就相對變得容易許多。移工與親屬的對話內容，有的是簡單的報平安，隨意聊聊彼此的近況，有的則是情緒發洩管道之一，例如拉米與蘿西，生活不順的事情都會打電話跟老公說；不過也不是每位移工都會跟家人講所有的事情，里茲就說她不會跟家人說在台灣遇到怎樣不開心的事情，因為怕家裡的人擔心。

對於許多移工來說，親人是他們在台灣「撐下去」的動力之一，他們來台灣的目的之一是想讓親人在將來有更好的生活，這樣的想法是他們來台動機，也是度過許多困難時刻的關鍵因子，或許與親人聯絡，聽到對方的聲音是一種慰藉，知道家鄉親人的生活情況有逐漸改善，會對於自己的付出感到「值得」。

不過長期的分離，比較容易有機會因為一些事情的因素，使得親人之間的關係產生質變，對於移工來說，這反而會增加他們在台灣時的心理負擔，例如艾莉的前夫就是在她來台灣的時後有外遇對象，這件事讓艾莉很生氣及難過。

#### 四、鄰居

在這裡提到的鄰居，主要是指家庭幫傭或家庭看護工居住場所周遭附近的印尼籍人士。

對於家庭幫傭或家庭看護工來說，倒垃圾或是與受照護者散步時，可能會遇到住在附近的其他移工，而同國籍的移工彼此會見面的時間，有可能就是移工生活中情緒的抒發的重要管道之一，因此成為彼此生活上的 OK 繃

(Wellman, 1988)，因為這樣的見面時光，很可能是他們一天可以用家鄉的語言，與人面對面講話的唯一時刻，例如艾莉就會在倒垃圾時，會與附近同樣是印尼的移工抱怨工作上的忙碌，而對方也會跟他抱怨工作上的事，對於雙方來說，聽彼此抱怨這個行為，不需要多花移工太多的成本資源，就可以得到情緒

的抒發，這是一種情緒支持（House, 1981），對於彼此來說也是一種直接互惠（Nowak, 2006）的行為。

這樣的鄰居在 OK 繃的角色扮演上，除了是日常情緒上面的抒發對象，因為住在附近，彼此之間，有時候也是尋求一些小幫助的對象，例如借錢、或是幫忙買東西，艾莉的鄰居就曾請她幫忙在台北火車站附近，買印尼食物回去解饑。另外，小幫助也可以是提供社區附近的資訊，例如生病了可以去哪邊看看醫生，在我的工作場域，我遇過兩個印尼移工一起來就診，一位是阿迪，一位是西蒂，當阿迪完成診療後，換西蒂時：我就問西蒂：

「你們是朋友啊？」

西蒂：「對啊。」

「你們怎麼知道這裡？」<sup>30</sup>

西蒂：「我問阿迪說哪邊可以看牙齒，她就說她知道，她會帶我來。」

「那你們怎麼認識的？」

西蒂：「在那邊的那個公園，我們會推阿公阿嬤去那邊。」

田野筆記 2018.03.14

借錢、幫忙買東西、提供資訊，對於移工來說，是獲得了鄰居的工具性支持（House, 1981）。

同鄉的鄰居，有時候也扮演者增加他們生活圈範圍或是生活經驗的角色，例如艾莉的倒垃圾認識的鄰居，就曾邀請艾莉參加她的朋友在台灣的婚禮，那是艾莉第一次在台灣參加印尼人的婚禮，而他們一群參與婚禮認識的人，有相

---

<sup>30</sup> 我工作的場域是在一棟大樓裡，而大樓的門口是在巷弄之間，診所本身的位置不是很起眼

約過出來逛逛。

## 五、朋友

對於朋友這個類別的分析，主要是根據我在訪談的時候，移工自己跟我提到「誰是他的朋友」，印尼移工同鄉朋友的來源，可以是舊識<sup>31</sup>，鄰居，同事，室友等等認識，這些朋友聚在一起可以單純的聊聊天、吃東西、逛街，或是一起進行相同興趣的活動。

我第一次與移工朋友- 阿多- 視訊，是有一次我傳訊息問他在做什麼，他說在和朋友一起唱歌，他問我要不要聽，於是我們開啟了視訊，阿多那時候身處的環境看起來應該是他們的宿舍，可以看到有幾組鋼鐵支架的上下舖，上面有床墊及棉被，牆上有幾張類似印尼歌手的海報，地上有幾罐啤酒及一些食物，房間燈光雖然看起來暗暗的，他們的臉部表情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透過歌聲與吉他聲知道他們當下很歡樂，其中某個時候，一位移工還拿著啤酒對著鏡頭，似乎向我表達「乾杯」的意思。雖然我沒有機會與阿多深聊這群室友們對於他生活上的影響是什麼，不過就我與他視訊當下的那段時間的感受，我不敢下結論說他們關係好到是彼此的避風港，但至少應該是生活上的情緒 OK 繃：一群人喝著酒、唱著歌，在我的人生經驗中，這是一種人生夫復何求的狀態，當下有什麼生活中難以忘卻的事情，都會暫時得到解脫；而移工「使用」情緒 OK 繃，除了一起唱歌喝酒，有的移工則是三五成群地去逛街、吃東西，例如里茲說平常就會跟朋友出門，而心情不好時，就更會找朋友一起去逛逛與聊天。

對於移工來說，朋友可以是生活上可以是傾聽、訴說抱怨的對象，而且同

---

<sup>31</sup> 以前在仲介訓練所認識的，學校同學，在印尼居住在同一村莊等等

樣是在台灣，對方可能也會遇到類似的情形，這時候又更能互相同理，在關係緊密的朋友相處下，移工可以感受到情緒上的支持（House, 1981），不過朋友關係有深有淺，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夠提供深層的情感支持，但至少朋友相處之間，能夠獲得的是陪伴這項資源，可以讓彼此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

移工的朋友圈中，有的朋友是因為擁有共同興趣而相識，例如跳舞、寫作等等文藝方面，或是羽球、排球、登山等運動項目，有些興趣是可以是自己平日單獨的消遣，不過當移工們因為相同的興趣聚在一起，最基本他們可以擁有「同在一个群體」的感覺，而這樣的群體互相鼓勵參與的成員，在共同興趣方面發展，一起完成某種目標，或是參與比賽<sup>32</sup>，這個過程能增加移工的成就感，並且在過程之中，同伴給予的反饋，也是一種 House（1981）提出的讚揚的支持；有的時候不一定是透過競賽，目前在台灣，移工有時候會有一些機會可以展現自己的才藝，尤其是近幾年一些移工友善團體會與政府單位合作，舉辦一些文化交流的活動，移工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展現才藝，例如今年的印尼女英雄日<sup>33</sup>，在台灣許多地方，一些移工友善團體替印尼移工舉辦了，慶祝活動，而這些活動的主體是印尼移工們，他們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演戲；我在田野訪查的時候，拜訪一個移工友善團體 - N 組織，拜訪當天剛好在組織 N 的活動場域，遇到了一群在跳舞的移工，而 N 組織的人跟我說：

「那些移工是因為參加組織的中文課認識了彼此，他們發現彼此都喜歡跳舞，之後就會約時間一起練習，而他們在去年的開齋節及上星期的女英雄節有

---

<sup>32</sup> 比賽項目例如移民工文學獎，新北市舉辦的國際移工足球賽，或是一些印尼的商業團體，會在台北車站週遭舉辦印尼人的才藝競賽

<sup>33</sup> 印尼人紀念一位印尼女性卡蒂尼(Kartini)而創立的節日，她在一百多年前印尼還被荷蘭殖民的時候，向荷蘭政府爭取女性權益

受邀表演，現在他們正在為今年的開齋節的表演準備。」田野筆記 2018.04.29

對這一群在練舞的移工來說，站上舞台展現自己的舞蹈，應該是一種成就感，不過就我自己的推測，會來練舞不只是因為能站上舞台，還有因為有著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伴，為了同一件事情一起努力，並且在練習的過程中獲得了同伴的讚揚、反饋等等，而這樣的相伴、反饋資源，對於這群練舞的移工，也是彼此間的直接互惠（Nowak, 2006）。

另外，在台灣的印尼同鄉朋友，可能是資訊的管道或來源，例如曼尼說他們很常在生病的時候，在通訊軟體上問其他朋友：

「我們生病的時候，有時候會用 LINE 跟其他人說有什麼症狀，有的人就會傳那個藥的照片，我們就會拿那個照片去藥局買藥，或是有的人會有我們在印尼傳統的那個藥，就可以跟他拿，我就是比較習慣吃印尼傳統的藥。」

印尼移工生病的時候沒有看醫生的原因有很多，根據我在田野的經驗，有的是不知道怎麼在台灣看醫生，有的是覺得語言不通，有的則是習慣印尼傳統的治療方式，而當移工生病時，朋友們則是可以提供訊息的支持（House, 1981），除了可以去哪邊買藥，也有可能是建議他們可以去哪邊看醫生之類的，曾經一位印尼移工朋友跟我提到從朋友那邊來的資訊：

「我會去那邊看醫生，是那有會講印尼話的護士。」

田野筆記 2018.03.29

除了直接獲得訊息，移工也可以透過朋友，接觸到一些資源，例如拉米的朋友與雇主之間有糾紛，求助於拉米，拉米雖然沒辦法幫他的朋友解決，但是有幫她尋求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的資源；拉米本身與代表處的有著良好



的互助關係，因此對於認識拉米的移工來說，拉米是她們的網絡中，與「外部」資源連結的關鍵人物，因為並不是每位移工都可以有機會與駐台北印尼遠表處有著直接的關係。



移工在台灣的印尼籍朋友，除了同是來台灣工作的移工，也可能有來台灣唸書的印尼學生，在台灣的印尼商人，或是嫁來台灣的印尼籍配偶等等，在前面的章節提過拉米與羅姐<sup>34</sup>是好朋友的关系，羅姐因為在工作的因素<sup>35</sup>，認識了許多印尼移工，而羅姐說有時候假日，那些移工會問羅姐可不可以帶他們出去玩：

「他們就對台北還不熟啊，所以有時候假日會問我可不可以帶他們出去玩。」 2018.01.11

對外籍移工來說，嫁來台灣的印尼人，是他們適應台灣生活一個方便的管道，一方面因為他們說著同一種語言，很容易理解彼此想要表達的事情；一方面尤其是像羅姐在台灣生活很長一段時間的印尼籍配偶，會比較熟悉一些台灣的事情，可以告訴印尼移工在台灣生活的一些大小事情，因此對於羅姐的移工朋友，羅姐的角色比較像是提供資訊支持（House, 1981）的資源。

而羅姐也是移工們遇到問題時，可以幫助他們解決的對象之一，羅姐說她在火車站的時候曾遇過一個移工請求她幫忙：

「那一天就突然有一個人跑過來問我可不可以幫忙，她說她是逃跑出來的，她身上有瘀青，我就先把她帶回辦公室，她說仲介有欺負她，她現在錢也

---

<sup>34</sup> 羅姐是嫁來台灣的印尼人，她待在台灣已經有 15 年左右

<sup>35</sup> 她在一家印尼雜誌社工作，工作內容主要是到各處有印尼人參加的活動做記錄，並放上雜誌

不想要了，只想要回印尼，後來我們就幫她聯絡印尼辦事處，請他們幫忙處理。」田野筆記 2018.01.11



羅姐說她也不知道那位移工為什麼會找她，可能當時後火車站大廳沒什麼人，就他們那一群印尼人在那，所以那個人才去找他們幫忙。

在非工作時段，很容易看到印尼人相聚在一起，這樣的現象，或許可以用「親不親故鄉人」來解釋，畢竟同國籍的人士，有著相同的文化、飲食習慣，相處起來，與異國人士相比，較容易有親切感產生，里茲他們的同事之間比較沒有什麼下班後的交集，她說一部份是因為「吃的東西不一樣」，另一個關鍵的因素在於「語言」，當可以使用母語交談，交談時就少了使用不熟習語言產生的壓力；不過在我接觸的移工，來台的生活，朋友不只是只有印尼自己人，他們還是可以交到台灣人的朋友，不過與台灣人之間的友誼，會於之後的部份做討論。

## 六、組織、團體

根據 Emirbayer 及 Goodwin (1994) 的定義，在社會網絡中，與個人有連結的對象，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群體，因此在這個部分，我將受訪移工參與的組織（YB 組織）或團體（HK 團），視為一個單位來做分析，討論移工參與這些團體對他們的影響。

### （一）HK 團

HK 團的成立，與移工的興趣有關，他們是個熱愛大自然的印尼移工團體，目前他們的活動多以戶外活動為主，例如登山、淨灘。

他們的登山活動，大多是自己規劃，他們會自己收集山岳的資料、交通方式，還需要考慮參與隊員的身體情況，在登山過程中，也需要互相彼此照應，

而在他們成功登頂時，獲得的是一個成就感，不過登頂的成就的背後，還要歸功於他們一起的規劃、討論而完成了這件事。

在前面的章節提過 HK 團會參與一些在台灣的淨灘活動，參加淨灘活動這幾次，一些台灣人特地到 HK 團的 FB 頁面上發文感謝他們，或是有的台灣人會在自己的 FB 頁面上稱讚 HK 團，而 HK 團的成員看到會分享到 HK 團的 FB 頁面，其中一則如下：

「淨灘活動中最亮眼的一群朋友，在昨天淨灘中最亮眼的一群印尼移工，不分男女前一晚就先來海灣，搭帳棚過夜準備隔天早上的淨灘，開始淨灘後更是很認真很努力地撿拾垃圾，不怕曬不怕髒，愛台灣的態度不輸給我們台灣人」田野筆記 2018.04.23

對於這些參與活動的移工，他們獲得的是讚揚的支持（House, 1981），同場活動的台灣人給予他們正向的回饋，對於移工們來說，這樣的回饋，是可以讓他們感受到當地人接受的他們存在的一種方式。

HK 團他們除了有自己的登山活動，偶爾也會參加其他團體舉辦的活動，對其他團體活動的資訊，有部分是依靠其他社團的 FB 而來，HK 團有的成員有加入其他社團的 FB，並將活動資訊轉發到 HK 團中，在這個過程中，轉發資訊的移工扮演的是一個橋樑（bridge）的角色，而這也是一種弱連結力量的展現（Granvoetter, 1973），轉發資訊的移工與其他團體的人並沒有很多的互動，但是因緣際會下加入了那些團體的 FB 社團中，而因此讓 HK 團與其他社團之間產生了連結。

除了活動之外，HK 團的成員們假日偶爾也會聚集在台北車站的大廳，或是某位成員的宿舍，聚會時不一定是討論什麼大事，根據我跟 HK 團相處的經

驗，他們大部分如同哈哥說的「隨便亂聊」，一起吃著東西，偶爾唱著歌，他們聚在一起的場合中的空氣，不時會因為大笑而震盪。

HK 團成員他們在 FB 上的合照，常常會有「HK family」的字眼出現，對於 HK 團的成員來說，團員們相處，就像他們常使用的「HK family」，彼此間有情感連結是屬於強連結 Granovetter (1973, 1982)，成員們是自願參與團體的活動，彼此間的互動形式很多元，他們有共同的目標、興趣，並且共同合作完成，且閒來無事的時候就會見面，形成一種親密感、歸屬感，用 Wellman (1988) 的話來說，HK 團可以說是這群移工的避風港，團體裡的大家就是「一家人」。

## (二) YB 組織

### 1. 移工知道 YB 組織的管道

YB 組織在一開始招募參加課程活動的移工時，組織成員有先詢問他們認識的移工是否有意願來參加。例如：

「我那時候會來是因為 K<sup>36</sup>問我要不要來上課，我也有跟我組織的成員說可以來上課。」

曼尼除了自己知道 YB 組織的上課資訊，還將這樣的資訊告訴了他認識的人。

YB 組織也有在北車大廳宣傳他們的課程訊息。例如：米拉：

「我是在台北車站那裡知道的，我們那時候坐在地板那，K、A、J<sup>37</sup>有來

---

<sup>36</sup> K 是 YB 組織的成員

<sup>37</sup> A、J 也是 YB 組織的成員

跟我們說有課可以上，我想說是免費的，所以就去上上看。」

從身邊朋友知道 YB 組織。例如哈哥與里茲：

「我從宿舍朋友那邊知道，宿舍朋友有在 YB 組織上過課。」；

里茲也是從朋友那邊知道，而與朋友一起來：

「我朋友想要來上課，問我可不可以陪他一起來。」

艾莉則是從雇主聘的前一任移工（安娜）的朋友那知道的，因為雇主希望艾莉的中文可以進步，就跟艾莉說可以問安娜，而安娜介紹了她的朋友給艾莉，艾莉與安娜的朋友聯絡後，安娜的朋友就帶艾莉去 YB 組織的課程。

蘿西是在 FB 看到朋友的分享知道 YB 組織的，而我在 YB 組織問過的移工，有很大一部分是說從網路上知道，這一部分我推測可能是移工他們的 FB 上的朋友有分享 YB 組織的訊息，或是他們的朋友對 YB 組織的訊息「按讚」，這樣在他們 FB 的頁面都會出現組織的訊息

## 2. 參加 YB 組織對移工的影響

許多移工參加組織中文課程，表示因為想要讓中文變好，而他們想要學好中文的理由不盡相同，有的覺得都來到台灣了，應該就把中文學好，有的則是想要學好中文，回印尼後，可以把自身的中文能力拿來找工作的加分項目，有的則是說想要交台灣朋友；而有好的中文能力，對於移工的日常生活有幫助：

「比較知道老闆交代的事情，老闆也比較不會罵我。」

「自己出去比較不會怕啊，因為就可以用中文問其他人。」

田野筆記 2017.09.10

移工們除了從組織課程中學中文，他們也會交換自己之前學中文使用的資



料，他們自己也會督促彼此使用中文，例如在對方 FB 上的留言要使用中文，對於參與組織的移工來說，周遭的移工是他們學習的夥伴，也是互相激勵的對象。

不過來參加 YB 組織課程的移工，問他們覺得來組織最開心的是什麼，常常聽到的回答是「交到很多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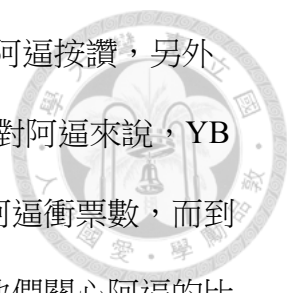
課堂活動之餘，移工們會相約去玩，蘿西他們幾個比較好的，他們就一起去過夜市、兒童新樂園，或是像跟著哈哥一起登山、淨灘，有一次 YB 組織的課程是在下午，哈哥和阿逼進來教室時，頭髮還有一點濕，阿逼手上拿著一個洩了氣的游泳圈，當大家看著阿逼，阿逼自己說：

「哈哥帶我們去爬山還有玩水。」

阿逼因為之前聊天知道哈哥在台灣有豐富的戶外活動經驗，所以阿逼一群人就請哈哥「帶團」去皇帝殿爬山，並且在那邊的湖泊玩水，哈哥還我們看他們跳水的影片。哈哥除了帶過阿逼一群人出去，哈哥也帶過 YB 組織裡的移工，參加 HK 團的活動，而有幾位 YB 組織的移工，因此成為了 HK 團活動的固定班底。

一些移工因為參與了 YB 組織，而拓展了原本的生活圈，跟著哈哥一起去露營的移工，很多人是沒有想過自己會在台灣有著這樣的經驗，參與 YB 組織的移工，彼此間的一開始的關係偏向弱連結 (Granovetter, 1973)，他們的接觸大部分只侷限在 YB 組織課程的時間，不過因為組織課程是將許多移工聚集在一起，而聚在一起就增加了移工們彼此交流的機會，而在 YB 組織與 HK 團之間，哈哥扮演著橋樑 (Granovetter, 1973) 的角色，將兩者之間搭上關係。

一起玩樂之外，YB 組織的移工們，也會給予彼此日常生活上一些事情的小幫忙。阿逼曾參加過的選美比賽，比賽的一個部分是要看 FB 上活動頁面誰



的按讚人數多，在那個活動頁面，許多的 YB 組織移工都有幫阿逼按讚，另外在選美走秀當天，也是阿逼的一群朋友有去活動現場喊加油，對阿逼來說，YB 組織的朋友按讚是一個工具性的支持 (House, 1981)，直接幫阿逼衝票數，而到場加油的朋友，則是偏向情感上的支持 (House, 1981)，因為他們關心阿逼的比賽。

YB 組織有個核心文化「Just do it」，在組織的各種活動中，很常聽到這句話出現。有時課程中，會請移工上台練習中文，在課程初期階段，組織成員們會鼓勵移工們上台，並且對移工們說著「Just do it」，就算當移工可能發音錯誤或是使用了錯誤的詞語，組織成員們也會利用拍手的方式給予移工鼓勵，久而久之，在邀請移工上台時，移工們也會喊著「Just do it」，給予要上台的移工鼓勵，而上台的移工，並不是每個都是胸有成足，多少帶有一點害羞，不過當他們回答完問題，或是講了一段話，聽到台下的掌聲，幾乎每個移工的表情是開心的，組織的核心文化，在移工們參加課程活動中，有淺移默化的效果，一開始邀請移工上台，移工們反應都是「不要找我」，到課程後期，蠻多移工會自己要求要上台講中文；另外組織在一期的課程最後有一個中文能力測驗，在組織的 FB 上，有的移工有留言表示擔心自己中文不好，去做測驗很丟臉，不過底下就有一些移工留言「Just do it」，給予其他移工們鼓勵。來組織課程的移工大多數都曾表示來到組織的中文課程，可以很放心的講中文，除了不用怕講錯被笑，組織的人都會很鼓勵他們使用中文來講話。對於「Just do it」這個組織文化，移工感受到的是來自組織的讚揚的支持 (House, 1981)，移工們對於「挑戰」這件事，能對自己有多一點的信心，除此之外，就算移工們真的在活動過程真的表現沒有那麼好，組織還是會給予掌聲，對於移工來說，是一種不傷及自尊的行為。

組織除了課程，還會舉辦一些活動，活動有的是以遊戲進行的方式，讓移工與台灣人有互動，有的是移工本身為主體，讓移工分享自身的才藝或是故事，組織成員在邀請移工們參加活動，很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

「大家快來」 田野筆記

對於這句話，我覺得與「Just do it」有異曲同工之妙，會增加移工想要參與的意願，聽到的當下，可以看到一些移工彼此交頭接耳，感覺是在詢問其他人有沒有想要一起參加。

在「大家快來」這句邀約的話語背後，組織是想要建立一個能夠將移工凝聚起來的地方，組織的另一個文化是「我們是一家人」，這個意思是組織希望給予參與的移工，一個溫暖的地方，在這一方面，組織在與移工見面的時候，不時會主動關心移工的近況，在組織的 FB 網頁中，也會與移工有互動，而參與課程的移工，有才藝表演之類的活動，組織成員也會到場加油。許多參與組織活動移工的回饋，的確覺得 YB 組織是一個大家庭，除了可以學習知識，也可以在很輕鬆的氣氛下交朋友，而有的移工與組織成員的合照，或是與其他同樣是在 YB 組織的移工一起的照片，他們在 FB 上分享時，會加上「YB family」的標籤，以我與參與 YB 組織移工的相處經驗，參與過 YB 組織是一個讓他們引以為榮的一件事，這種現象有點類似台灣人到國外的明星學校念過書後，會自豪的說曾經是某所學校的校友。

另外，YB 組織對移工來說，也是個幫助他們生涯規劃的對象之一。有幾個參加組織的移工表示過之後想要以學生的身份留在台灣，當他們說著想要唸大學的夢想時，組織的成員不只是傾聽及言語上的鼓勵，組織成員也幫忙這些移工們尋找哪些管道是移工們可以利用，且告訴移工需要準備哪些東西申請；



有的移工則是回印尼後，有打算經營自己的事業，會詢問 YB 組織的成員<sup>38</sup>的建議，在這樣的過程，或許可以說 YB 組織是移工生活中的貴人，移工們從組織獲得的是訊息及讚揚方面的支持（House, 1981）。



## 第二節 印尼移工與台灣人跨越國籍情誼建立

印尼移工與台灣人之間，有深厚情誼的建立，有些時候是彼此之間有互惠的互動，例如阿逼與奶奶互相為情感依附的對象；櫃檯姊姊是艾莉生活上各種大小事的諮詢對象，而艾莉則是用櫃檯姊姊喜歡的印尼食物當作回報。

曼尼是我認識的移工中，最常看到與台灣人合照的印尼人。雖然曼尼的中文程度不是太好，但是他是台灣在關注移工議題的人，很常合作的對象，合作的項目與音樂有關。那些台灣人幾乎都是以台北車站為田野時，找上了曼尼，而因為了跟台灣人的合作，讓曼尼有機會讓他的作品出現在台北美術館，或是台灣人的音樂專輯之中，讓台灣人可以透過音樂來認識「印尼移工」，曼尼也因為跟台灣的音樂製作人合作，製作人邀請了曼尼與樂團的成員一起走金曲獎的紅毯，對於曼尼來說，這些找他合作音樂的人，是他的梯子（Ladders）

（Wellman, 1988），他們提供了他一個展現不同於工作之外的生活模樣的機會，在工作中，他是一個印尼移工，但在音樂創作、表演的過程中，他是一個音樂人。學生、劇團、音樂製作人，這些人相似之處是他們都想要讓台灣人以不同的角度來認識移工，而音樂就成了他們的切入點，曼尼本身也希望台灣人可以認識他們的國家文化，因此兩者之間就產生了合作關係。而台灣人找到曼尼的這個過程或許可以說是間接互惠（Nowak, 2006）的一種展演，因為曼尼很希望他的同鄉在台灣都能有好的生活，因此他很常將移工在台灣相關權利的事

<sup>38</sup> YB 組織的成員有些是擁有商學背景的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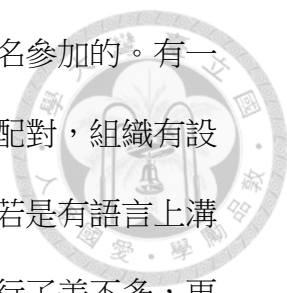
情，在台北車站或是 FB 上，發送訊息給其他印尼移工，加上他也會因為參與爭取移工權利的活動的一些活動認識台灣人，在這樣的過程中自然增加了他在印尼移工圈的知名度，而當有人要找印尼移工合作音樂相關的事情，自然而然曼尼會是知道曼尼的印尼人及台灣人推薦的對象，也因此，曼尼獲得了手拿著倡議移工權利的旗幟，走金曲獎頒獎典禮紅毯的機會。

有相同的興趣，似乎也是一個印尼移工與台灣人建立關係的橋樑。

哈哥說他會與台灣人有接觸的場合，除了在工作上，還有爬山的時候或是淨灘活動的時候，根據我自己的爬山經驗，尤其是爬大山，在山上遇到的人，基本上會互相打個招呼，在休息的時候也容易閒聊個幾句，而哈哥他們上山，加上他們從外表就可以判斷他們是外國人，相對容易引起登山的人們的注意，並且上前攀談；在淨灘活動的時候情況也很類似，因為他們常常是一群台灣人中的外國人，再加上他們會穿著他們的團服，合照時也會拿出他們 HK 團的旗幟，上面就印有「印尼工人」的字眼，有些「熱情」的人就會與他們攀談，而有的人甚至會在他們的 FB 上發文感謝這群印尼移工對於台灣環境的付出，對於哈哥與 HK 團的移工來說，不管是登山或是淨灘，都是讓台灣人可以看到他們不同於工作之外的樣貌，彼此之間因為共同的興趣互相交流，這樣興趣的也沒有很高的參與門檻，對於移工來說，是相對容易接觸的活動。另外，除了有人 FB 發文感謝，我跟 HK 團一起淨灘的時候，也是有幾個人會過來與他們攀談，並且感謝他們在台灣「做好事」，HK 移工參加淨灘活動，讓同樣是參與淨灘活動的人，對於印尼移工有一個良好的印象。

在台灣移工相關組織，除了移工議題的推動，同時也可以是移工與台灣人之間認識的管道。

YB 組織除了有固定的移工學習課程，也有定期的活動是以台灣人及移工



間的「互動」為主體的活動，活動是移工與台灣人可以自由報名參加的。有一次我參加的活動，在活動的前半部，是一位移工與一位台灣人配對，組織有設定一些題目，彼此間藉由這些題目的問答認識對方，在過程中若是有語言上溝通的問題，他們可以尋求旁邊會印尼語的志工協助；當問答進行了差不多，再來就是畫下對方的模樣，蘿西有一段時間還把與她配對的台灣人幫她畫的圖像設定成 FB 臉書的大頭貼照片；活動的後半部，是移工會做印尼料理，而台灣人協助移工進行料理的製作，在這個過程中，有的組合會延續之前他們聊過的內容，有的組合則是開啟新的話題；參加活動後，許多台灣人會說：「沒有想過以這樣的方式與在台灣工作的移工接觸。」，而移工們的回饋多會提到：「很開心可以認識台灣朋友。」，對於參與者來說，YB 組織提供的是一個充滿歡樂、友善的場域，加上有語言的協助，在這樣的情況下，參與者之間比較容易用輕鬆的狀態來認識彼此，除了認識「個人」，也增進認識彼此的文化的機會，這樣的情況可能可以幫助移工多了解一些台灣的事情，增進他們對於台灣的認同感，而對於台灣人來說，則是減少因為不認識對移工產生的恐懼、歧視，YB 組織在這之中，扮演了移工與台灣人之間的橋樑（bridges），幫助他們建立關係，而這樣的關係有助於移工融入台灣的生活(Bloemraad & Terriquez, 2016)。

## 第六章 討論



在這個章節，一開始會討論我在田野的時候，遇到的移工基本上是都有手機，而我會討論到移工如何因為網路，打破與過往研究指出在台灣的移工的活動只存在週末的限制（吳挺峰，2002；Lan, 2003）；接下來探討移工在網絡中獲取的資源，如何影響到他們的幸福感；再來會對於本研究相關的結果，提出對於幫助移工融入台灣社會的一些因素；最後會討論本研究的限制。

### 第一節 網路的使用對移工的影響

在目前這個世代，網路的使用已經大幅改變人們生活方式，更精確地來說是使用社交軟體，例如 FB，改變了人與人接觸的方式，這樣的改變對於跨國的移工來說也不例外。在沒有網路的時代，移工們要與家鄉的人連絡，大多是透過電話，不過當現在幾乎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與家人的聯繫除了聲音，還可以透過 FB 的動態、照片來知道對方的生活，而視訊更是讓對方如同在身邊講話一樣，網路的使用增加了移工對於家鄉親友的聯絡方便性。

除了家鄉人的人聯絡變得方便，移工在網路上的活動，與我們一般人無異，平常藉由免費的通訊軟體與其他人聯絡，在 FB 上發文、回應別人的動態或是有的人會開直播，而有的軟體，可以讓多個人同時連線聊天，或是如同艾莉使用的唱歌 app，讓她可以隨時隨地與網路上的人一起唱歌，這些在網路上的活動，是移工抒發心情管道，也有助於移工與認識的人保持連結。

這幾年內一些友善移工的組織，台灣政府單位，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印尼的商業組織，紛紛建立起 FB 的頁面，都會將他們舉辦的活動利用 FB 宣傳，例如有些參加 YB 組織課程的移工，會知道 YB 組織的課程，是因為在 FB 上看到朋友分享的資訊；台北市政府在今年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辦的開齋節，

我在 FB 上一直看到移工朋友們分享，而我也是看到里茲在 FB 上分享的同時，她詢問有沒有人要去，所以我就與里茲相約。

利用 FB，移工們也可以建立的自己的線上社團，可以是聯誼性質的社團，例如蘿西與她的先生認識的同鄉會社團；有學習取向的學中文、台語社團，在社團中，有的成員會固定用印尼文發文講述日常生活會用到的中文、台語的用法，或是有的成員遇到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不會用中文、台語表達，就會有其他人在上面幫忙回答；也有因為共同興趣成立的如哈哥參加的 HK 團，或是寫作社團（東南亞移民，2017），提供有寫作相同興趣的移民工，一個文字交流的平台。在網路上，移工們彼此之間可能相識或不相識，可以見面也可以不用見面，社團的功用可以交換資訊，聯絡情感，與有相同興趣的人交流。早期對於移工在台灣社會生活的研究，發現的移工社群週間沈睡，週末活躍的特性（吳挺峰，2002；Lan, 2003），不過因為網路的使用，改變了之前研究的發現，移工們透過網路，打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讓社群不只有在週末出現。

藉由網路的使用，移工與親密家人、朋友之間的強連結得以維持，不至於因為遷移的關係，產生完全的斷裂；另外，也因為網路的使用，尤其是使用一些社交軟體，例如 FB、Instagram，移工得以與不是那麼熟的人保持連結，並接被動接收到一些資訊，這些資訊因為這些社交軟體的演算法因素，FB 上的朋友不管是怎樣的熟識程度，只要他們分享的訊息，或是關心的資訊，大部分會出現在自己的 FB 頁面上，例如參與 YB 組織課程的移工，有的人表示是在 FB 上看到課程資訊，但忘記是誰分享的，對於這些移工來說，是誰分享的不是特別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有看到讓自己有興趣的資訊，而這樣的情況，可以說是 FB 的使用，將弱連結的力量淋漓盡致地發揮，「資訊」這項資源在 FB 上的社交圈，可以很容易地快速地被傳遞及擴散，而這些資訊，將有可能替移工在台灣

原本的生活模式增加不同的色彩。

## 第二節 網絡中資源對移工健康的影響

對於在台灣工作的移工來說，影響健康的風險因子，除了一部分來自於工作本身的性質與環境(夏曉鵬, 2002)，一部分來自於「遷移」所產生相關的壓力(Schenker et al., 2014)，包含原本的社會連結產生分離，語言的障礙等等，而移工們在台灣建立的關係，可以協助他們適應台灣的生活，消極的說是減低他們的壓力，而積極的方面則是增加他們在台灣生活中的幸福感。

移工在網絡中獲取的資源，醫療資源的資訊是直接影響到他們健康。移工若有身體的疾病需要使用到台灣的醫療資源，他們周遭的人可以提供可以去哪個醫療院所看病的資訊，而有的移工會互相介紹自己去過的醫療院所給其他移工，例如我在田野遇到的阿迪與西蒂，西蒂因為牙齒不舒服，告訴了阿迪，阿迪就帶著西蒂到她曾經去過的牙科診所就醫，另外在一些醫療院所中，有人可以協助移工用母語溝通的醫療院所，是移工會傾向選擇的醫院，而這一類的資訊若透過有去過的移工分享，其他的移工會比較容易知道；有的移工不一定是會去醫療院所，曼尼說他有的朋友會將他們的症狀透過社交軟體，詢問其他移工怎樣的症狀可以吃什麼藥，有過類似經驗移工會回答可以吃什麼藥，有時候還會放上藥物包裝的照片，而詢問的移工就會透過這些資訊去藥局買藥。

另外，有的移工在生病的時候並不一定會選擇使用台灣的醫療系統，有時候是因為語言障礙的關係，有時候則是「習慣」，而這些移工求助的對象，會傾向是家鄉的親朋好友，例如曼尼說他生病的時候，習慣吃印尼的草藥，他自己會準備一些在身邊，當用完的時候，會請印尼的家人幫忙寄來台灣，或是用LINE的群組，詢問其他在台灣移工是否有印尼的草藥可以使用。

除了直接影響到移工健康的醫療相關資訊，移工的網絡中，也存在其他資

源可能間接影響著移工的健康。

我在田野與移工相處的時候，最常聽到會讓他們心情變好的事情是與同樣在台灣工作的印尼移工朋友「出去走走」或是「聊天」，移工在透過朋友們出去走走或是聊天的過程中，幫助減低他們生活中遇到壓力的反應，或是可能夠過聊天，改變對於壓力事件的看法，減低心中的負擔，這是一種社會支持的緩衝效應，另外，例如哈哥的台灣同事，開車載哈哥從台北到台南處理哈哥親戚逃跑的事件，台灣同事扮演的角色是干預了哈哥的壓力事件，減弱壓力事件的「難度」，這也是一種緩衝效應。

HK 團對於參與的移工來說，則是展現了社會支持的直接效應，HK 團的成員有固定的活動：登山、淨灘或是在台北車站的聚會，這些活動有助於維持團員們的社交，並且提供成員行為的反饋，幫助增進幸福感，另外 HK 團的登山活動，則是一種健康促進的行為，幫助團員維持運動習慣，這是透過集體行為來增進移工對於健康的正向行為。

在社會關係中，與健康有關的因素有一部分與個人是否有感受到陪伴 (companionship) 及歸屬感 (sense of belonging) 有關(Thoits, 2011)。根據 Berkman, Glass, Brissette, and Seeman (2000)等人的定義，陪伴是一個人可以與他人分享社交生活 (social activities)，缺乏陪伴會使人感到孤獨，而當個人感到有他人陪伴，則會增加個人的幸福感；歸屬感則是個人感受到被重要他人接受，且融入到重要他人的生活中(Thoits, 2011)。印尼移工在台灣的社会網絡中，平常與朋友們出去逛逛，就是一種陪伴，而雇主與受照顧者，有時可以同時提供陪伴與讓移工有歸屬感，例如阿逼與奶奶的關係，就讓阿逼覺得在台灣是待在另一個家；移工參加組織、社團，也可以使得移工獲得陪伴與歸屬感，例如哈哥參加的由印尼人創立的HK團，而台灣人創立的YB組織，同樣可以讓

移工在活動中有陪伴的感覺，更是有移工感覺到歸屬感的存在。對於移工來說，陪伴不只是對於減低心理壓力有關，有時候也會增加他們身體的活動，進而促進健康，例如一起爬山、打球等等。

擁有生活目的 (purpose in life) 及感覺到自我成長 (personal growth) 是與幸福感有關的因素(Ryff, 1989)。對於移工來說，除了賺錢是他們的生活目的，有學習的目標也可以成為他們的生活目的，例如參加 YB 組織中文課的移工，絕大多數都是想要讓自己的中文進步，而這樣的生活目的，可以在他們執行的過程中，因為中文的進步，感受到自我成長；「興趣」也可以有類似的功能，例如 HK 團的移工，想要探索台灣的山林環境，在他們登山的過程中，事前的規劃及成功登頂，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成就感。不管是台灣的組織，或是印尼移工自己組成的組織，都可以成為一個移工往目標前進及學習的平台。

與他人有正向關係 (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 也與幸福感有相關(Ryff, 1989)。對於遷移者來說，與當地人交流有幾個困難點，一個是語言的障礙，一個是對雙方文化的不熟悉，容易產生隔閡，而當地人的組織，則是兩者之間的橋樑(Bloemraad & Terriquez, 2016)，透過組織，遷移者比較容易與當地人產生正向的關係。例如 YB 組織會藉由舉辦一些活動，讓台灣人及印尼移工認識彼此，擁有交流的機會，而且組織本身有會印尼話的成員可以幫忙整個活動的進行，使得語言產生的障礙可以減少。當台灣人與印尼移工彼此有互動、理解彼此的文化，對於印尼移工與台灣人更進一步產生正向的關係是可以期待的。

整體而言，移工在網絡中獲取的資源，可以滿足個體的基本需求，提升個體的心理健康與幸福感，使其有能量去因應身邊的環境變化，進而擁有健康的生活。



### 第三節 幫助印尼移工社會融入的因素



#### 一、移工相關組織的協助


根據研究，當遷移者有參與社區組織（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BOs），對遷移者整體的身心健康有正向的影響(Bloemraad & Terriquez, 2016)，當遷移者到地主國生活，在生理與心理都遇到了極大的轉變，失去了家庭網絡的支持，並且還需要面對語言所帶來的障礙，此時若有平台提供遷移者與在地居民建立關係，可以幫助他們長期的社會融合；社區組織也可以是遷移者與當地居民間的橋樑，組織可以提供多元文化交流的活動及場所，幫助社區居民認識遷移者的文化，另一方面，遷移者也可以了解居住社區的文化特色，在雙方互相認識的情況下，可以減少因不熟悉所產生的偏見或歧視。

我參與的 YB 組織或是我拜訪過的 N 組織，都有類似的活動，雖然這些組織與 Bloemraad (2016) 等人提到的社區組織不太一樣，他們提到社區組織比較偏向存在於遷移者居住社區中的組織，而 YB 組織及 N 組織並不太屬於在社區型的組織，但這些組織的功能，與 Bloemraad (2016) 等人提到參與社區組織對遷移者的影響，有著異曲同工之妙。YB 組織及 N 組織藉由一些活動，例如語言交換、真人圖書館、移工大廚<sup>39</sup>等等活動，讓台灣人可以用較輕鬆的方式接觸移工。

對於印尼移工來說，要自然而然的融入台灣的生活有幾個阻力因素，一個是語言不同，一個是文化的不同，還有一個是東南亞移工在台灣是屬於低社會位階的族群（藍佩嘉，2005），這幾個因素讓台灣人與印尼移工在跨族群的交流

---

<sup>39</sup> 簡單來說就是邀請移工擔任大廚，有時候是單純煮家鄉的食物，給參與者品嚐，而有的時候是教導參與者如何製作



上產生了無形的牆，然而目前在台灣的移工相關組織，卻可以扮演將這道無形的牆，開一個洞的角色，這樣的角色，除了能夠提供語言協助，主要還是讓台灣人與移工之間的階級差異模糊掉，組織透過一些活動，讓台灣人與移工之間是處於一個較沒有上下階級區分的環境，才比較有可能讓雙方之間有更進一步交流的機會，而這樣類型的活動，讓台灣人了解移工不同於工作時候的樣貌，同時，移工在這樣的機會可以與台灣人互動，這樣的交流活動，讓雙方意識到彼此其實也就是「一般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個體，與自己沒有什麼不同。

有的時候，並不是每個人一開始都對於移工的議題是很有興趣，可能是在某個機緣下，看到了相關訊息，才「認識」了移工族群，而移工相關組織所分享的資訊，可能成為台灣人民認識移工的開端，例如 YB 組織與 N 組織都有在他們 FB 的網頁整理過移工相關事情的懶人包<sup>40</sup>，而這樣的懶人包會藉由看過的人繼續在 FB 上分享，增加更多人接觸的機會，雖然這樣的方式，還是得看到的人自己去看過資訊才能多瞭解移工一點，但是當資訊不斷的重覆出現，就可能增加一個人去觸及的機會，而當台灣多點人對移工有多一些的了解，就有機會讓台灣成為更友善移工的地方，並且增加移工與台灣人交流的可能性。

## 二、台灣政府的支持

在近幾年，台灣政府的勞工相關單位，逐漸會與移工相關組織合作，協助移工在他們重要的節日舉辦活動，例如前面提過的印尼女英雄日，或是今年的開齋節，在台北、桃園、台中、高雄等等地方，都有活動來慶祝這個對於穆斯林非常重要的節日；以台北市來說，除了利用 FB 宣傳，在捷運月台、公車都有明顯的廣告，而台北市長也拍了一個影片邀請各方人士到大安森林公園參

---

<sup>40</sup> 字面意義是讓沒時間、精力的懶人也能使用的資訊。一般指有人熱心的將一個事件整理成簡要、完整的說明，以利於一般人快速了解。

加，影片的一開始的文字是：「友善是體驗，友善是分享，友善是多了解，友善就是交朋友啦！」，而活動當天，有許多攤位是扣合著影片中的概念，有認識印尼傳統服飾，體驗包頭巾，學習印尼傳統舞蹈等等，那天我與里茲一起去，他看到有台灣人跳著印尼傳統舞蹈時一直笑，她應該是覺得那些人的肢體動作很不協調而笑，里茲那天跟我說到：

「能在台灣這樣過年很開心。」

對於這句話，根據我與里茲那天的對話，開心的原因是一方面可以在台灣與這麼多人一起慶祝對於印尼人來說，數一數二重要的節日；一方面則是看到印尼文化可以在台灣「出現」的喜悅感。

移工相關的活動，有政府的支持，從某個層面來說，讓「移工」這個族群，不再只是隱形的族群，而且以政府協助舉辦開齋節，邀請一般大眾一起參加這件事來說，也是一種從上而下的表象出族群融合的象徵，上是指政府，下是指參加的台灣民眾，政府對一般民眾來說還是強而有力的象徵，而政府帶頭接受異國文化在台灣「展演」，對於一般民眾接納、認同異國文化，有某種領頭羊的效應，因此在政策上，若是政府單位有一定的支持，對於移工在台灣的社會融入，會有正向的影響。

#### 第四節 社會融入對於移工的正向影響

根據 Schenker (2014)等人對於跨國遷移人口的研究，其中一項會增加罹患疾病的風險因子是與地主國居民的人際關係交往斷裂，也就是說跨國遷移的人與地主國居民呈現著「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兩個群體，而對於移工來說，更精確地來說是屬於「弱勢」的外地人，弱勢的原因包含他們本身的教育程度是比較低落，來台灣後所處的社會位階是比較底層，還有在政策方面的歧視與

不友善，這樣的狀態使得在台灣的移工，缺乏進入台灣主流群體空間的能力和獲得相應的社會權利。


對於在台灣的印尼移工，根據我在田野接觸的經驗，基本上除了他們工作上會接觸到的台灣人，他們與生活圈周遭的台灣人似乎沒有很明顯的交集，不過還是有例外的情況，以我在 YB 組織接觸的移工為例，許多參與組織活動的移工給予組織的回饋會提到：

「在這邊認識了台灣朋友很開心。」

移工會覺得在組織認識台灣朋友開心，可能有一部分是因為來自於覺得與台灣社會產生了連結，並且感覺到自己是有能力與台灣人產生正向的關係，增加自我的評價，進而提升他們的幸福感。

移工在台灣有良好的社會融入，也是減少他們受到社會排斥，遭受歧視及污名化的機會。歧視與污名化可能產生台灣人對於移工的壓迫，或是在對於移工的話語、行為上，對移工產生壓力，換句話說，良好的社會融入，可能可以淡化「本地人」與「外地人」的那條界線，增加印尼移工與台灣人的彼此交流，也因此可能更多台灣人可以同理移工在台灣的處境，並且幫助移工爭取該有的權利保障。

當移工與台灣社會有比較多連結的時候，對移工來說，取用在台灣的資源，相對的機會就會比較多，而這些資源可能是移工在原鄉比較沒有機會接觸的，例如 YB 組織開設的商業課程，在商業課程中，移工學習的有理財規劃、經營商店的知識，參加 YB 組織的移工，有的人表示自己住在「鄉下」，而有的移工在就學過程中，並沒有接觸相關的知識，因此在 YB 組織學習到的知識，就成為了移工生命中重要的資本，有機會幫助他們回國的時候，運用這些知識改善他們在印尼的生活。




雖然印尼移工在台灣生活，沒有與台灣人有正向的接觸，他們依然可以保持身體的健康，不過若是與台灣人有友善的關係，可以增加他們在台灣生活中的幸福感，另外也可以增加他們取用在台灣的資源的可能性，有的資源可以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健康狀態，有的資源則是增加他們能力的資本，對於移工將來的生活，或許有幫助。

##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接觸的族群，對於整體印尼移工來說，有選樣偏差的限制：(1) 工作類別的選樣偏差：印尼籍的漁工，並不包含在我的研究樣本裡，另外還有一些家庭看護工，是跟著受照顧者住在醫院，雖然在田野過程中，我有遇過，但是沒有機會與他們有進一步交談的機會，因此漁工以及這些住在醫院的家庭看護工，他們的生活樣貌，是本研究無法呈現的；(2) 放假的與否的選樣偏差：根據勞動部的報告，有三成的家庭看護工是沒有休假的，而在我的田野中，我沒有遇到這都沒有放假的移工，而我也沒有特別去尋找，因此他們在台灣的生活狀況，是我沒有探索到的；(3) 整體而言，我接觸的移工，可以說是在光譜中，極度偏向生活幸福快樂那端，或是換個方式說，他們應該是屬於極端值，對於目前在台灣的一般印尼移工，他們生活的日常樣貌，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幫忙補足。

再來是我的研究並沒有對照組，也就是說我沒辦法比較印尼移工與台灣人有友善關係與沒有的兩者差別，我的研究中，呈現的是移工有這些社會網絡的樣貌，並且因為這些關係可能產生對他們的影響，但是我的研究無法比較若是沒有，對於移工帶來的差異會是如何。

語言是我個人進行這個研究最大的限制，我與印尼移工的溝通，大多使用中文或英文進行。也就是說他們要使用非母語與我交談，儘管在深度訪談的時



候，有的移工是有翻譯配合進行，但當他們使用非母語，或是透過翻譯與我交談，這當中可能有一些內容，需要用自己母語表達某些細微感受的部分，我就會錯過；當我與移工朋友們出去，他們在閒聊的時候，我也沒辦法聽得懂，無法了解他們聊天的內容，只能夠過他們的表情及聲音，猜測他們當下的情緒；在臉書上移工們發表的內容或是分享的資訊，雖然有的時候我可以透過網路上的翻譯軟體略知一二，但是印尼移工們他們在網路上所使用的詞彙，也不一定被完全的翻譯，例如：「teman2」翻譯軟體就無法進行翻譯，然而這是印尼移工口語講的「teman、teman」，中文的意思就是「朋友們」，這一類的用法，我並沒有完全的熟悉，因此就算移工們在網路上分享的東西，我也無法完全透過翻譯軟體了解。總而言之，我受限於語言能力，無法透過印尼語對他們有進一步的理解。

##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尤素芬、鄭惠珠、劉浩熏（2012）。藍領移工健康問題之初探性研究：以南部某健康服務站的諮詢移工為例。《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1（1），43-57。
- 王志弘（2006）。移/置認同與空間政治：桃園火車站週邊消費族裔地景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149-203。
- 王志弘（2011）。我們有多元文化城市嗎？台北都會區東南亞族裔領域化的機制，類型與作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2），31-84。
- 王慧儀（2014）。機會與侷限：在台草根印尼移工組織的發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安愛麗（2013）。台中市印尼勞工之生活與文化故事研究。《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所碩士論文》。
- 成露茜（2002）。跨國移工，台灣建國意識與公民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8），15-43。
- 吳比娜（2003）。ChungShan：台北市菲律賓外籍勞工社群空間的形成。《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挺鋒（2002）。台灣外籍勞工的抵抗與適應：周休做為一個鬥爭場域：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 東南亞移民（2017）。光：以靈魂冶煉文字，在暗處發亮\_第四屆移民工文學獎作品集。台灣：四方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 林玲瑩（2014）。不只生存，還要生活：台灣移工休假處境。《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金天立（2007）。菲律賓社群的形成。《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建彬（1994）。幸福感來源與相關因素之探討。《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段麗春（2017）。在台灣越南人的群際關係—以南投埔里的新移民、移工、留學生為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夏曉鵬（2002）。菲律賓移駐勞工在台灣處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8），219-234。
- 夏曉鵬（2005）。全球化下台灣的移民/移工問題。載於瞿海源、張芷雲（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330-363頁）：巨流圖書公司。
- 張幼燕、陳才友、林英欽、陳美智（2005）。外勞健檢不合格因素與相關公共衛生議題探討。《台灣醫界》，48，27-31。
- 莊婷（2013）。在台外籍勞工之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工作壓力與心理健康。《中

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暨臨床心理學碩士論文。

許家雋 (2014)。印尼移工團體 IPIT 的組織與發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向明 (2000)。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北京: 教育科學。

陳映竹 (2006)。外籍家庭工作者勞動條件與身心健康之初探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虹穎 (2008)。台北車站/小印尼: 從族裔聚集地看都市治理術。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端容、陳東升 (2001)。跨族群的社會連結: 工具理性行動邏輯與社會結構的辯證。臺灣社會學刊 (25), 1-53。

勞動部 (2017)。106 年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

曾熾芬 (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臺灣社會學刊 (32), 1-58。

曾熾芬 (2005)。誰能打開國界之門: 台灣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61), 73-108。

楊明仁、李昱、施春華、何啟功。(2000)。在台外籍勞工之心理健康與適應困擾。台灣精神醫學, 14, 22-30。

劉梅君 (2000)。“廉價外勞”論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8), 59-90。

蔡明璋、陳嘉慧 (1997)。國家外勞政策與市場實踐: 經濟社會學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7), 69-95。

蔡毓智 (2008)。社會網絡: 社會學研究的新取向。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 46 (1), 1-33。

藍佩嘉 (2002)。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 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8), 169-218。

藍佩嘉 (2005)。階層化的他者: 家務移工的招募, 訓練與種族化。臺灣社會學刊 (34), 1-57。

羅兆婷 (2006)。檢視外籍勞工在台灣的污名現象: 以高捷泰勞抗爭事件為例。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顧玉玲 (2013)。跛腳的偽自由市場: 檢析台灣外勞政策的三大矛盾。台灣人權學刊, 2 (2), 93-112。

龔尤倩 (2002)。外勞政策的利益結構與翻轉的行政實驗初探\_以台北市的外勞行政, 文化實踐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8), 235-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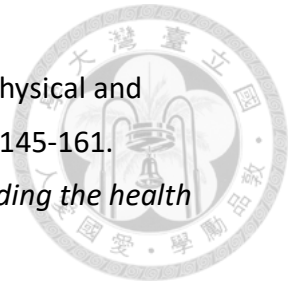


英文文獻：

- Bankston III, C. L. (2014). *Immigrant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John Wiley & Sons.
- Berkman, L. F., Glass, T., Brissette, I., & Seeman, T. E. (2000). From social integration to health: Durkheim in the new millennium.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1(6), 843-857.
- Bloemraad, I., & Terriquez, V. (2016). Cultures of engagement: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s of advancing health in immigrant and low-income communities of color.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65, 214-222.
- Cohen, S. E., & Syme, S. (1985).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Academic Press.
- Donelson, R. (1990). Group formation. *Group Dynamics*. California: Pacific Grove.
- Ellison, C. G., & Levin, J. S. (1998). The religion-health connection: Evidence, theory, and future directions. *Health Education & Behavior*, 25(6), 700-720.
- Emirbayer, M., & Goodwin, J. (1994).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6), 1411-1454.
- Gee, G. C., & Ford, C. L. (2011). Structural racism and health inequities. *Du Bois review: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race*, 8(1), 115-132.
- Granovetter, M. (1973).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 Granovetter, M. (198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Sociological theory*, 201-233.
- House, J. S., Umberson, D., & Landis, K. R. (1988).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of social suppor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1), 293-318.
- Jasinskaja-Lahti, I., Liebkind, K., Jaakkola, M., & Reuter, A. (2006).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three immigrant group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7(3), 293-311.
- Lin, N. (1986). Conceptualizing social support *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pp. 17-30): Elsevier.
- Mitchell, J. C. (1969).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analyse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entral African town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Nowak, M. A. (2006). 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Science*, 314(5805), 1560-1563.
- Ryff, C. D. (1989).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or is it? Explo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6), 1069.
- Schenker, M. B., Castañeda, X. c., & Rodriguez-Lainz, A. (2014). *Migration and Health*:

*a research methods handbook*: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Thoits, P. A. (2011). Mechanisms linking social ties and support to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52(2), 145-161.
- Uchino, B. N. (2004). *Social support and physical health: Understanding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relationship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Umberson, D., Chen, M. D., House, J. S., Hopkins, K., & Slaten, E. (1996). The effec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re men and women really so differ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37-857.
- Umberson, D., & Karas Montez, J. (2010).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A flashpoint for health polic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51(1\_suppl), S54-S66.
- Wellman, B. (2001).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 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2), 227-252.
- Wellman, B., Carrington, P., & Hall, A. (1983). *Networks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Centre for Urban and Commun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 Wellman, B., & Wortley, S. (1990). 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3), 558-588.
- Wilkinson, R. G., & Marmot, M. (2003).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the solid fact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附錄一 台大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證明

## 國立臺灣大學

### 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Taiwan 10617, R.O.C  
Phone: 3366-9956 Fax: 2362-9082

#### 審查核可證明

核可日期：2017年10月2日

倫委會案號：201708HS008

計畫名稱：在台外籍移工友誼網絡之初探

校/院/系/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所/張心潔 助理教授

計畫文件版本日期：【研究計畫書，2017年5月7日】、【知情同意書，2017年10月2日】、

【問卷，2017年5月7日】、【招募文宣，2017年5月7日】

上述計畫業經2017年10月2日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同意，符合研究倫理規範。本委員會的運作符合本校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準則與規範及政府相關法律規章。

本案需經研究經費補助單位核准同意後，該計畫始得執行。

本審查核可證明之有效期限自2017年10月2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若有需要，計畫主持人最遲應於本核可證明到期前的6週，提出持續審查申請表，方可繼續執行。

在計畫執行期間，若有計畫變更或嚴重不良反應事件，計畫主持人須依國內及本校相關法令規定通報本委員會。

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謝世忠



#### Ethical Review Approval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ate of approval: October 02, 2017

NTU-REC No.: 201708HS008

Title of protocol: A study of foreign worker's friendship networks in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Department/ Principal Investigat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Institute of Health Behaviors and Community Sciences/ Assistant Professor Chang, Hsin-Chieh

Version date of documents: 【Research Protocol, May 5, 2017】，【Informed Consent Form, October 2, 2017】，【Questionnaires, May 5, 2017】，【Recruitment Advertising, May 5, 2017】

The protocol has been approved by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has been classified as expedited on October 02, 2017. The committee is organized under, and operates in accordance with,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Ethical Principles and Regulation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gover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pproval by funding agency is mandatory befor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 duration of this approval is from October 02, 2017 to June 30, 2018. Continuing Review Application should be submit to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no later than six weeks before current approval expired.

The investigator is required to report protocol amendment and Serious Adverse Ev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gover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Chairperson Shih-chung Hsieh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 附錄二 研究者參與同意書



研究計畫名稱：A study of foreign worker's friendship networks in Taiwan

Judul Penelitian: Penelitian tentang jaringan persahabatan pekerja asing di

Taiwan

研究機構名稱：Institute of Health Behaviors and Community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ma Lembaga Penelitian: Institut Aturan Kesehatan dan Ilmu Pengetahuan  
Masyarakat, Universitas Negeri Taiwan

研究計畫聯絡人：陳叙良（Chen Shiu-Liang） 電話：0919650882

Narahubung: Chen Shiu-Liang

Nomor Telepon:

0919650882

Tujuan Penelitian:

Halo, Kami adalah grup dari Institut Aturan Kesehatan dan Ilmu Pengetahuan Masyarakat, Universitas Negeri Taiwan. Topik sementara dari penelitian kami berhubungan dengan pekerja asing di Taiwan. Kami ingin mengetahui dalam kehidupan sehari-hari ketika anda membutuhkan bantuan, anda akan mencari siapa? Biasanya ada siapa aja yang bisa dihubungi, curhat, atau mendapatkan informasi penting buat kehidupan di Taiwan. Bagaimana anda bisa mengenal orang yang anda percayai ini? Dan ketika anda merasa lelah, ada kegiatan atau cara apakah untuk meredakan rasa lelah? Kami berharap dengan partisipasi anda, membuat kami semakin mengerti pekerja asing di Taiwan. Dalam kondisi berinteraksi dengan orang lain di kehidupan sehari-hari, mengerti akan hal ini, adalah berharap bisa mendukung pemerintah Taiwan atau organisasi yang bersangkutan, menggunakan sumber daya yang berhubungan, membantu orang asing yang bekerja di Taiwan, mempunyai lingkungan hidup yang lebih baik.

研究目的：

你好，我們是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團隊，我們目前的研究主題是與在台灣工作的外國人相關。我們想要了解你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幫助的時候會找誰，通常有哪些人可以聯絡、講心事、或是得到在台灣生活重要的資訊，這些可以信任的人是怎麼認識的，以及很累的時候有什麼休息跟紓解壓力的方法，我們希望透過你們的參與，讓我們更了解在台灣工作的外國人，在日常生活與其他人互動的情況，了解這些事情，是希望可

以促進台灣的政府或是相關的組織，利用相關資源，幫助在台灣工作的外國人，有更友善的日常生活環境。

#### Masa berlaku, Penggunaan dan Kerahasiaan dari materi penelitian:

Pengurus penelitian akan merahasiakan setiap data dan informasi pribadi yang bisa mengidentifikasi anda sesuai hukum yang berlaku, dan tidak akan menyebarkan. Dalam penerbitan penelitian, identitas anda akan dirahasiakan.

研究材料保存期限、運用規劃及機密性：

研究計畫主持人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身分之紀錄與您個人隱私之資料視同機密處理，絕對不會公開。將來發表研究結果時，您的身份將被充分保密。

#### Cara dan proses pemberhentian penelitian:

Anda boleh memutuskan mau atau tidak mau dalam mengikuti penelitian ini. Jikalau anda mau berhenti dalam penelitian, anda boleh semau anda berhenti tanpa harus memberikan alasan. Jikalau anda mau berhenti dalam penelitian, anda boleh menghubungi narahubung Chen Shiu-Liang, Pengurus penelitian akan menghapus semua rekaman suara dan mengembalikan surat persetujuan kepada peserta penelitian, dan menghapus semua data wawancara. Pengurus penelitian atau badan pengawas penelitian, mungkin akan menunda penelitian jika perlu.

研究之退出方式及處理：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研究過程中不需要任何理由，可隨時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若您決定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可透過電話告知訪談人員陳叙良，計畫主持人將會刪除錄音檔並將紙本同意書以郵寄方式返還研究參與者，另訪談紀錄資料將予以銷毀。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計畫監督單位，也可能於必要時中止該研究之進行。

#### Hak peserta penelitian:

Dalam melakukan penelitian, jikalau anda mempunyai pertanyaan, anda bisa menanyai personil penelitian dan personil penelitian akan menjawab pertanyaan anda. Jikalau dalam melakukan penelitian, anda merasakan terancam, anda boleh menghubungi kantor penelitian etika Universitas Negeri Taiwan, Nomor telepon yang bisa dihubungi: (02)3366-9956, (02)3366-9980.

研究參與者權利：

研究過程中，若有任何疑問，可向研究人員詢問研究人員將具實回答。若您於研究過程中認為權利受到影響、傷害，可直接與 Research Ethics Offic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聯絡，電話號碼為：(02)3366-9956、(02)3366-9980。

研究人員簽名：\_\_\_\_\_

Tanda tangan staf penelitian: \_\_\_\_\_

日期：

Tanggal:

### 附錄三 訪談大綱



主題	訪談重點與問題
確認受訪意願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介紹我身份、詳細說明與解釋研究題目、研究目的、研究過程以及研究參與者的權利</li> <li>2. 將訪談同意書交給受訪者</li> </ol>
基本資料	了解受訪者基本社會人口學資料與社經狀況
日常與他人互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平常工作時候會與誰接觸，會與這些人有怎樣的互動？</li> <li>2. 平常休息時間會做什麼事情？</li> <li>3. 假日的時候會做什麼事情？會和哪些人一起？怎麼認識那些人的？</li> <li>4. 在台灣會參加哪些活動？那些活動的內容是？怎麼知道有這樣的活動？為什麼想參加這些活動？</li> <li>5. 什麼事情會讓你開心，會想要跟誰講開心的事？</li> <li>6. 在台灣有沒有比較認識的台灣人？怎麼認識的？有什麼互動？</li> </ol>
遇到的困難與解決辦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遇過怎樣的困難？會找誰幫忙？</li> <li>2. 什麼樣的事情有讓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時候會找誰？會做些什麼事情？</li> <li>3. 在台灣有沒有生過病？有的話怎麼處理？</li> <li>4. 你有覺得你不禮貌對待過嗎？被誰？在什麼情況下？有跟誰討論過這件事？</li> <li>5. 你有覺得有人認為你做事不聰明嗎？有跟誰討論過這件事？</li> </ol>